

明通鑑

第一函
第八冊

江西永甯知縣富塗夏燮編輯

紀八 起昭陽大淵獻盡施家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朔以皇后喪御殿不舉樂 庚戌遣官祭陣亡指揮雍桂郵其家 壬子諭刑部尙

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竝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

救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有論決者宜再三詳讞覆奏施行慎毋重傷人命 致異諸書皆系之正月史

稱系之正月庚戌下憲章錄系之戊申今据洪武寶訓在正月壬子從之 乙卯大祀南郊 戊午命魏國公徐達仍鎮北平 壬申北平按察司

言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庙分司廨宇圯壞請修治上曰居官宜郵民不可勞民今北方水患方息正當問民

疾苦以撫恤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爲之未晚遂命停止 二月乙亥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

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唐祚遂衰賞罰

政令不行於天下閣豎小人朋比于國中卒召藩鎮之禍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丙申初詔天下

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于京師由翰林院考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一等入國子監二

等送中都中者遣還提調教官罰停廩祿用諫官關賢及尙書任昂議也時大學士宋訥兼祭酒凡功臣子

弟皆就學及歲貢士常數千人訥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恒止學舍其後開進士科所取士由

太學進者率三之一云 丁酉免鳳陽和州田租 是月大學士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太庙致齋于

武英殿召沈等謂之曰朕聞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

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卿等其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賜名精誠錄

命沈序之 穎川侯傅友德等遣人送元故官及渠長段世等至京師上賜之衣服以元右丞觀音保爲金齒

指揮使賜姓名李觀又傳諭段世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其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世賜名歸

義援雁門鎮撫改大理路曰大理府置衛設指揮使司時友德等進平蒙化府鄧川州過金沙江又平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凡蠻民降者數十萬戶 三月甲辰詔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帥眾數萬填滇中自此沐氏遂世守雲南云 庚戌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盛稱周祚之長上

曰周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以及文武遂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何患不昌 丙寅復鳳陽臨淮二縣民繇賦世世無所與論戶部曰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于沛豐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其榜諭之 壬申罷提刑按察分司

夏四月乙亥上諭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故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者也 庚寅上以開濟定詐僞律好爲深文議法巧密論

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鰭焚林而田禍及麇鷩巧密之法民何以堪由是浸惡濟 是月故元儒士戴良卒于京師良字叔能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上克婺州徵良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上旣旋師良忽棄官逸去元至正末用薦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學提舉良見時事不可爲避地吳中依張士誠旣知其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間行歸庫庫軍道梗寓昌樂數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于四明山上遣人物色得之以上年徵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膳至是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遂暴卒蓋自裁也良以元之亡不忘故主每形之歌咏間故卒不獲其死同時被徵之士有王逢者字原吉江陰人元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于元以拒江南上滅士誠欲辟用之堅卧不起隱上海之烏涇自稱席帽山人去年以文學徵有司敦迫上道時逢子掖爲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頭泣請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始卒元之亡也同時又有丁孝子名鶴年回回人父以世蔭爲武昌達魯噶齊卒于官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走鎮江母沒鹽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時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

人鶴年轉徙逃匿爲童子師或寄僧舍賣漿自給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爲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

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悽惻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好學治聞精詩律楚昭莊二王咸禮敬之最後始卒三編系元臣之不仕于明者如蔡子英巴延資中皆特書其年月獨九靈山人遺之諸書亦不載諱之文苑傳

夏以十五年召至京師是年四月自裁也王逢之徵亦在十五年今悉据良傳並記席帽山人及丁孝子事

五月乙巳敕天下衛所至冬帥所部赴京師俟較閱 庚申免應天太平鎮江甯國廣德稅糧詔曰五郡爲

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數免其稅所以酬其勞也有司有侵漁者必寘之法 是月滇南品甸土酋杜惠來

朝授爲千夫長詔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至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人民城品

甸据明史土司傳在是年紀事本末系之五月今從之惟品甸誤作始定文官封贈蔭敘之典禮部尙書任

昂奏也時有廣東都指揮狄崇王臻以妾爲繼室乞封下廷議昂持不可從之乃命昂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贈

例因詔借吏部定文官封贈例十一蔭敘例五頒示中外竝著爲令 六月辛卯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戶田

租一年滁州免二年辰免畿內及養馬戶田租三編並系之五月今据明史本紀一五 戊戌大學士吳沈

進講周書國罔有立政用儉人論曰國家不可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

必去少正卯沈對曰所謂去邪勿疑也辰武實訓作六月戊戌今從之 先是雲南姚安土官自久作亂詔傅

友德以班師時留兵討之是月友德遣兵次九十九莊自久遁去踰年復寇品甸沐英奏請以土官高保爲姚

安府同知高惠爲姚安州同知從英討自久平之 秋七月庚戌上諭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

儉其敗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深可慨嘆大

氏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朕每一念及

未嘗不惕然于心辰武實訓始 辛亥分遣監察御史錄囚于諸道 壬子遣官祭媯皇陵于趙城 是

月東閣大學士吳沈以進講後期降翰林院侍書尋改國子博士以老歸沈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宋濂王禕之論祀典皆未之及也其後更定大禮改稱至聖先師實自沈發之云 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甲戌

詔曰比者政事苟且上下相蒙閩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具云吏稱民安其令御史按察司巡行訪察之錄系之六月下今九月甲辰詔曰頻歲豐稔民多貧困其咎安在豈徭役之重及吏民因緣爲奸耶有司宜憲章

思所以振救之法令煩苛者罪不宥 江西龍泉永新山民作亂煽聚徒黨號稱順天王都指揮戴宗帥兵捕軍證之薛氏憲章錄九月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甯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討平之鎮愈之子改封申

之不克癸亥上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鎮愈之子改封申 鎮愈之子改封申者乃鏞與敬非鎮也今仍据本紀書之 臨江侯陳鏞濟甯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討平之鎮愈之子改封申

國鏞德之子敬時之子也鎮所部兵不戢時泰和蕭執以親老告歸親沒廬墓詣鎮責之鎮爲之謝禁止侵掠邑人以安執以洪武四年鄉舉爲國子學錄嘗以夏至北郊與宋濂陶凱等齋官奉詔賦山梔花上獨喜執作

偏示諸臣寵眷遂傾一時時上留意文學往往親試廷臣執與陳觀知遇尤異觀以訓導入觀試王猛捫發論立擢陝西參政在陝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

而執是時亦以純孝爲一鄉之望故二人雖以文學結主知實皆篤行君子也龍泉泰和皆連界之地故有責鎮之事今掘書之 冬十月丁丑召魏國公徐達還 甲申免霸州東安魚課 壬辰太白晝見至乙

未凡四日 己亥安陸侯吳復卒于普定復以總兵從傅友德等勦捕諸蠻遂由關索嶺開筲道取廣西是年克墨定苗至吉刺堡築安莊新城平七百房諸寨斬獲萬計轉餉盤江至是以金劄發卒追封黔國公加祿五

百石予世券賜諡威毅復臨陳奮發衝犯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死視歛畢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子傑嗣 十一月上手書滁陽王郭子興事命太常司丞張來儀

撰碑文勒之石來儀名羽以字行從父宦江浙兵阻不獲歸與友徐黃卜居吳興領元鄉薦爲安定書院山長再徙于吳洪武四年徵至京師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授是職上素重其文故有是命尋坐事竄嶺南未半道

召還羽自知不免投龍江死 禮部尚書任昂請更定冕服之制及朝參坐次又奏毀天下淫祠正祀典稱號蜀祀秦守李冰附以漢守文翁宋守張詠密縣祀太傅卓茂釣州祀丞相黃霸彭澤祀丞相狄仁傑皆遺愛在

民李龍遷祀于隆州謝夷甫祀于福州皆爲民捍患吳丞相陸遜以勞定國宜祀于吳以子抗從子凱配元總

管李輔立祀江州元帥余闕立席安慶皆以死勤事從闕守皖全家殉義者有萬戶李宗可宜配享闕席皆報可尋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復令制大成樂器分頒學宮是時以八事考課外吏及次第雲南功賞事不隸禮部者上皆令昂主其議 十二月癸未江西參議胡昱請設衛禦盜上曰民之爲盜由無良吏撫綏之豈

在兵耶不許 甲午刑部尙書開濟坐罪誅濟治獄囚令郎中仇衍開脫死罪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

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時鄞人陶屋仲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首發濟亂法狀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

或隱而不言規伺上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上怒遂下濟獄竝希哲衍

等皆棄市濟慧敏有才辯初以安然薦召試刑部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皆綜核有條理品式可

爲世守上甚信任之浸兼預它部事謗議滋起上文見其用法深刻益疑之遂及于禍屋仲自劾濟後直聲震

天下國朝濟誅在十二月本傳年表同紀事本末系之十月據其事發之月也濟爲陶屋仲所劾今據明史濟傳增入 是月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實爲三

河知縣薦舉不實詞連伯宗降檢討伯宗爲人溫厚然內剛不苟妍阿故屢踰年卒于官 是歲西洋國有

須文達那者始入貢其國在占城之南滿刺加之西蓋卽蘇門荅刺譯音之異云其年之夏倭寇浙東又寇金

鄉平陽

十七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戊申命魏國公徐達填北平 壬戌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沿海諸城防倭

據明史本紀書湯和防倭于十七年之正月又書和征思州蠻于十八年之四月是和奉防倭之命不久卽還也若其至浙築衛設城之是乃十九年征蠻班師之後以二十年春至浙其年十一月還據明史本傳及方正學東歸神道碑皆不著十七年防倭事疑是時奉詔未行抑或去而 是月孔子五十七代孫訥服闋來朝詔

卹還無事可書蓋其設衛築城一切處分皆在二十年也今分書之

襲封衍聖公訥希學子也上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子學學官帥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自是每歲

入覲給符乘傳時罷丞相官遂定制以衍聖公班列文臣之首 更定都察院官制以詹徽爲左都御史初監

察都御史之秩止于七品上以臺官職掌風紀品秩太輕乃設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

一人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未幾又陞都御史正一品副都御史三品僉都御史四品其十二道監察御史亦陞爲正七品自此臺職與部權竝重七卿之名遂爲一代定制 以余燠爲吏部尙書劉達刑

部尙書 二月詔吏部凡文武憂制稽其在職一年廉勤無過者照品給半祿終制三年歷考無過者給全祿

終制著爲令 二月戊戌朔頒科舉取士式仍定以壬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

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定制鄉會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

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詩主朱子集傳皆兼古注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

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生

員及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預焉惟罷閒官吏及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均不准入試試士官定

制主試二員同考試官四員皆于儒官儒士中訪明經公正之士先期幣聘在內由應天府在外由各布政司

主之 曹國公李文忠卒文忠器量沈宏人莫能測其際臨陣踴厲風發遇大敵益壯頗好問學常師事范祖

幹胡翰通曉經義爲詩歌雄駿可觀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上雅愛重之嘗勸上少誅僂又諫征日本及言宦

者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不免譴責去年冬得疾上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至是卒

上親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賜諡武靖中以護醫藥失謹坐貶死雲龍子也致黑文忠之卒兪州史乘致誤引

開而弗善也一日謂上內臣太多宜少裁省上大怒謂若欲弼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

忠驚悸得疾暴卒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此以屬不根之詞及考其嗣公景隆語頗有啓文忠語

未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似切責及殺門客之事有之史蓋曲爲諱也據此則文忠之死或出自裁或服毒死實錄蓋諱之耳今據正史增識于此

甲子大赦天下 丙寅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 是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

玉班師還京師友德征滇上前後下璽書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

校廣屯田遠邇悅服威望益隆 夏四月壬午論平滇功進傅友德穎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竝益祿五百

石予世券封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是日大賚從征將士 庚寅論兵部移文有

司凡征南將士死者悉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是月增築國子學舍 上語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故言

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誇諛諛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于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

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遠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爲然陛下聖諭深得其情致黑據憲章錄系之是月證之

洪武實訓則是月己丑也今系

是月 五月甲寅詔恤海運溺死軍士家 丙寅涼州衛指揮使宋晟討西番叛酋至額齊訥路禽元海道千

戶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及吳國公等俘獲萬八千人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卒伍餘悉放遣詔進晟

右軍都督僉事仍鎮涼州額森特穆爾之叛也涼州衛百戶劉林力戰死邊人壯之名其所居寶融臺為劉林

臺後據明史本紀晟討西番于額齊訥路證之本傳禽額森特穆爾送京師蓋額森始降而後叛也又攷撰英傳劉林成涼州值額森叛林力戰死之正平涼州前事也今據英傳增入六月庚午上

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禮樂為先或言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徒務

刑政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故禮樂者治民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也 秋七月戊戌禁內官預

外事竝敕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上謂侍臣曰前代人君多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規伺動靜夤緣為奸假

竊威權以亂國家後雖知而去之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朕所以嚴為之禁者欲

見危于未形制治于未亂耳 癸丑詔百官迎養父母者官給舟車 丁巳免畿內今年田租之半 庚申錄

四 壬戌盱眙人獻天書命斬之 乙丑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來朝 八月丙寅河決開封東月堤自陳橋至

陳留橫流數千里又決杞縣入巴河遣官塞之竝蠲被災租稅尋又詔蠲河南諸省逋賦 壬申平緬宣慰使

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詔賜倫發朝服冠帶及鈔定遣使還初大兵下金齒平緬壤地相接

土酋思倫發懼遂請降因置平緬宣慰使司以倫發為之至是來貢復改為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平緬去西南

夷稍遠前代未嘗通中國元時始招諭竝及平緬連界之麓川因分置兩路各統所部時上以倫發先來朝貢

遂命兼統麓川之地然倫發以攝于兵威不久尋叛 乙亥孝慈皇后神主祔太廟 九月己酉諸王之國

冬十月丙寅朔冊李氏為淑妃攝六宮事妃壽州人未幾卒更冊郭氏為淑妃妃甯王之母英興其兄弟也

丁卯復遼東海運 河南大水又同時漳河東決河南之臨漳經真定河間一帶趨天津入海故北平亦大水

丙子分遣駙馬都尉李祺等往振之後異據本紀是月河南北平大水證之河渠志是時漳水東決河南之臨漳由真定河間一帶趨天津故北平亦大水也今增入 乙酉

景川侯曹震上言四川至建昌驛道經大渡河往來者多死于瘴厲詢之父老自眉州峩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無瘴毒已令軍民修治請以瀘州至建昌驛馬移置峩眉新驛從之震又請以貴州四川二都司所易番

馬分給陝西河南將士亦報可 丙戌以趙瑁為禮部尚書以任昂告歸代之也 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閏月庚子選儒士五十人試各道監察御史 癸丑詔天下布政按察使所上刑各其間人命重獄具奏者由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後奏決著為令初上命刑部議定罪名入奏既奏錄所下旨送四輔官諫院給事中覆覈無異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獄則四輔官封駁踰年罷四輔乃命議獄者一歸于部院寺謂之三法司是時三法司改建署成命之曰貫城下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

平官無邪私故獄無囚人貫內空中有星或數枚者即刑繁官非其人有星而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貫索中虛度不負朕肇建之意 是月召魏國公徐達還 欽天監漏刻

博士元統上言麻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時以至元辛巳為麻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七十年而差一度之大約計之每歲應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

擬合修改今以洪武甲子冬至為大統麻元而七政運行有遲速逆順伏見之不齊其理深奧未易推演聞有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尋擢統為監令統乃取授時麻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麻元命曰大統麻法通軌時上又命纂天文分野書以十二分野

星次分配天下郡縣凡郡縣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為二十卷書成頒賜秦晉諸王其大略謂晉天文志分野始角亢唐始女虛危然古言大者皆由斗牛以紀星故始斗牛命曰星紀辰歷明史本紀不載據潛

謠之麻志元統上書論麻即是在是年之十月今並記之是時始造觀星盤 永城侯薛顯母卒工部請給棺上曰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

那自今公侯夫人賜棺非奉特旨不許奏請著為令 十一月庚午上諭禮部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有言邊境不必建學者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

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甯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塞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造就其才它日亦可資用 是

月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賁難不入于昏君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毋患得患失也

是

十二月壬子蠲雲南逋賦 是月翰林院待詔朱善上疏論昏姻律曰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仇

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昏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昏者有禁蓋謂母之姊

妹與已之身是爲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昏者

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晉王謝唐崔

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温嶠以舅子妻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卽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

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從之明年拜善文淵閣大學士尋主會試嘗講家人卦心箴上善之初異事見明史本傳系之十八

年拜大學士前蓋其爲待詔時所奏也三編系之是年十二月今從之至善以明年三月拜大學士薛氏憲章錄十七十八兩年複記誤蓋十七年尙在待詔任中也是歲徵婺源汪獻泰和

蕭岐皆授官獻以胡大海克休甯與其弟同帥衆歸附後同爲張士誠所殺上授獻爲安慶稅令未幾徵參贊

川蜀軍事以疾辭去至是復徵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授左春坊左司直常命續薰風自南來詩及它應制皆

稱旨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敦實閒靜不妄言笑及進講遇事輒言上嘗以善人呼之踰年

疾作請假歸岐幼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至是復以賢良徵強起之上十便書大意謂上刑罰過

中訐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讞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雲南楚

雄訓導岐卽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爲之解

合爲一集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當是時上治尙剛嚴中外凜凜奉

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雖不爲忤亦終不用云初異事見明史本傳獻以洪武十七年召見命講西

今系之是初鈔法旣行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定其所折之直其願入粟者聽之是年詔雲南以

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于是謂米麥爲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折色之名始此

十八年春正月甲子擢太原同知温祥卿爲兵部尙書山東布政徐鐸戶部尙書廣東布政徐本工部尙書

辛未大祀南郊 癸酉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來朝覲者凡四千一百餘人詔吏部考其殿最分爲五等稱

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闕茸者免爲民貪汙者送法司罪之 是月以通政使茹瑄薦召茶陵劉三

吾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畧上銳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御製敕修等書多令總其事或爲之序初上復孟子配享而終以草芥寇讐及君爲輕貴戚易位等語爲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所藉口乃詔三吾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者皆刪之書成有連江孫芝者上書詆三吾爲佞臣云攷異明史錢唐傳但言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三吾傳言御製敕修之書皆總其事不及修孟子節文語總之實錄三吾等奉詔修孟子節文于洪武二十七年上之據此則錢唐傳所謂儒臣者卽三吾也孫芝之力詆三吾後遂與錢唐並配享亞聖廟事見全氏鮐埼亭內外集詳攷證中二月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雷電雪霽間作甲辰詔天下臣民極言得失國子祭酒宋訥陳邊事曰今海內又安惟沙漠尚煩聖慮若窮迫遂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于屯田漢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綠邊九郡而單于引却陛下宜于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遂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上頗采用之時國子博士陳潛夫亦應詔上書言樊直臣簡師儒厲廉恥審用人四事

上皆嘉納之攷異明史本紀是月甲辰以久陰雷雨雷詔臣民極言得失三編云雷雹雨雪潛卷史稿云雷電之五行志作甲午紀作甲辰據下詔之日也又典彙記陳潛夫未訥言事皆在是時今並入之乙巳五星並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達在北平一日上仰觀天象見太陰犯上將心惡之亟召達還時達患背疽稍愈上遣其長子輝祖護歸至是病篤卒年五十四上爲輟朝臨喪悲悼不已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凜凜而在上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士卒同甘苦無不感恩願爲將軍効死者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縣百數間并晏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論終日雍雍如也上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貨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北平之鎮春出冬還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而達愈恭慎上爲治邸第以故吳王府爲之表其第曰大功坊卒後追贈中山王三世皆

王爵諡武甯賜葬鍾山之陰上親製神道碑文推爲開國功臣第一云攷異中山之卒野史因李仕魯傳中有徐達劉基之見循幾等語于蕭何韓信語于是有達病疽甯瘞蒸鵝流涕食之而卒之事按仕魯被誅在洪武十六年中山之卒在十

八年則所謂見猜者第指其平日偶因忤旨觸怒之事今據正史書之而刊正野史之誤于此 是月開會試科取士以大學士朱善國子監典籍蕭鈺爲典試官得士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鈺試畢上欲留用之乞便

地自養令食廬陵教諭俸終其身 三月壬戌朔廷試賜丁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讀卷官初奏一甲

三人花綸練子甯黃子澄也上以花綸年少抑置第三又抑子澄入三甲擢丁顯第一傳者謂上以斐故用也

子甯對策極言今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優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

任用之道又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言對切不避忌諱上嘉其忠不易

也子甯新淦人子澄分宜人初翰林院官皆由薦舉未有以進士入者故四年開科狀元吳伯宗止授員外郎

榜眼探花授主事而已至是詔更定翰林品員設學士侍讀侍講學士及侍讀侍講又定進士二甲授修撰二

甲以下授編修檢討其秩自學士正五品以下至七品有差又定進士所授官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

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者仍稱進士其餘則以其未更吏事欲優待而歷練之俾之觀政

于諸司給以出身祿米以待擢任命之曰觀政進士其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皆上所自定而翰林遂爲科

目進士清要之階云攷異按進士授翰林始於是科而是科之制則一甲三人俱授修撰至戊辰始改定一甲

初制當授修撰而不知子澄實未嘗賜一甲也證之明史本傳言子澄以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由編修進修

撰則子澄是年所授不過庶吉士論年授編修直至洪武二十五年立太孫命侍東宮講讀始授修撰也是科

廷試原定花綸第一子澄次之上擢丁顯第一改 詔中外官父母沒任所者有司給舟車歸其喪著爲令

編第三子澄抑入三甲見兪州別集詳攷證中 乙亥免畿內今年田租命天下郡縣瘞暴骨 己丑戶部侍郎郭桓有罪誅初桓以試尙書主戶部坐盜官糧

七百餘萬石上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彥趙全德等與桓爲奸利敕法司拷訊供詞牽引直省官吏繫獄擬罪者

數萬人自六部左右侍郎諸司皆不免覈賊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之家大氏皆破一時咸歸謗于朝廷御史

余敏丁廷舉等以爲言上乃手詔列桓等罪狀敏等又言桓所妄指皆法司逼令供招遂成冤獄上嘆曰朕詔

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邪乃榜桓罪示天下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 是月詔禮部選年

紀小秀才將尙書陳氏蔡氏傳及古注疏參考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刷板印送各處教習以爲下次科舉

之用于是部臣行取博學通經之教官董其事參攷編類成之 夏四月丁酉吏部尙書余煥及國子助教金

文徵以罪誅時方開進士科上覈其出自太學者居多以爲祭酒宋訥功賜勅褒美文徵等嫉之構之于煥蹀

令致仕訥陸辭上驚問大怒以煥專擅威權竝文徵下獄論死尋勅論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稂莠不去嘉穀不生卿勿以是稍貶其節于是訥任職如故煥既誅改趙瑄爲吏部尙書未幾亦得罪誅據明史本紀但書余煥以罪誅今據陳氏通紀補金文徵黨構事 己亥太白晝見至辛丑凡三日 丙辰思州蠻叛上命信國公湯和爲征

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副之時楚王楨已就國武昌詔與和等合兵進討 五月戊子上覽輿地圖侍臣言幅

員之廣古所未有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撫摩難徧正當戒慎元之天下地非不廣也一失其道國祚

隨之可爲殷鑒 六月丙申太白晝見至辛丑凡六日 戊申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未免曠

官滋費自今定爲三年一朝布按二司亦然著爲令 辛亥太白復晝見 是月上關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

儉元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自代邸入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欲相竇廣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我

爲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而避私嫌非君人之道也 初上屢卻高麗貢輒遣其陪臣請罪乃諭

禮部責其五歲違約不貢之物令足之去年高麗王禡遣使貢馬二千匹以代輸金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

宗爲之請乃許之是年使至上諭禮臣曰高麗屢請不已朕故索積年逋貢以試其誠僞耳非利其貨也今既

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未幾禡又上表請襲封竝請賜故王諡秋七月甲戌致墨明史本紀作七月甲辰按甲辰在六月七月無

甲辰也今據潘菴史稿作甲戌詔封王禡爲高麗國王賜故王顯諡曰恭愍 庚辰五開蠻叛時吳面兒遁後尋寇古州詔湯

和等移師討之 是月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者民數十人詣闕訟其撫民有方土特命

釋之時州縣有罷任請留者皆然侍臣以爲言上曰爲政以得民心爲本故其去也愛而留之若不才方恐其

去之不速豈肯留之卽此可以知其賢否矣 八月庚戌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俱備邊

北平 癸丑命大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是月振河南水災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

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

觀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元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鑒矣 九月戊寅太白經

天

天與熒惑同度又有客星見太微垣犯右執法出端門乙酉入翼誓長丈餘時太白復晝見丁亥又見犯熒惑是月湯和等討平古州蠻禽吳面兒送京師誅之凡俘僇四萬人以茹太素爲戶部尙書太素自浙江參

政請養回里十六年召試刑部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爲翰林院檢討至是擢爲尙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于罪上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續句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上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錄足治事卒坐法死上諭戶部曰人

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業本必先于黠末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伎作于一農作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織而百夫待衣欲民之毋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宜申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

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攷異諭戶部禁棄本逐末紀事本末系之是年正月今據洪武寶訓系之九月冬十月己丑頒大誥于天下初上既定律

令有司遵守而犯法者日多上曰本欲除貪奈何朝殺而夕犯乃令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有十曰攬

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黠刺在逃

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罪至抄劄書成頒之學官以課十里置塾師教之獄囚有能讀大誥

者罪減等一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皆賜鈔幣遣還未幾復爲續編三編時上懲元季

貪言徇私滅公故立法務爲嚴峻而于賊吏尤重繩之故其序首言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

寘之重典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至寰中士夫不爲君用之科上所特設而

一時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處士姚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則前代所未有也其

三編稍寬容然所列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故文武

臣之善惡皆列其名于誥中自郭桓之獄誅僇益多官吏皆重足而立矣庚寅客星犯軍門彗掃天厖癸巳

太白晝見至丙申凡四日又自戊戌至辛丑晝見凡四日癸卯召馮勝還翰林待詔孔希善上言孔氏子

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命遣還甲辰又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

禮先賢之意哉其令有司加意詢訪凡聖賢後裔有輸作者皆免之攷異本紀但書免孟氏子孫輸作于是月證之儒林孔希學傳是年希學奏免孔氏

子孫輪作者二人因
並及孟子今增入

是月詔築觀星臺于雞鳴山 以唐鐸為刑部尚書

十一月甲子諭侍臣曰保國之

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致使百姓流亡朕念微時兵荒
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也 乙亥蠲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夙異本紀無湖廣今據三編增

十二月丙午詔有司舉孝廉 癸丑麓川平緬宣慰使思倫發反帥眾十餘萬寇景東景東者南詔之地

元置開南州自王師平滇景東土官俄陶帥眾先歸詔置景東府以俄陶知府事至是思倫發攻景東之北吉

寨俄陶帥眾禦之為其所敗都督馮誠往援不克千戶王昇死之俄陶率其民徙大理 是月以吏科庶吉士

楊靖為戶部右侍郎給事中秦昇為戶部試侍郎時任諸司者率進士及太學生然時有不法者上制大誥舉

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瑄工部侍郎秦逵及靖以風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職以稱朕心安得以資

格限之夙異據明史楊靖傳靖以是年成進士明年授戶部侍郎證之春明夢餘錄引江陵集在是年十一月按是年十月頒大誥上舉靖以風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是靖被寵遇正在是時今據之

是歲湯和等討思州蠻蠻眾出沒不常聞大軍至輒逃匿山谷間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其驚潰乃于

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作蠻不復疑久之以計禽其渠魁餘眾悉潰留兵填之思州本思南宣慰使所轄

踰年上仍以田大雅為思南宣慰使移填鎮遠大雅仁智子也夙異本紀書十月討平五開蠻按五開之叛即吳面兒寇古州事在是年七月庚辰先是四月

思州蠻叛命湯和討之五開之叛在後詔和便道往討故九月俘吳面兒即五開也至思州之平當在是年之冬蓋明年正月和班師是二蠻俱平也惟明史和傳言平思州俘獲四萬禽其首以歸則以平五開事誤入之今據土司傳及方

孝孺東甌神道碑

明通鑑卷九

紀九 起柔兆攝提格盡屠維大荒落凡四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災 甲子大祀南郊 是月湯和等征蠻師還 上與侍臣論治

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所謂順其情者使之以時用之以道而已若但抑之以威迫

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陂非其性也 二月丙申耕藉田 癸丑河南水災詔振之

是月雲南臻洞西浦等蠻叛詔穎國公傅友德帥師討之時方置平越衛改爲軍民指揮使隸四川值衛民麻哈苗楊孟等作亂詔友德移師討平之 上坐東閣與侍臣論仁智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

仁不爲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與侍臣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

濫 遣使勅勞蘇州府常熟知縣成黃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莫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

命以酒勞之 三月壬午蠲吳江被水田租 是月上諭戶部曰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輕

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政異據憲章錄坐東閣論仁智在二月論治民在三月

月不書日 夏四月丁亥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視河南災民振卹不及者補給之 甲辰詔贖河南饑民

所鬻子女 是月擢慈谿知縣秦仲彰爲甯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

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政異據憲章錄及典彙皆在是月今從之 五月戊辰福建妖僧彭玉琳伏誅

玉琳自號彌勒佛祖師作白蓮會新淦縣民楊文等惑其教謀作亂玉琳自稱晉王建元天定僞置官屬知縣

某率民兵捕獲之械送京師政異事見明鑑史稿系之戊辰今據書之 是月常州知府范好古劾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贖貨

無厭上嘉好古能守邦憲以遵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諭禮部遣人賫禮勞之仍令械良送京師 麗水縣民

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詔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

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皆曰無有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歸語僚屬曰朝廷命孟賢

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無故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邪即具疏聞復令耆老四

十人詣闕訴其誣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政異械送王良及麗水賣卜事年月皆見憲章錄及典彙

又證之江西通志同今據之 六月辛丑雲南地震 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

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

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鈞禮復其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六石士卒戰傷除其籍賜復三年將校陣亡其子世襲加一秩巖穴之士以禮聘遣 丁未振青州及鄭州饑 秋七月癸未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時禮部郎中鄭居貞言人六十精力衰耗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徵上曰正謂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尙而興穆公不用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老而棄之也乃詔定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則于六部及布按二司用之 是月蘇州知府王觀治奸吏至死上遣使齎勅勞之 八月乙酉上

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它如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貸于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既盈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

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又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趣銷六國印事上曰高祖聞一善言轉圜甚速如此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又詔禮部

製帝后冠冕命太子詣陵寢行葬衣冠祭告禮 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言滇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邊儲詔英以便宜行之 冬十月詔官軍已亡子女幼或父母老者皆給全俸著爲令 是月胡惟庸之黨林賢通倭事始發命族誅之 按異事見明史胡惟庸傳 十一月辛酉日本入貢卻之 己卯雲南地震有聲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是月命宋國公馮勝分兵防邊發北平山東山西河南民運糧于大甯將征納克楚也

是冬詔王府慶賀在外文武官不得越赴 是歲始建議防倭先是上以倭數寇沿海郡縣又通胡惟庸事發乃決計絕之而專意整飭海防時信國公湯和方征蠻歸上春秋浸高天下無事魏國曹國皆前卒意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會和以沐浴之暇從容爲上言犬馬齒長願得歸故鄉營骸骨之墟上大悅立賜鈔治第中都竝爲諸公侯治第既而倭寇上海上患之顧謂和曰卿年老強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

珍從子也習海事嘗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亦不得傳岸近海之民四丁籍一以爲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上以爲然詔鳴謙從和行

據明史本傳在征蠻班師之後方氏東陳碑同則是年之冬也他書有系之明年正月者蓋據其陛辭至浙幸連並記耳今系之是年也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陔異紀事本末及憲章錄征納克楚是在正月壬子蓋是月之朔也明史本紀書癸丑今從之

上以元故將納克楚擁眾數十萬屯金山

數爲邊患命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爲左右副將軍帥二十萬眾征之諭勝等曰納克楚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既克慶州則以全師擣金山

出其不意必成禽矣已復遣前所獲元將龍喇固舊作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克楚使降尋以南雄侯趙庸定遠侯

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並命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皆從行茂

遇春子景隆文忠子也 初上設錦衣衛有罪官民多不盡由三法司其重者輒令收繫衛中于是有非法凌

虐者上聞之怒命取錦衣衛刑具悉焚之以繫囚仍付刑部審理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天氣清明侍臣進曰

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敬天以實不以文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

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所當盡故祀天地非

祈福于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二月壬午朔五星俱見 御午門大閱 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選騎出松

亭關偵知敵騎有屯慶州者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其平章郭勒舊作果來禽其子布喇奇舊作不蘭

奚獲人馬而還 乙未上親耕藉田 是月湯和至浙請于浙之東西置衛所防倭上令悉以便宜行之和乃

度浙東西竝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 初上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御座之右朝夕省

覽因自爲注至是成謂學士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

百穀原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因命三吾爲

之序 三月辛亥馮勝等師出松亭關築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兵大甯陔異紀事本末作辛未今從明史本紀 夏四月

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至福建練兵築城以防倭寇上旣命湯和至浙乃謂德興曰卿雖老亦當強爲朕行于

是德興度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要害之地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為兵又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庚寅蜀山東北平河南山西運餉大甯者今年夏稅是月北平布政司請以菽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上不許謂戶部曰以菽代穀者謂其輕可以便民然菽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弊者當採其原不知權變而昧其原不幾于救跛而成痿乎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不悛宜並論前罪誅之上曰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前罪已宥今復論之則為不信且罪未至于死而輒欲誅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命杖而遣之五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奉詔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又自永甯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皆留兵屯田以備蠻寇已又詔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品甸普定侯陳桓靖甯侯葉昇總制滇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田以俟征討是月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聽之于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預異章錄之是月是月之末馮勝等謀趨金山留兵五萬守大甯自帥大軍至遼河東獲納克楚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六月

月庚子進師駐金山之西臨江侯陳鏞帥所部與大軍異道相失陷敵死癸卯大軍駐金山先是魏喇固北還至松花河納克楚見之驚曰爾尙存乎魏喇固因諭以朝廷德意納克楚喜遣其左丞劉特默齊舊作探馬赤來勝

軍獻馬且覘我軍勝受而送之京師趣帥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納克楚之將慶國公和通舊作觀童于是納克楚見大軍奄至度不敵丁未因魏喇固請降勝使藍玉輕騎往受之先是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鷺莊一曰龍安一禿河畜牧蕃盛至是為大軍所逼遣使陽納欵而陰覘兵勢洎藍玉至一禿河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大懼仰天嘆曰天不復使我有此眾矣遂帥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之酒歡甚因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傾地顧左右咄咄語謀遁去鄭國公常茂時在坐其戲下有解蒙古語者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就馬茂拔刀斫其臂一時納克楚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被傷遂驚潰都督耿忠恐事敗亟擁納克楚見勝勝曲加

拊慰復遣降將和通往諭其眾始定凡降士卒四萬餘羊馬駝驢輜重亶百餘里納克楚既降勝遣耿忠與同
寢食遣使奏捷京師竝奏劾常茂激變狀茂勝之婿也由是勝茂二人俱得罪六月庚子癸卯丁未皆六月干
支也紀事本末系出師于六月而所書庚午辛未則五月干支證之勝六月庚子癸卯丁未皆六月干
傳五月出師六月至金山本紀據其至金山及陳鏞失道之月日書之是月以御史李原名試禮部尙書時

原名方奉使平緬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又言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爲遠人所輕語皆稱
旨遂超擢拜之既而思倫發果叛上以原名預悉邊情自是多咨以遠方之事 閏月庚申馮勝等班師還次

金山都督濮英殿軍遇伏死之初納克楚之降也餘眾驚潰者皆竄匿洎聞大軍還以其降眾俱行乃設伏于
塗俟大軍過竄取之未發英帥三千人在後猝爲所乘衝突不能出馬踣遂見執潰者思挾英爲質英絕食不

言乘間引佩刀剖腹死事聞贈金山侯諡忠襄 秋七月丁酉納克楚所部守將王失八刺禿等來降 壬寅
太白及三辰俱晝見 是月封何真東莞伯予世襲踰年真卒 禮部請立武學用武舉仍依前代故事建武

成王席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歧文武而二之適以輕天下也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以太公之
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後世之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

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至太公宜從祀帝王席其武成王庶罷之攷異據明史禮志系之二十一年蓋以
實罷武成之祀在前一年紀事本末及典彙
均系之是年七月春明夢餘錄同今摺之
太公從祀歷代帝王席牽連並記耳其

論曰祀太公始于唐元宗天寶間至肅宗上元元年追封武成王竝配以十哲同於孔子据通攷所記蓋好
臣盧杞之等欲藉以躋其先人入配享之列而宋元因之不廢明太祖毅然罷之一代變禮之善者此其最

也

八月有言馮勝在軍所獲良馬皆匿不報使聞者行酒于納克楚之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

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騎上聞遣使戒諭之會勝械常茂至京師茂亦子上前許勝過上曰勝亦不得無罪癸
酉收勝大將軍印召還命藍玉攝軍事 九月戊寅納克楚至京師封海西侯竝授龍喇固千戶 馮勝還師

城大甯請置都衛從之癸未置大甯都指揮使司又置大甯中左右及會州等衛踰年改爲北平行都司 丁

西安置鄭國公常茂于龍州 上以故元帝孫特古斯舊作脫特穆爾終為邊患丁未詔即軍中授藍玉為征

南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為左右參將帥兵十五萬征之恪

與祖子也 冬十月戊申封都督僉事朱壽為舳艫侯張赫為航海侯賞督運功也連年北征壽等專司漕運

以給軍食而赫以習海道前後往來遠東十二年凡督十運勞動備至上尤嘉之 是月命宋國公馮勝就第

中都奉朝請勝兩次坐法皆以功大不賞自此不復將大兵 十一月己丑信國公湯和還致異據本紀于是

置五十九城之事蓋牽連並記耳證之紀事本末奉詔在十九年請築城在是年一月至是還明年就第編年之體宜分書之和在浙東經理海防不避勞怨時置衛築城盡

發州縣錢及罪人貲給役夫往往過望民亦多擾有以民讞告者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

細謹有諱者齒吾劍踰年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浙東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二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

百餘人而是時周德興經理閩中凡浙閩粵三省沿海之區聲援相應上方趣福建廣東各具戰艦期以九月

會浙江捕倭而倭不至至是和還會中都新第亦成和于是歸計益決 甲午藍玉駐師薊州奏言元丞相哈

刺章龜爾布哈舊作乃爾不花遁入和林請進兵勦捕許之 十一月壬申振濟南東昌東平饑民凡六萬三千八百

餘戶又遣刑部尚書唐鐸運鈔百餘萬錠振登萊饑致異明史本紀但書振登萊饑三編據是歲命國子生

武瀆等分行天下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

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黃冊之制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

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于是以魚鱗冊為經凡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凡賦役之

法定焉其有質賣田土者備書其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于是始無產去稅存之患 詔推廣折色之例時楊

靖為戶部侍郎上命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輸粟如故致異

書于十四年定賦役冊目中並連記二十年定區事明史食貨志亦系之二十一年又楊靖為戶部侍郎定折色例據食貨志亦在是年今並系之是年之末戶部上言天下稅課視舊有

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上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許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麓川蠻思倫發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西平侯沐英遣都督甯正擊走之斬首

千五百餘級 辛卯大祀南郊 甲午振青州饑時青州旱蝗有司匿不以聞有使者歸奏之上亟遣人往振
竝逮治其官吏 是月以凌漢爲右都御史漢原武人以秀才舉獻烏鵲論授官歷任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
疾困數事上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鞫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
也上聞嘉嘆故擢拜之 二月丙寅有星出東壁占曰文士効用上大喜以爲將策進士之兆也 是月上以
大明夜明已從祀南郊罷朝日夕月之祭又更定享先農儀注不設配位 是科會試聘金華蘇伯衡爲典試
官伯衡爲古文有聲元末貢于鄉上爲吳王置禮賢館伯衡與焉洪武初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
歸十年學士宋濂致仕上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詞蔚贍有法上卽徵之入見復以疾
辭賜衣鈔還至是聘主會試試竣復辭歸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 三月乙亥朔賜任亨泰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始命立石題名于太學復定制一甲弟一人授修撰二三編修著爲令 丙戌振東昌饑 甲
辰西平侯沐英討思倫發大敗之倫發欲報摩沙勒之役帥眾號三十萬寇定邊新附諸蠻皆爲盡力英聞報
選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蠻毆百象被甲荷欄盾左右挾大竹爲筒筒置標槍銳甚英
分軍爲三置火礮勁弩成行遣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指揮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因乘風大呼礮弩竝發象皆反走蠻有梟將昔刺者率眾殊死戰左軍小却英登高瞭望取佩刀命左右斬
帥首來須臾左軍遙見一人握刀馳下士卒大恐奮呼突陣大軍乘之無不一以當百蠻眾大敗遂直擣其寨
斬首三萬餘級俘降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中矢伏象背而死者相望思倫發遁去
諸蠻震懼自此麓川不復道梗矣捷聞上遣使諭英移師逼景東屯田固壘以待大軍勿輕受其降也按思倫
發寇定邊蓋報正月之敗也太紀書寇馬龍甸于正月甯正擊敗之故三月復寇定邊本紀系之甲辰是也三
編書沐英破思倫發于三月而記摩沙勒之敗則書先是二字于日中與本紀合惟沐英傳系寇馬龍甸是年
而定邊之役則云二十二年蓋因其明年請降 是月上御武英門召讀卷官陳宗順等賜食諭之曰今日觀
入貢牽連竝記耳今從本紀分系之正月三月 列子鄰子竊鈔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
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

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偏信偏疑之私度幾得好惡之正矣因給紙筆令諸進士撰疑信論遣進士分巡郡邑時廷議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從之新進士之任巡按自此始

夏四月藍玉帥師出大甯至慶州偵知元君特古斯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敵欲引還定遠侯王弼曰吾輩提十餘萬眾深入沙漠無所得遠班師何以復命玉曰然弼請戒諸軍穴

地而爨毋見烟火丙辰夜至捕魚兒海南偵知敵營尙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令弼爲前鋒疾馳薄其營敵謂

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大驚元太尉曼濟舊作蠻子倉卒拒戰我軍

擊敗之陣斬曼濟眾懼而降特古斯與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暨知院丞相等數十騎遁去獲其次子廸保努

等舊作地保奴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妃主等五十九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捷聞上大悅遣使賈

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 中書庶吉士解縉以舉本科進士授職侍上左右甚見愛重一日上在大庖西室

論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是月縉上封事萬言其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

民玩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勦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

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陛下好善而

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或朝賞而暮僂或忽罪而忽赦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臣又見陛下好觀道德

心經說苑韻府諸書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蕪蕪畧無可

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子下及關閩濂洛

之書隨事類別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伎非人道之所爲痛懲法外之刑永革

京城之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母輕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順天應人皆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省之建

綱不過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勲勞而御史糾彈大都承望風旨宜陛下之以爲虛文塞責也然

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好倚法之律所謂用之如泥沙

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序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使世家大族以身先之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戶可封不難矣至于鼎革之際民困未蘇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過昔年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欲拯民而革其弊莫若復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若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而有過者里胥必陷于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夫義夫節婦哉夫采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巧此治民之末也惟陛下垂鑒焉書奏上稱其才已又獻太平十策上雖不及行頗嘉納之而縉特才不檢嘗入兵部索皂隸語謾尙書沈潛以聞上曰縉以冗散自恣邪居數月詔改爲監察御史

版異解縉上書憲章錄及紀事本末俱系之四月蓋縉以是年三月成進士授庶吉士則正授官後也三編書其七月授監察御史事證之縉傳則以索皂隸于兵部上謂其以冗散自恣乃改御史明之進士以翰林爲重御史則左遷也今仍據憲章錄並據本傳書改御史本末

論曰明之解縉其才有似于賈誼其得君有似于魏徵然跡其生平始裝行儉之所謂有文藝而無器識者歟大庖西室之奏太祖奇其才而迂其論謂其年少而語夸也然已刮目視之矣及聞其以謾語索兵部之皂隸何其器小而易盈也始以冗散之恣改授御史繼以同列之忌令隨父歸可謂知臣莫若君矣然而十年著迹冠帶來廷則太祖方欲老其才以爲子孫之用而豈知知人之難僅得之于方孝孺而不免失之于解縉乎夫生慚先帝之知死負比鄰之約謂王良是直躁而已矣代人草疏而自暴其長奉詔方人而不免于汰語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縉以不謹持躬而卒以不密取禍是直淺而已矣躁也淺也四傑之所以不克令終而縉似之豈享爵祿之器哉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辰信國公湯和就第于中都率妻子陛辭上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定綵幣四十餘端夫人胡氏賜亦稱是並降璽書褒諭諸功臣莫得比焉 初雲南既平以所屬烏撒烏

蒙芒部改隸四川踰年又割東川隸焉乃并烏撒等三部為四軍民府而東川最強至是遂叛上命沐英以便
 宜討之英奏言東川蠻見據烏山路作亂反狀已著惟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人迹阻絕非以大兵臨
 之恐難得志上以為然甲子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英與普定侯陳桓副之帥諸軍會討勅友德等曰東川芒
 部諸夷種類皆出于獮獯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相
 爭鬪有事則相為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官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聚眾據險設伏唐將不備墮
 其計中喪師二十萬皆將帥無謀故也今須預加防閑嚴為之備 秋七月藍玉送迪保努及妃主等至京師
 命有司給供具賜之鈔幣既有言藍玉在軍私元主妃事上怒玉無禮切責之妃慙思自殺迪保努由是出怨
 言上聞之曰朕嘗與諸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今迪保努乃若是豈可復居之內地戊寅詔安置迪保
 努于琉球 辛巳安慶侯仇成卒成有疾上遣人賜內酒以書勞之未幾卒追封皖國公賜諡忠襄陳隱章錄系之六
月辛丑按六月無辛丑辛丑乃七月之 八月壬寅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討東川時烏撒軍民府葉原
晦也檢明史功臣表七月辛巳從之

常獻馬三百匹米四百石于征南將軍以資軍用且願收集土兵從征沐英等以聞從之復命景川侯曹震靖
 甯侯葉昇為左右叅將分討東川 癸丑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藍玉肅清沙

漠又破元丞相哈刺章于和林獲人畜六萬丁卯師還大賚將士 戊辰以北征功封孫恪為全甯侯 是月
 頒賜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又御製八論訓飭遵守 九月丙戌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皆來朝 癸

巳越州蠻阿資叛阿資越州土官龍海子也沐英南征駐兵其地龍海先降遣子入朝詔以為越州知州尋為
 亂英討禽之徙之遼東至蓋州而卒阿資襲職益桀驁至是構羅雄州營長發束等作亂詔英會征南將軍傅

友德討之 是月覈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石勅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如屯田今
 海宇甯謐邊竟無虞若使兵坐食于農農必受敝非長治久安之術惟督兵屯糧于各衛所庶幾古人寓兵于

農之遺意昔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勲當時垂名後世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召見給事中魏敏卓敬
 等八十一人上以為適符元士數詔改給事中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不久尋復時卓敬

以本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敬瑞安人鯁直無所避當開創初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于太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適庶不分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卿言是朕慮未及此益重之 冬十月丁未傅友德等捕獲叛蠻五千五百三十八人東川平 庚申高麗國王禍遣使來告請遜位于其子昌初上命戶部咨高麗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者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者其國統之宜各正疆域毋侵踰本年夏禍奏稱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舊使上曰高麗舊以鴨綠江爲界今飾詞鐵嶺是許也時禮部尙書李原名亦言遼東之文高和定四州皆故元版圖今鐵嶺已置衛不可許其年秋高麗有千戶陳景來降具言是年四月禍欲寇遼東遣李成桂繕兵西京而令景屯艾州尋以糧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遂叛還兵攻王城破之遂囚王景懼禍及故來降是時上方遣遼東嚴守備且偵虛實至是禍果以遜位請上曰前聞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謀姑俟之以觀其變 十二月壬戌進封藍玉涼國公上始欲封玉爲梁國以過改爲涼仍鑄其過于券 是月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初安南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端端死弟煒代立國相黎季犛方竊柄因廢其主而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尋又弑煒方煒之立也以入寇思明被上譴責頻年貢奄豎金銀象馬之屬愈謹又奉詔饋滇南軍餉五千石于臨安是年上命使賫勅及幣往賜煒煒遣使謝復進象上令禮部尙書李原名諭意令仍循三年一貢例毋進犀象然是時煒已被弑仍假其名入貢朝廷不知而納之越數年其事始覺 是歲定每歲郊祀祔祭歷代帝王于大祀殿仍以歲八月中旬擇日遣官祭于本廟其春祭停之又令尙書李原名考定歷代名臣從祀奏擬風后力牧等三十六人上命去趙普安童阿朮而增祀陳平馮異潘美穆呼哩

卽木華黎
詳見前紀餘皆報可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曰宗人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竝以親王領之尋以秦王棧爲宗人令晉王桐燕王棣爲左右宗正周王橐楚王楨爲左右宗人 丁亥大祀南郊 傅友德等討阿資道經平夷以其山險惡宜駐兵屯守遂徙其山民往居卑午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守之置堡其地已而阿資帥眾寇普安友德擊敗之斬其營長乙未復進兵蹙之阿資屯普安倚壁爲寨蠻眾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

數生禽一千三百餘人獲馬畜甚眾阿資遁還越州遣甯正等追擊又敗之斬其黨五十餘人阿資懼始以踰月請降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至是窮蹙歸命英乃請置越州龍馬二衛扼其險要分兵追捕悉平之英又以陸涼西南要地請置陸涼衛指揮使司報可 二月己未命涼國公藍玉練兵四川修城池 壬戌禁武臣預民事初上置軍衛以武臣統領所部兵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會問外其餘不得干預時有廣西都指揮耿良造譙樓令有司起發科斂民丁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斂民財上聞之詔申明禁例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之衛衛達指揮司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之其物料並自官給毋得擅取于民民間詞訟雖事涉軍務者均歸有司申理毋得干預並著爲令湖廣安福所千戶夏得忠誘結九溪洞蠻爲寇詔靖甯侯葉昇會東川侯胡海等討之癸亥昇等師至九溪潛兵出賊後掩擊遂禽德忠斬之奏置九溪永定二衛 是月進楊靖爲戶部尚書沈潛爲兵部尚書秦達爲工部尚書潛先試兵部侍郎嚴戢武臣劾諸軍衛不法者凡一切訓飭事宜皆奏請承旨行之時干戈甫息將士暴橫至是始斂潛之力也達爲工部侍郎時營繕事部中缺尚書凡興作事皆達領之定工匠更番力役之制量地遠近爲班次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驗免其家徭役著爲令上念達勞勩詔有司復其家至是並擢拜尙書 三月庚午詔傅友德帥諸將分屯四川湖廣防西南蠻也 夏四月己亥徙江南民田淮南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癸丑命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等練兵湖廣允恭達之子輝祖也後以避太孫諱始更之昇遇春次子也常茂旣得罪又無子上念遇春功乃以茂弟昇龔改封開國 甲寅詔徙元降王于耽羅 是月上諭戶部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諸郡多貧民其遣人運鈔往振之又賜山東流民居京師者鈔振萊州兗州饑又振常德長沙辰州靖州衡州永州寶慶郴州德安沔陽安陸襄陽貧民凡鈔二百六十四萬餘錠戶部請造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者御史許珪巡按河南言自開封永城至彰德早請減夏稅左都御史詹徽以其希旨要譽請罪之上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何罪耶卽命振貸蠲其稅

改撰明史本紀但記是月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不奏者三編據實錄增入賜鈔事今據書之 五月辛卯置秦甯朵顏福餘三衛于烏梁海

舊作凡三良哈

衛者元烏梁海氏所居之地以地繫姓也其地在黑龍江南瀋陽塞北為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故地元時為大甯路迤北境上元都既滅元故遼王惠甯王及朵顏元帥相率請內附已數為韃靼所抄乃即其地置三

衛以故元歸附阿爾察錫喇舊作阿扎失里為泰甯衛指揮使塔本特穆爾舊作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哈克二納達齊舊

海撤男為福餘衛指揮同知托羅海徹爾舊作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互為聲援獨朵顏地險而

強不久尋叛是月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秋七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

見弑其主特古斯特穆爾初藍玉北征特古斯遁去將依丞相耀珠舊作咬住和林行至圖喇河為其下伊遜岱

爾所襲眾復散適耀珠來迎欲共依庫庫特穆爾舊作圖潤帖木兒三編人大雪不得發伊遜兵卒至遂縶弑

之並殺添保努于是故元臣訥克林舊作捏怯來等皆來降詔置之全甯衛尋又令朵顏衛等招撫之降者益眾自

特古斯死後元祚不復振矣夙異也速忒元主事諸書自系之是年二編則系之二十一年十月蓋因藍玉出塞之役牽連並記耳明本紀系之是年之末是也皇明通紀及典彙並系之是年

今從之 頰國公傅友德等自雲南班師還 八月乙卯詔天下舉高年有德識時務者 是月刑部奏言比

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俾知遵守乃詔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攷更定凡四百六十條皆

依類編次

論曰虞書言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後世笞杖之所昉也鞭之字從革則以皮為之扑之名曰楚則以荆為

之說文有支而無扑其訓支曰小擊也是鞭重而扑輕古人之制刑寬于士民而嚴于官吏此可見矣後

世之笞有似于扑杖有似于鞭而予觀太祖所列刑圖笞杖之大頭小頭皆有分數笞以臀受杖則兼有

以腿受者而其用荆條則同具刑法志中言太祖行郊壇指道旁荆楚示太子曰古用此為扑刑取能去

風雖寒不傷也然則太祖所謂扑刑者蓋兼笞杖言之矣刑圖所列有笞杖而無鞭而其論笞杖曰毋以

筋膠諸物裝釘則用皮之有禁也然明之廷杖即鞭之遺制而其為毒豈但用皮而已明史刑法志言洪武

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望誤許以俸贖始此

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薛祥志誤作夏斃杖下故上書者以大臣當誅不宜加辱為言廷杖之

刑亦自太祖始矣夫作法于涼其敝猶貪自古酷吏之不貪者幾希矣而明之廠衛淫刑以逞五毒加之亦以是爲于貨之左券而已然則謂爲太祖之作法不爲過也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丁巳西平侯沐英來朝上賜宴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百

定綵幣百疋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攷異此據明史本傳證之潛 十一月丙寅命宣德侯

金鎮等練兵湖廣鎮朝興子也 已卯思倫發降倫發兩受大創乃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

刀厮郎所爲乞貸死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上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賫勅往諭令修臣禮悉償前日兵

費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竝獻叛首刀厮郎等三十七人麓川遂平 是月沐英奏景東乃百夷

要衝蒙化亦邊遠梗化均宜置衛分兵駐守從之詔置景東蒙化二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等守之 海州

同知陳龔福坐胡惟庸黨貶雲南龔福元御史大夫福壽子也上念其忠臣之後命宥之越二年擢爲太僕少

卿 攷異三編系此事于是年十二月諭之憲章錄則二十五年三月事又證之潛卷史稿則二十五 十二月

甲辰周王橚棄其國來鳳陽上怒將徙之雲南尋止使居京師命世子有燉理藩事 遣定遠侯王弼等練兵

山西陝西河南 是歲高麗權國事王昌奏請入朝上不許未幾李成桂復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瑤 攷異明

年之末書高麗廢其主禱又廢其主昌蓋牽連竝記耳其實廢禱在去年也又書云安南黎季犛弑其主日熉

此尤誤按安南列傳季犛弑日熉乃在建文元年且自季犛立日熉後連年廢遯故二十八年討龍州之役上

諭日熉毋自疑此時安得有被弑之事且事隔十年 上以詹事爲東宮要職而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欲得

亦非牽連記事之體其爲本紀之誤無疑今刪去 望重者居之諭吏部曰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可以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嘗

請豫教故也鐸尋致仕而上眷遇不衰後復起用時又改欽天監令丞爲監正副

明通鑑卷十

紀十 起上章敦詳盡開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上以元故丞相耀珠竊爾布哈等尙爲邊患又諸王封國凡竝塞居者宜令謹邊防預

軍務丁卯命晉王桐燕王棟帥師北伐並命穎國公傅友德帥北平兵從燕王定遠侯王弼帥山西兵從晉王皆授征虜將軍受二王節制 甲戌熒惑入斗分 己卯大祀南郊 庚辰貴州蠻叛詔延平侯唐勝宗往黃

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練兵屯田相機勦捕勝宗鎮遠東七年威信大著至是授以征蠻事 乙酉命齊王博

師護衛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北征 贛州賊結湖廣峒蠻作亂蓋夏得忠之黨也詔胡海葉昇等復討平

之發異本紀是年正月書贛州賊為亂胡海陳桓葉昇討平之贛州之賊通紀典彙俱作夏三蓋即去年之夏得忠也諱之胡海陳桓傳云平澧州九溪洞蠻即湖廣蠻故通紀是年亦書湖廣蠻惟明史葉昇傳則云贛州賊結湖廣洞蠻為寇今據之至胡海陳桓葉昇三人即去 是月有潮州生員陳質以其父戍大甯死有司

以質勾補軍籍質上書請除之願歸卒業時部臣沈潛以缺軍伍持不可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遂除

之 浙江金鄉衛以造軍器科民財温州府平陽知縣張礎執不可具以聞上嘉其稱職遣使勞以上尊楮幣

以韃韌指揮使安童為刑部尚書武臣任文職始此 二月丁酉國子祭酒文淵閣大學士宋訥卒訥嘗病

上以其有壽骨無憂已使畫工圖訥其像危坐有怒色上以問訥訥驚對曰諸生有趨踣者碎茶器臣愧失

教故自訟耳陛下何自知之上出圖訥頓首謝長子麟舉進士擢御史出為望江主簿上念訥年老召還侍至

是訥病甚麟請歸私第訥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昇歸舍卒年八十悼惜自為文祭之為治葬地文

臣四品給祭葬自訥始後諡文恪及憲章錄俱作二月丁酉與本傳合今據之 初湖廣施州衛置三撫司曰

施南曰散毛曰忠建至是諸洞蠻叛施南宣撫覃大勝從中構之忠建宣撫田思進以八十餘乞致仕以其子

忠孝代之不能制戊申命涼國公藍玉為征南將軍帥兵進討致異本紀是月藍玉平西番叛蠻證之玉傳言又云平都勻安撫司散毛諸洞此皆湖廣貴州交界之地與西番無涉且本紀於下文開四月書藍玉平施南

忠建叛蠻六月平都勻散毛諸洞蠻據此則二月所書乃奉征蠻之命閏六月所平即所謂三撫司者也三 撫司皆湖廣之蠻疑紀誤以 丙辰耕藉田 癸亥河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永城詔發興武等十衛

朔廣為西番耳今據列傳 士卒與歸德民并力築之罪有司不以聞者 三月壬申發山東河南倉粟振貧民 燕王傅友德等出古北

口謀報罷爾布哈舊作乃花兒不花駐牧伊都舊伊作進方進兵值大雪諸將欲止王曰彼不虞我至正宜乘雪速進癸巳師

次伊都隔一磧敵不知也王先遣指揮和通徑詣其營至則相持泣倉卒間大軍已壓其營罷爾布哈等驚欲

次伊都隔一磧敵不知也王先遣指揮和通徑詣其營至則相持泣倉卒間大軍已壓其營罷爾布哈等驚欲

遁和通止之引見王王賜之酒食慰諭遣還爾布哈大喜過望遂收其部落與耀珠同詣大軍降捷至京師
 上大悅曰肅清沙漠燕王功也是時元降軍先後歸附其至北平者皆聽燕王調用燕兵自此益彊 是月定
 朝臣衣服之制上見文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乃詔禮部尚書李原名等參酌時宜仍與古寬
 袍大袖之制相近又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時秦達方任工部命製式以進凡三
 易始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緜軟巾垂帶命曰襦衫上又親服試之始頒行天下又賜國學生藍衫
 緜各一以為天下先蓋士子衣冠之創制云 夏四月丙申潭王梓自焚死王英敏好學善屬文嘗會府臣設
 醴賦詩親品其高下賚以金幣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子琥方坐胡惟庸黨王聞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召
 入見王益懼與妃俱焚死無子國除 發異據明史諸王傳言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子琥初為甯夏指揮二
 妃俱焚死按惟庸黨獄發於是年之四月五年間其時顯父子尚未被逮即逮亦未必即誅何至王懼而與妃焚
 死耶今刪去於顯被逮伏誅語再攷典彙書此事則顯潭王母定妃與民家坐事不自安上遣使諭之王懼
 與妃自焚死此似 丁酉月掩太白 是月勲臣吉安侯陸仲亨等坐胡惟庸黨事發皆先後逮下獄 閏月
 近之附記于此

己巳授爾布哈等官有差 丙子藍玉平施南忠建叛蠻時諸蠻結寨于龍孔玉遣指揮徐玉襲之禽宜撫
 覃大勝餘黨潰走分兵搜捕殺獲男女一千八百餘人械大勝及其黨八百餘人送京師磔大勝于市尋殺民
 克散毛洞蠻禽刺惹長官覃大旺等萬餘人奏言諸蠻叛服不常黔江施州衛兵相去遠難援應請于散毛連
 界之大田置大田守禦千戶所命千戶領土兵一千五百人填之報可 五月甲午遣諸公侯就第賜金幣有
 差 初胡惟庸之獄株連黨與萬餘羣臣請究問李善長及陸仲亨等交通狀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
 門以為復見天日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朕意遂掌書計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
 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掠持一斗麥藏于草間朕見之遂來從朕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
 時股肱心膂也其勿復言以故惟庸誅後仍命善長理臺事而仲亨等亦尋出鎮十八年有人告李存義父子
 實惟庸黨者詔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上銜之十九年通倭事覺上族林賢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
 善長不以奏上益疑之而善長年踰七十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就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密以聞是年

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上怒按斌斌故給事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父子鞠之詞連善長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叱曰爾言何爲者審爾九族將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乃自往說善長猶不許久之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嘆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爲之又有以善長匿封績事告者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而善長奴盧仲謙亦告善長與惟庸通賂遺交私語獄具上謂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上意遂決乙卯賜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死時年七十七竝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餘人皆坐族于是陸仲亨及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榮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惟庸黨誅而已故營陽侯楊璟濟甯侯顧時等追坐者又若干人上手詔條列其罪傅著獄詞爲昭示姦黨三錄布告天下善長子祺與主從江浦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尋罷世襲謫爲指揮鎮撫等官 是月詔在京官二年皆遷調著爲令于是楊靖改刑部尙書與趙勉換官秦達改兵部尙書與沈潛換官達潛等尋皆復任惟靖在刑部獨久上諭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裁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卿等宜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上皆納之嘗鞠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碎之上聞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六月乙丑貴州都勻散毛諸蠻復叛鳳翔侯張龍從唐勝宗屯田于貴州藍玉遣龍討平之 庚寅選者民有才德知典故者授之官 秋七月壬辰河決開封西華諸縣漂沒民舍凡萬五千七百餘戶遣使振之 癸巳崇明海門海溢決堤二萬三千九百餘丈發民夫二十五萬築之 八月壬申詔母以吏卒充選舉 召藍玉還增歲祿五百石尋詔還鄉 是月振河南北平山東水災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卯振湖廣饑 初誠意伯劉基爵止及身至是上追念基功又憫其父子皆爲惟庸所厄召其次子璟至命襲父爵璟言長兄子廌在上大

喜以環為閣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閣門使即儀禮司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達為職不特禮儀也時都御史袁

泰奏車牛事失實上宥之泰志引謝璟糾之服罪上因論璟凡似此者即面糾朕雖不之罪要令知朝廷綱紀

致異憲章錄典彙俱系是事干是年十月證之明史基傳云璟以洪武二十三年命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鷹

在上大喜命鷹襲封以璟為閣門使即是年十月事也若鷹之襲封則年表系之二十四年三月辛丑基傳亦

云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嗣伯則是年再授閣門使之次年也沈氏野獲編言基孫襲爵在二十三年十月廿七

日再致劉璟遇恩錄言是年十二月見授閣門使令歸祭墓明年三月復召據此則璟以十月授官十二月

召見辭爵乃改封鷹野史牽連竝記耳今仍據明 十一月癸丑免山東被災田租 十二月癸亥詔殊死以

史系授閣門使于是年十月封鷹于明年三月 下囚令輸粟北邊自贖 壬申罷天下歲織文綺緞匹有賞賚者給以絹帛 是月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請

成陝西年過七十請放歸上嘉其志破格許之 是歲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監察御史印篆相同慮有詐

偽乃詔更鑄監察御史印曰某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印 西番之地有哈梅里者

去甘肅千餘里故元諸王居之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練兵西涼故王始懼遣回回阿老丁來朝賜文綺令招

諭諸番後輒與別部相仇殺乃詔甘肅都督宋晟嚴兵備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卯大祀南郊 戊申命傅友德等備邊北平上封燕晉諸藩歲遣大將巡行塞下督諸衛

士屯田戒以持重寇至則敗之而元自特古斯死部帥紛拏數傳之後不復知有帝號其後篡立者自稱汗國

名韃靼云 丁巳免山東登萊青充濟南被水田租 是月以芝陽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右侍郎新化

縣丞周舟以廉勤稱考課得最升吏部考功主事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舟去後民被擾不安詔復以舟為新

化縣丞仍令禮部宴賞遣之 江陵集與新化丞周舟事同在是年之正月今從之惟芝陽集作蕪湖 二月

壬申耕藉田 復振山東高密棲霞莒州被水民萬五千九百戶 山東事今據三編增入 是月上閱漢書賜

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仍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

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日以賢制爵若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

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寶訓則是年二月丙寅也今從之書于二月之末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詔魏國公

徐允恭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等備邊陝西 乙未靖甯侯葉昇練兵甘肅 丁酉賜許觀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觀貴池人本姓黃以父贅許從其姓初貢太學以孝名至是禮部廷試皆弟一累官至禮部侍郎乃請復姓尋又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爲主事 辛丑封劉基孫薦襲伯爵增祿五百石 是月故元遼王阿爾

察錫喇叛詔傅友德等從燕王討之 上謂皇太子諸王曰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至順帝偷惰荒淫

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宜以順帝爲戒克勤克慎庶可永保基業 上謂廷臣

曰朕昨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

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不禁惕然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邪正察是非皆原

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乙丑振河南被水州縣 辛未封皇子橈爲慶王權

甯王榘岷王榑谷王松韓王模濬王楹安王經唐王棟鄂王橈伊王 癸未燕王督傅友德等諸將出塞 是

月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

于淮而元時賈魯治河之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而元時轉運故道之會通河亦

淤 五月戊戌命漢衛各慶甯岷六王練兵于臨清時以河決餉運艱命儲糧十六萬石于臨清以給訓練騎

兵 甲寅振北平被水州縣 是月燕王遣傅友德等追元遼王行至哈者舍利道上友德遽下令班師敵信

之越二日忽進兵深入踰月至黑嶺大破敵眾獲其人口馬匹而還 按異本紀系出塞于四月云敗敵而還蓋

塞七月始還其追至黑嶺則在五月今據書之 六月己未詔廷臣參攷歷代禮制更定冠服車室器用制度自公侯伯駙馬都尉以

下有差 甲子上以久旱命錄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實京師上懲元末豪強并弱立法之初多有貧而抑

富至是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及應天十八府州富民凡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悉徙之 辛丑免

畿內官田租之半 是月龍江衛吏以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徑至午門外擊登聞鼓訴之上切

責徽聽吏終喪同時有青文勝者仕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數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敵朴死者相踵文勝慨

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嘆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于鼓下上聞大驚憫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 按異事見明史刑法

志洪武實訓書七月辛巳今據之更補出明史青文勝傳 八月乙卯上以秦王棧多過失召還京師後以太

中擊登聞鼓及請免龍陽稅糧皆同時事並系之七月下 乙丑敕皇太子巡撫陝西初上以應天開封為南北京臨濠為中都

子自關陝歸為之請踰年始復令歸藩 時御史胡子祺上書以為據百二河山之險可以聳諸侯之望者舉天下形勝所在莫如門中上聽其言至是

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為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于是擇文武諸臣扈太子行既行

復論曰比來一旬久陰不雨百有陰謀宜慎舉動嚴宿衛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諭從行諸臣以宿頓聞

初哈梅里請以馬互市于延安綏德平涼甯夏等衛上曰番人黠而多詐互市之求安知非藉以覘我利其馬

而不虞其害所喪必多宜勿聽時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為哈梅里所遏有從它道來者輒遣兵邀殺之上聞之

怒乙亥命都督僉事劉真偕宋晟督兵討之真等自涼州西出令軍中多備糧糗倍道疾馳乘夜直抵城下四

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兀納失里驅馬二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兀納帥家屬隨馬後

遁去真等遂拔其城斬幽王國公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及部屬千七百三十人馬六百餘匹踰年兀納遣使

貢馬螺請罪上納之 設異事見本紀及西域本傳紀事本末及諸書多作哈密誤也哈密與哈梅里同 九月乙

酉遣使諭西域 是月倭寇雷州百戶李玉鎮撫陶鼎死之 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間被水田租 是月南

豐縣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

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

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以聞而黜陟之五曰褒祀典請勅有司采歷代忠烈

諸臣追加封諡俾有輿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裁去冗員庶防其漸七曰易

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睡易滋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勲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

之弊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

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捶楚害及于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填寫差遺事訖繳報

庶有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書上上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語侍臣曰兵將數易則兵力勇怯

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周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堅之此言則未然也乃擢堅爲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踰年卒于官 十一月甲午五開蠻叛詔都督僉事茅鼎討之 庚戌皇太子自陝還京師獻陝西地圖時太子已病病中猶上書言經略建都事晉王桐隨太子來朝初桐在國驕縱多不法或告王有異謀上大怒欲罪之賴太子力救得免至是來朝上怒稍解仍勅歸藩 辛亥振河南水災 是月傅友德藍玉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也今友德宜還京師玉且帥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后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是月以通政使茹瑺爲兵部尙書瑋試兵部一年至是實授 十二月庚午遣周王橚歸國亦皇太子調護力也 初西平侯沐英請置陸涼衛旣又以阿資叛服不常請徙越州衛于陸涼填之辛巳阿資復叛上命都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討之 是月以詹徽爲吏部尙書仍兼都察院務以袁泰爲右都御史徽與泰皆以明洪邀上眷而用法多希上旨務爲苛嚴泰踰年卒而徽遂不免于難 是歲天下郡縣賦役黃冊成計戶千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鑄渾天儀 韓國公李善長旣死之踰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弟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尙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精令欲自圖不軌尙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不過勲臣弟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尙主納妃而已矣甯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齋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得書竟亦不罪也久之有言其疏爲御史解縉代草者而是時都御史袁泰方用事縉又爲同官夏長文章疏劾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

父開至入見上謂開曰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緒遂放歸放異善長以二十三年誅據本傳言

論曰觀於太祖之待功臣而益嘆高皇后之賢也當太祖之册后也以比唐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

易君臣相保難蓋預知太祖之不能保其終而藥之也宋文憲之逮也太祖必欲殺之后曰民家延師尚以

禮全終始況天子乎上猶不悟至于不御酒肉託為宋先生作福事以動之嗚呼可謂賢矣然則高皇后在

韓國可以不死豈但韓國而胡蓋之獄數萬之生靈繫焉周有亂臣十人而婦人預焉中宮之助豈曰小補

之哉

日本自通胡惟庸事覺詔絕其貢而是時有王子藤佑壽者來入國學上猶善待之其年五月特授觀察使留

之京師後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與焉自是朝貢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漸息占城大臣閣勝弑其主阿

荅河而自立遣太師奉表來貢上惡其篡逆詔禮部卻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楠來朝 庚寅河決陽武汜陳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

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詔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修築免被水田租 乙未大祀南郊 平羌將

軍何福師至越州值連月陰雨水溢阿資援絕請降福擇曠地列柵以處其眾復調普安衛官軍置甯越堡填

之越州既定會都勻九名九姓等洞蠻作亂福移師討平之詔以兵會都督茅鼎討五開蠻未行而畢節衛蠻

復叛福遣都督陶文往而自留兵搜捕諸蠻建堡設戍乃趨五開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平都勻畢節諸蠻證

鼎之師會畢節叛福乃遣都督陶文往而自留兵平畢節土司傳之上司傳都勻既平認命何福至五開會茅

與本紀合惟紀載二月茅鼎平五開不及福會今據土司傳書之 辛丑令死囚輸粟塞下 壬寅晉王桐燕

王棟楚王楨湘王柏皆來朝 是月更定府州縣歲貢生員之數初歲貢之制每學一人二十一年定府州縣

學以一二三年為差至是定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著為令 二月戊午召曹國公李景隆

等還京師命靖甯侯葉昇等練兵于河南及臨鞏甘涼延慶等處 都督茅鼎等平五開蠻時何福至軍請因

兵力討水西蠻上不許改異本紀上年書茅關討五開蠻平之本年二月又復書平五開蠻事其實五開至此始平二十四年十一月紀中衍平字也何福至軍則五開已平故有請討水西蠻之事今並

丙寅耕藉田 庚辰詔天下衛所軍以十之七屯田 是月遣太監聶司禮慶童等賫勅往陝西河州

等衛與番人市馬以茶易之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等十四人分理陝西山西河南諸衛軍務時詔列勲

臣望重者八人勝居第三而上春秋高多猜忌諸勲臣自就第奉朝請外悉以邊屯練軍之任委之不使預軍

國事也 丁亥命舳舻侯朱壽等督海運遼東 庚寅改封豫王桂為代王漢王楨為肅王衛王植為遼王

夏四月壬子涼國公藍玉畧地至西番罕東境遂招降其眾下之罕東在嘉峪關西南漢燉煌郡地也初上命

玉理甘肅蘭州莊浪七衛之兵以追逃寇祁者孫至罕東阿真州土酋哈咎等驚遁其部眾多竄徙西甯三刺

等處玉為書招之遂相繼降 癸丑四川建昌衛指揮使伊魯特穆爾叛舊作月魯帖木兒詔藍玉移師討之伊魯特

穆爾者故元平章守建昌路洪武十五年平雲南置建昌衛指揮使司時伊魯方自建昌來貢上元所授符印

詔授伊魯為建昌指揮至是叛合德昌會川等西番土軍攻建昌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帥精騎出西門擊

之賊眾大集毅且戰且卻復入城拒守事聞詔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州軍民千戶所調京衛及

陝西兵萬五千餘人往戍之 丙子皇太子標薨太子少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稍長上輒令省陵墓觀郊壇

俾知衣食艱難道塗險易厥後百官奏事裁決明敏濟以寬仁故刑獄多所平減仁慈出自天性尤篤于友愛

諸王有過輒調護之上初撫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為子或以事督過之太子輒告高后為慰解以

故宗藩勳舊莫不歸心其薨也上哭之痛禮官議期喪請以日易月及當除服上猶不忍羣臣固請乃釋服視

朝 戊寅詔都督聶緯徐司馬瞿能討伊魯特穆爾命侯藍玉至軍聽節制 五月己丑振陳州原武水災

壬辰北平江西陝西饑發倉粟振之 是月甯夏千戶何忠以缺伍削官上以其為萬戶何勝之孫特宥之並

予世襲 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于雲南之本鎮英初聞高后崩哭至嘔血遂感疾至是聞太子薨哭極哀

卒年四十八英填雲南十年簡守令課農桑歲校屯田增損以為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浚滇池通鹽井定貢

稅均力役疏節濶目民以便安自二十二年入朝還鎮再敗思倫發及阿資之眾皆降之使使以兵威諭諸番

每下片楮番部輒具威儀出郭叩迎盛而后啟曰此令旨也其卒也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涕詔歸葬京師追封黔甯王諡昭靖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遂世墳雲南初上起兵時多畜義子及長令借諸將分守各路一時有道舍柴舍周舍馬兒之等周舍卽英也其死難者有文剛文遜之等文剛卽柴舍也其助業最著者則英爲首次則道舍何文輝馬兒徐司馬皆以功名終云 是月上以皇太子新薨而時享將及命禮官翰林院議之

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等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以卑廢尊也宋會典眞宗居喪易日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皆服袞冕所有鹵簿儀仗車路登科鼓吹竝如常儀眞宗批荅云除郊天用樂其鹵簿鼓吹之等皆備而不作今議宜如宋制惟太廟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恐神不歆聽宜亦備而不作制曰可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瞿能等帥各衛兵大破伊嚕特穆爾于雙狼寨禽僞千戶段太平等賊衆大潰伊嚕遁走能等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轉戰而前進至打沖河三里所與伊嚕遇又大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算時藍玉已至統官軍入德昌能遂調指揮同知徐凱分兵入普濟州復架橋于打沖河遣指揮李華追捕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伊嚕僞官把事等七人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進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伊嚕復遁入柏興州 上留心民事凡教官給由至京師者悉召見詢民疾苦是月有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以給由至京師上召問民事皆言職在訓士于民事無所知上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旣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將安賴邪命竄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爲鑒戒 改詹事院爲詹事府

定詹事秩正三品春坊大學士正五品司經局洗馬從五品皆各有印而事總于詹事府 江夏侯周德興自防倭功成以年高就第歲時入朝賜予不絕八月己未以其子驥亂法竝坐誅 庚申葬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諡懿文 丁卯詔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分行山西籍太原平陽民爲軍又以北平行都司設于大甯

其地西接大同乃築東勝城于河州東受降城之東凡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

甲戌始給公侯歲祿初上賜勛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而勛臣莊

佃率多倚勢不法至是始定祿由官給悉令歸其田于官 丙子靖甯侯葉昇坐胡惟庸黨誅昇與藍玉爲姻

踰年復以玉敗追坐遂名隸兩黨云 皇太子之薨也上御東閣門召對羣臣慟哭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

適承統禮也于是上意定九月庚寅立孫允炆爲皇太子孫允炆懿文太子弟二子也既立上命裁決庶務寬厚

亦如太子中外莫不頌德發黑此据明史劉三吾傳按諸書所記有太祖言吾欲立燕王及三吾對言置秦晉

燕王及置秦晉二王于何地皆成祖再改之實錄橫雲山人悉据之惟明史於三吾傳則刪去欲立

語不過希旨入奏與袁凱之老猾相似觀其修孟子節文一事可見矣今据明史三吾傳並臨大節之語亦汰

去爲得其實云 又按袁凱立太子及置秦晉二王于何地 皇明通紀憲章錄俱不載蓋明人已知其後增而刪之矣 是月詔求精曉歷數之士有數往知來試無不驗

者爵封侯時山東周敬心爲太學生上疏極諫且及時政數事其略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祿數三

代尙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

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

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爲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

琢卞和之玉至秦始皇名爲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

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人遼遼亡遺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札刺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

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

小璽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重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願富兵願強城池願高深宮室願壯麗土地願廣人民願眾于是多取

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

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僇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茲見陛

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言皆激切報聞然亦終不能用也 以甯海方孝孺爲漢中教授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濟甯知府克勤子也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 其下而孝孺顧末視文藝嘗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

哉克勤坐空印事就逮死孝孺扶喪歸悲動行路既免喪復從謙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待制吳沈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為仇家所連逮至上見其名釋歸至是又以薦召上曰今非用孝孺時遂除學職至任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柏興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伊嚕特穆爾送京師誅之初玉師至罕東伊嚕已遁去上聞之遣諭玉曰伊嚕信其逆黨達達楊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親來覘我不可不密為防閑其見在柏興賈哈喇境內更須留意賈哈喇者麼些洞土酋也大軍克建昌授以指揮至是從伊嚕叛玉至掩其不意而襲之遂降其眾因奏言四川地曠山險土番出入之地如馬湖建昌嘉定等處皆宜增置屯衛報可命玉班師還 十二月甲戌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兼東宮師保官以黃子澄進修撰命侍

東宮講讀 致異子澄乙丑進士是年定進士授翰林之制一甲三人俱授修撰二甲以下始授編修檢討此初言十八年廷試係花給第一練子甯第二黃子澄第三上以委故易丁顯第一因真花給第三而抑子澄入三甲

復進修撰也典彙所據與明史子澄後進修撰是年帝命侍東宮講讀欲進其秩因念子澄原係一甲三人被抑故第而於上抑置之本末未詳故也自靖難之後成祖遷都應天太學題名之碑已不可攷故野史所問異詞原以黃子澄進修撰一語攷之則其廷試時原係一甲三人而上抑之可概見也黃氏明貢舉攷畧別據他本旁注云花給一本作丁顯黃子澄一本作花給是各本所見不同之證黃氏亦但知其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蓋亦于明史進修撰

之語未詳攷也 是月安陸知州余彥誠以徵稅愆期逮至京師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上賜宴遣還么等亦預宴未幾擢彥誠為永州知府時上以重典繩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

賈同時有歸安丞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雷化典史杜漢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復其官更有因之遷擢者惟正以主簿立擢陝西參議則尤破格用之也 閏月戊戌命馮勝為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兵于

山西河南兼領屯衛事 是歲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初瑤既立遣其子爽朝賀入京師爽未歸而成

桂遂瑤遂篡其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此絕其年秋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國

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無嗣權臣李仁任以辛旽子禍主國事昏暴好殺至欲與師犯邊大將軍李

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禍負罪皇恐遜位子昌國人弗順啟請恭愍王妃安氏擇宗親權國事遂立瑤己及四

年昏戾信讒戕害勲舊子奭癡駘不慧王氏子孫無可當興望者中外人心咸繫成桂臣等乃以安氏命退瑤于私第帥國人耆老推主國事惟聖主俞允蓋成桂自爲之詞也上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上命仍古號曰朝鮮

論曰春秋莒僕弑其君以寶玉來奔及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文子臧武仲皆目之爲盜文子之言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盟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武仲之言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然則利其器而主其藏其爲凶德一也禮外盜而欲禁民盜是抱薪而救火也予觀洪武初高麗王顛被弑立其寵臣辛旽之子禍太祖惡之五貢不受請諡不許可謂大居正矣泊十七年貢馬二千匹始封其嗣王而諡其故君然猶曰五歲之約數倍償之許其能補過也海隅非中國所治禍之真僞不足深詰也若夫李成桂廢禡而立昌又廢昌而立瑤卒篡其國計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太祖于此討之可也卽不欲勞師襲遠絕之可也乃因成桂之請爲更國號又易其名是獎篡也是賞奸也若使太祖無欲豈肯爲之蓋太祖是時方開馬市所欲得者馬耳高麗貢馬歲不過五十匹王禍以二千匹償五年之貢猶有代金之輸

產請以馬代輸

非地所

表言金

也今旣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然則太祖固有成約矣其後仍循歲貢貢輒踰額不過始欲得鐵嶺之地繼出自成桂之謀所謂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至傳中所書成桂當更號易名之際一歲之貢多至九千八百餘匹太祖所酬不及其十之一而李且之所以嘗太祖者不禁懷易與之心前恭而後倨矣二十七年以後之表文始而謾語繼涉譏訕雖太祖不欲稱兵召衅而已爲外邦所輕矣況外盜未懲而欲求內患之甚豈可得哉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詔免天下耆民來朝 辛酉大祀南郊 是月都督僉事左副總兵徐司馬征建昌還至成都卒司馬年九歲無依上以爲義子從征數有功洪武初建北京于汴梁號重地以司馬賢特委任之宋國公馮勝方練兵河南會有星變占在大梁上遣使密敕勝且曰竝以此語馬兒知之其後屢有詔敕書官而

不名倚重與宋公等好文學性謙厚善拊循士卒在河南尤有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寒素雖戰功不及何文輝而雅量過之並稱賢將云 二月丁丑命晉王桐統山西河南軍出塞柵旣歸藩自此折節待官屬有

禮更以恭慎聞時上整飭邊防自燕王外惟柵數被重寄凡將兵出塞及築城屯田之事皆以委之 乙酉涼

國公藍玉坐謀反伏誅 攷異諸書皆系之二月紀事本末書正月乙酉正月無乙酉也本紀書二月乙酉年表同今從之 玉長身頰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

開平旣沒數總大軍多立功上遇之厚寢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

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樂後又以在軍私元主妃事上戒勅之玉猶

不悛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洎西征還以太孫立命兼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穎兩公下曰

我不堪太師邪比奏事多不見聽益快快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鞠訊獄

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尙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爲變

將俟上出藉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凡萬五千餘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上又以是

疑宋國公馮勝等卽日召馮勝傳友德常昇王弼還初玉征納克楚歸言于皇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

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蓋玉爲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無

意而語噴噴聞于燕王遂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頗言諸公侯縱恣不法將有尾大不掉憂上由是益疑忌

功臣不數月而玉禍作己丑上手詔布告天下命條列爰書頌逆臣錄 藍玉之獄詹徽從皇太孫錄其事玉

不服徽叱令速吐實毋株連人玉大呼徽卽臣黨遂竝坐 攷異事見臣林記三編摺摺入今從之 時有吳縣名士王行父子皆坐

玉黨死初青丘高啟家北郭與行比鄰時有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

郭十才子行以洪武初有司延爲學校師已謝去隱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視之玉館于家數薦之于上

得召見竟以是及禍又順德孫蕢曾徵修洪武正韻授翰林院典籍出爲平原主簿蘇州府經歷坐累戍遼東

及玉敗大治其黨以蕢嘗爲玉題畫遂論死臨刑作詩長謳而逝 攷異事見明史文苑傳今據書于玉誅之次 庚寅耕藉田 是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書言五事其末言今華夏治安北寇遠遁止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置

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請自今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上觀其言有可采者授爲太和縣丞 三月辛亥命代王桂帥護衛兵出塞聽晉王節制桂時方就藩以上大同糧餉艱遠令立衛屯田以省轉運至是始命之出師 詔

長興侯耿炳文練兵陝西 丙辰詔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燕二王節制 庚申詔

燕王棣晉王橐總制北平山西軍事大者方奏聞 壬戌會甯侯張溫坐藍玉黨誅 是月頒示稽制錄于

功臣上卽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攷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皆因時損益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恣或任情廢法及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因詔儒臣稽攷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

之多寡及各號虛實之等第編輯成書御製序文頒示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侈之萌 夏四月乙亥孝感

饑有司請發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貸貧民上遣行人馳驛往給之竝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待奏請道途往返

動經旬月民之饑而死者多矣自今凡遇歲饑皆先貸後聞著爲令 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誅察罕納

克楚子也 致墨紀事本末書三月辛酉誅張溫察罕據本紀誅張溫在壬戌 戊子周王橐及其世子有燉來

朝 庚寅早詔羣臣言得失省獄囚 以吏部主事翟善署吏部尙書詹徽傅友文既誅命善署侍郎事尋遷

署尙書善明于經術奏對合上意上曰善雖年少器宇恢廓它人莫及也欲爲營第于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成

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益以爲賢 除期服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

赴至是吏部言期年奔喪皆令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煩數曠官廢事自今

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喪不許奔赴但遣人致祭制曰可 攷異諸書多系之二十三年閏四

事在是年之四月典彙所載年分亦同今從禮志 五月有陝西民謫戍邊中途病其弟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竝

罪監送者上聞之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之是亦有人心矣賜其弟道里費竝賞監送者 六月進戶

部侍郎郁新工部侍郎嚴震直竝爲本部尙書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

府官分直文華殿侍皇太孫進講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一日太孫侍上側見邏者獲盜七人徐目之言于上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上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是以知其非盜也上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是月欽天監副李

德芳上書請仍依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厯元其畧曰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爲厯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

每百年消一日其法至密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厯元不用消長之法以考春秋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天正冬至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不合實測今宜復用辛巳爲元及消長法疏入元統奏辨

上曰二說皆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然朝臣多是德芳言自是大統厯元雖定用洪武甲子而

推算仍依授時法攷異憲章錄書于是年之七月證之明史歷志是也惟德芳憲章錄芳作秀今摺歷志 八月癸未秦晉燕周齊五王來朝 九月癸

丑代肅遼慶甯五王來朝 上以胡藍二黨誅殺過當乃下詔今後赦其餘黨皆勿問 甲子以鄭濟爲左春

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時上以太孫初立欲增置東宮官屬乃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工部尙書

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上曰朕素知鄭氏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可竝徵兩家子弟以勸天下濟卽鄭

湜等兄弟行也初浦江王澄慕鄭氏家法令其子孫同居一時孝友之名鄭王竝稱方鄭湜授福建參議時上

命復舉所知湜以王澄之孫應對亦授參議勳卽應之從弟也 是月命崇山侯李新開贛脂河以通浙運諭

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舍舟登陸轉輸甚難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

溺者多今欲自畿甸近地鑿河流以通于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特命爾往督其事自此漕運悉由常鎮矣

冬十月丙申擢國子學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授行省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參議等官時雖設科而國子

監生與薦舉人才悉參用之一時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是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府學攷異漕港史稿系之正月

今據明史禮志 十一月各省學官秩滿來朝上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令直言無隱有秦州訓導門克新對詞亮直

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詞工贍上擢克新爲左贊善俊華爲右贊善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 十

二月命儒臣輯歷代諸王宗室爲惡及悖逆者編次成書命曰永鑑錄頒賜諸王 是歲覈天下土田凡八百

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及夏稅秋糧之實數 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內外衛三

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朝鮮李成桂以篡故朝貢愈謹乃以是年二月進馬九千八百餘匹詔給紵絲棉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酬之其年六月又表謝貢方物竝上前恭愍王金印請更己名曰旦許之時遼東都指揮使奏朝鮮招引逃軍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上遣使詰責且懼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上亦不深詰也 安南黎季犛弒逆事覺詔廣西守臣絕其貢使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南郊 辛酉命曹國公李景隆爲平羌將軍填甘肅 詔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

民先是命戶部遣耆民于各郡縣糴穀置倉儲之民間委富民守視以備荒歉至是戶部議以粟藏久致腐宜貸于民而收其新者乃有是命 是月上諭五軍都督府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

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甘酒嗜音博弈游戲一旦襲職弓矢不諳能爲國家効力乎近揚州衛指揮使單壽襲其父職帥兵泰州捕寇猝與賊遇遂懼而走由其素不練習故耳自今武臣子弟年及二十五軍都督府試其騎

射閱習者許襲否則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中者給全俸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 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高巡視兩浙 三月庚子朔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丑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

侯吳傑練兵防倭于浙江 庚戌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饑煖則忘寒卒有不虞將何以備其廣諭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竝授以種法而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欽墨本紀書之是年三月庚戌紀事本未誤作四月四月無庚戌也今據

史 甲子以四月底平收藏甲兵示不復用 是月命韓王松藩王模省視秦晉燕周齊王以敦友悌 夏五月癸亥以修撰任亨泰爲禮部尙書自李原名致仕後禮臣多碌碌無聞亨泰以廷對第一爲上所器重遂擢

拜之 六月癸酉上御便殿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喜則矜其所長而志滿將恃才以傲物憂則知其所不足而志下

必能虛心以受人以是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可勿鑒諸 阪異諸書皆系之六月證之洪武實訓則是月癸酉也今據之 秋八月甲戌命吳傑及永定侯張銓練兵備倭于廣東竝率致仕武臣

行 乙亥遣國子監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諭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因地勢修治之復諭

諸生曰周時井田制行有儲防溝遂之法故雖遇旱澇民不爲災秦廢井田溝洫之利盡壞于是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興惟有司奉行不力則民受其患今遠爾等分行郡縣毋妄興工役毋拮克吾民尋給道里費遣之 丙戌陝中階文二州軍亂詔都督甯正爲平羌將軍討之 九月庚申奉勅輯寰宇通志書成計封域廣輪之數東起朝鮮西控土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凡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九百四里是月命徐輝祖節制陝西沿邊諸軍 詔禮部議旌表例時有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禱于岱嶽祠誓以母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愈竟殺其二歲子山東守臣以聞上怒其滅絕倫理命杖之百戍海南乃召尙書任亨

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謹其醫藥卧冰割股事非恒經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墮宗絕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行戒諭倘愚昧無知聽其所爲亦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效異事見明史任亨泰傳在是年輯覽三編系之九月按亨泰以是年五月拜禮部尙書明年八月使安南則議旌表例正是時也今據書之

冬十月己丑停建岷王宮殿以雲南民力未紓俟十五年後作之未晚 是月倭寇金州 十一月乙丑頴

國公傅友德坐事誅友德嗜啞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上屢敕獎勞子忠尙壽春公主女爲晉王世子妃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上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欲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至是坐法賜死以公主故錄其孫彥名金吾衛千戶 越州首阿資復叛詔西平侯沐春會平羌將軍何福討之 十二月乙亥定遠侯王弼坐事誅弼與馮勝傅友德同時召還藍玉之

誅也友德內懼弼謂友德曰上春秋高且夕且盡我輩奈何上聞之遂相繼賜死 是歲命博士錢宰等編輯書傳會選成初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它注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尙書唐鐸薦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詔行人馳傳徵至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上

時賜宴于江東門酒樓宰等賦詩謝上大悅諭諸儒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辛年最高請留上喜至是書成頒行天下厚賜宰馳驛歸年九十六而卒美和以洪武初爲國子助教與聶鉉貝瓊齊名 朝鮮李旦遣其子入貢賜宴遣還安南黎季犛再遣使由廣東入貢仍卻之

明通鑑卷十一

紀十一 起旃蒙大淵獻盡著
雍操提格凡四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階文寇平時洮州蠻叛詔秦王棟帥諸衛兵討之復命甯正以兵從王受節制
丁未大祀南郊 甲子沐春等平越州禽阿資斬之初春將進兵與何福謀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
姻亞展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縻繫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授首必矣遂趨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
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陰結旁近土官誦其所在在樹壘斷其糧道賊困甚已出不意擣
其巢遂陣斬阿資竝其黨二百四十人皆誅之尋分兵破廣南酋儂貞佑俘斬千計福分徇甯遠禽其酋刀拜
爛餘眾悉降 是月命周王橐晉王桐帥河南山西諸衛軍出塞屯田燕王棟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竝諭
晉燕二王以備邊十事 二月丁卯宋國公馮勝坐事賜死勝自征金山還屢以細故失上意上嘗戒勝曰天
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勝嘗築稻場瘞甌其下以碌礮碾之
取有鞞鞞聲走馬以爲樂有告勝場下瘞兵器者遂坐法或曰上召勝飲之酒歸而暴卒蓋自誅藍玉召還識
者已知其不免也 甲戌以工部侍郎王儁爲本部尙書 己丑諭戶部編民百戶爲里昏姻死喪疾病患難
里中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穫通力合作以教民睦尋又令民間鄉里各置木鐸一耆老每月振之徇于
道路以儆鄉愚又四時置一鼓遇農事則里長擊之聞鼓聲皆至以驗勤惰 三月癸丑秦王棟薨先是棟奉
詔征叛番至洮州番懼而降上悅賚予甚厚至是薨上賜諡冊曰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諡者天下之公朕封建
諸子以爾年長首封子秦期永綏祿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殞厥身其諡曰愍王元妃爲故元河南
王庫庫之女弟王薨妃殉焉一時竝以忠烈稱 夏四月辛未詔停造遠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
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懷
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

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迤東鄰近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啟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六月壬申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辛巳總兵周興等自開原追元遺寇至浦答迷城不及而還 己丑上御奉天門諭廷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灼見情僞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使人知所儆思此特權宜處分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止宜循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刑劓鬲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又申諭自後嗣君毋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又定制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會議取上裁法司止許舉奏毋得擅逮皆令勒諸典章著爲令 秋七月戊戌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令廷臣勿表賀 是月有道士獻書論長生術上曰朕爲天下主將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卻之初鄭國公常茂謫龍州龍州者廣西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爲龍州知州許世襲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嗣會常茂至州貼堅妻黃以愛女孛茂爲小妻擅州事亡何茂病死黃與宗壽爭州印相告訐或構蜚語謂茂實不死宗壽知狀上怒責令宗壽獻茂竝遣致仕尙書唐鐸往諭宗壽獻茂詣闕而宗壽終不敢出于是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皆梗化八月丁卯詔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指揮韓觀都督僉事宋晟副之師未至鐸自龍州還奏茂實前死宗壽尋伏罪請朝詔罷征龍州命文等移師討奉議南丹諸叛蠻攷異潛菴史稿記唐鐸使龍州是在年四月甲申其自龍州還則八月辛巳也本紀及諸書皆係征龍州于八月丁卯去辛巳僅十四日是師尙未至而鐸已還且趙宗壽服罪卽在其時故本紀系之九月然則鐸之招諭龍州其爲四月明矣今據土司傳係以初字竝叙鐸奉使于八月丁卯之前 又按史稿別系宗壽服罪于九月丙申蓋與唐鐸先後 至本紀因鐸之還而書之 戊辰致仕信國公湯和卒和自歸第歲一朝京師二十三年來朝正旦忽感疾失音上卽日臨視遣還疾少間復命其子迎至都令以安車入內殿宴勞備至去年病寢篤不能興上思見之詔以安車入覲手拊摩與叙里閤故舊及兵興艱難事和不能對稽首而上爲流涕賜金帛爲葬費遣歸至

是卒年七十和前守常州時請事不得醉出怨言上聞而銜之錫其過于鐵券晚年益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媵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見布衣時故交遺老歎如也同時公侯宿將坐黨事先後麗法鮮免者和獨以功名壽考終追封東甌王諡襄武 九月丁酉免畿內山東秋糧 戊戌崇山侯李新以事誅新以營孝陵功封後又命改建帝王廟于鷄鳴山頗有心計將作官吏視成畫而已以洪武二十三年遣就第時諸勳稍僭肆上頗嫉之以黨事緣坐者眾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上是之尋命禮部纂稽制錄頒之公侯于是武定侯郭英還佃戶輪稅信國公湯和還儀從戶曹國公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也 庚戌頒皇明祖訓初上命陶凱等編輯祖訓錄自爲之序命大書揭于右順門之西廡隨時損益至是重加更定名曰皇明祖訓序中言創業之君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更事亦熟以視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又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以干天和此甚不可書成頒示中外復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奸臣論毋赦 閏月庚寅定減諸王歲供之數初洪武九年定諸王歲支祿米五萬石至是上謂戶部尙書郁新曰朕今子孫眾多天下官吏軍士日增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支以足軍國之用于是定議減五之四竝郡王公主以下皆議減有差著爲令 冬十月庚子冊光祿卿馬全女爲皇太孫妃 定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爲一世以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臨時自定合二字爲名編之玉牒 十一月乙亥楊文等討奉議蠻平之時上仍遣唐鐸參軍事文等發廣西都司護衛官軍二萬調田州泗城土兵三萬餘人至奉議蠻蠻入山林據險自固文督諸將分兵勦捕復調參將劉真等分道攻南丹左副將軍韓觀等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叛蠻悉平之鐸相度形勢奏請置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填以官軍皆報可 十二月壬辰詔河南山東桑棗及二十七年後新墾之田皆勿徵稅 是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

岸五千四十八處水利既興田疇日闢一時稱富庶焉 是歲置皇城四門倉儲糧以給守衛軍增京師諸衛

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等縣倉儲糧以資北征 安南黎季犛聞兩絕貢使而懼比征龍川季犛愈懼是

年之秋上遣尙書任亨泰嚴震直使安南諭日焜毋自疑但慎守邊境毋助逆毋納叛為述朝廷用兵之故以

安慰之尋又遣尙書楊靖諭輸米八萬石金千兩銀二萬兩餉龍州軍季犛言龍州陸道險請運至憑祥洞靖

不可乃令改水運輸二萬石于洩海江江距龍州止半日靖因言日焜年幼國事皆決于季犛乃敢觀望如此

請足之上以趙宗壽已納欵移征向武諸蠻遂令輸粟二萬石而免其金銀預撰明史七卿表任亨泰嚴震

焜也尋又遣楊靖使安南責之餉龍州軍土事見靖傳此三人奉使皆在唐鐸之後並系于是年記安南事下二十九年春正月壬申大祀南郊 是月以詹事府丞

杜澤為吏部尙書左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尙書克新以亮直見重尋引疾上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居數月

卒 二月癸卯湖廣郴桂諸蠻亂詔征虜將軍胡冕討平之 辛亥甯王權上言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道上

恐有邊寇往來上曰狡寇多奸此必示弱誘我也于是詔燕王棣帥師巡大甯周世子有燉帥師巡北平關隘

是月命濬常州之犇牛呂城二壩以通浙運 三月辛酉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甲子燕王帥諸軍北至察

察爾舊作徹遇寇敗之禽其將布琳舊作李林特穆爾等數十人追至烏梁海城又敗哈拉固等舊作哈而還 壬

申行人司副楊砥上疏言揚雄為莽大夫詒譏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

廟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上是其言詔罷楊雄從祀增祀董仲舒預撰事見明史禮志永之廿八年憲章錄及

上書年月二書摺秋八月丁未免應天太平五府田租 是月四川鄉試聘方孝孺及茶陵陳南賓為典試

官孝孺在蜀名重一時而南賓時為蜀府長史蜀王好學與孝孺並見敬禮造安車以賜南賓又為構第各安

老堂一時蜀中典試稱得人預撰事見桂彥良傳證之遜志齋集亦云是年蜀中校士蓋二人時皆 九月乙

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餘人入朝大賚之各進秩一級 是月命甯王權編輯通鑑博論益仿編年兼綱目

書法例也其書至正二十六年韓林兒事則云廖永忠沈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蓋其書

法大都奉上指示云預撰事見其不義而殺之前於至正二十六年下已辨之矣茲更揭書以見太祖之特筆云 殺

監察御史王朴朴性鯁直數與上辨是非上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汝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朴同州人

反異此事明人書皆不載惟明史朴傳記其事但無年月耳三編特

系于是年九月據實錄也 冬十月辛亥熒惑犯上將 十二月癸卯熒惑守太微垣 是歲再逮永州知府余彥誠尋釋

之復其官同時有知縣齊東鄭敏儀真康彥民岳池王在安肅范志遠當塗孟廉定遠高斗南及丞懷甯蘇億

休甯甘鏞當塗趙森凡十人竝先後以事逮者老詣闕具其善政以聞上復嘉之賜衣鈔遣還竝賜香民道路

費諸人既還任政績益著尋舉廉吏數人竝列其名于彰善榜聖政記以示勸焉又有知縣靈璧周榮宜春沈

昌昌樂于子仁丞新化葉宗凡四人竝以部民叩闕立擢知府而一時如懷甯丞陳希文宜興主簿王復春以

善政擢已知其貪肆旋寘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

攷異余彥誠凡兩逮兩釋一爲安陸知州時三編書之二十五年十二月者是也此則擢永州知府後復以事被逮見明史列傳二十八卷贊中以爲二十九年憲章錄

及典彙同今據之惟二書皆系之是年十二月與二十五年之月分同恐未必然今系之是年之末竝據贊中

增入先後被逮之十人等 詔重定東宮儀制以諸王皆尊屬命朝太孫于內殿行家人禮 更定六部諸司官屬竝通稱

清吏司 初上平定中原征南諸將及雲南越州之功賞格雖具然不預爲令至是始定沿海捕倭之賞格凡

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定軍士水陸禽殺倭賊皆賞銀鈔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丙寅大祀南郊 初太僕寺掌養馬之政各行省設羣牧監隸焉十八年罷羣牧監以其馬歸

有司牧養至是因西番馬市開孳息漸蕃丁卯始置行太僕寺于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如京師太僕寺之

秩是時上留心馬政以備邊防朱守仁以楚雄知府上計入朝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于江北滁洲諸處

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一時馬政之修實自守仁始 己巳詔左都督楊文屯田遼東 甲戌詔授

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西將軍武定侯郭英副之以備西北邊時諸勳臣坐胡藍二黨誅僂且盡炳文以開國功

臣榜列其名與大將軍達爲一等是時元功宿將無出其右者英兄弟貴顯女弟爲甯妃恩寵尤渥上自起兵

以來存者僅炳文與英二人而炳文亦年踰六十矣

月河縣盜起詔耿炳文討之是月始置雲南按察使司以禮部員外郎侯泰為

刑部左侍郎司務暴昭為刑部右侍郎因河縣之亂而命將也今據本紀於是月下分書之汜縣盜起詔耿炳文討之

二月庚寅水西蠻叛詔右都督僉事顧

威為征南將軍會平羌將軍何福討之是月黃巖儒士陶宗儀帥諸生赴禮部試讀

大誥賜鈔歸宗儀少試有司一不中即棄舉子業於古學無所不窺元季舉行人辟教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

署為軍諮亦不赴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舉人才皆及宗儀輒引疾不赴晚歲有司聘為教官

非其志也至是仍不受薦擢歸久之卒著有輟耕錄于元代軼事多所攷證云洪武三十年率諸生赴禮部試

讀大誥賜鈔歸試禮部在是月今系之二月之末三月癸丑朔賜陳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古州蠻林寬作亂攻龍里陷

之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皆戰死寬遂犯新化突至平茶千戶紀達帥壯士突陣殺數人寬走已而煽結諸

蠻勢復熾官兵捕之不克致異諸書或系之三月或系之四月蓋一據奏至一據出壬午熒惑入太微垣凡

八十日熒惑之入太微凡八十日今據增是月刑部奏請加叛逆法宜依漢制夷三族上曰古者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漢用秦法未免過重今律已定勿有所更固請不許是科始命乙榜舉子署教諭訓導等官其

年未三十不願署者聽之夏四月己亥授湖廣都指揮使齊讓為平羌將軍帥兵五萬征古州蠻壬寅顧

成何福等會討水西俘斬叛蠻數千人土酋居宗必登遁禽其黨魁誅之水西平是月詔燕王棣築大同城

楊靖嚴震直自安南歸靖與震直前為尙書皆坐事或免或降至是以出使有功擢為左右都御史未幾靖

坐事誅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寅頒大明律誥上之定律也草創于吳元年損益于洪武六年整齊于

二十二年屢經更定而大誥所頒率多峻令出自一時權宜非上之本意也至是始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

要略附載于律既成上御午門諭廷臣曰朕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除頑刊著為令行之既久犯者猶

眾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調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于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

知故令刑官撮要附于律文各條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褻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例

論斷令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俾天下知所遵守初刑部請將比年律條依類編次上特改名例律冠于篇首又

首列刑圖次列禮圖刑圖凡一首爲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分其輕重之等也次爲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錄著其長短廣狹之度也禮圖凡八皆以服制表之凡係族親有犯視其服之等差以定刑之輕重故有因禮以起義者如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則毆殺之律與嫡母同罪舅姑服皆斬衰三年則毆殺罵詈之律與夫之于父母同罪書成論太孫曰刑原于禮此書首列刑圖次列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于本條下卽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德總列各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上覽而善之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乙卯詔楚王楨帥師討古州蠻湘王柏副之楨不親蒞軍請餉三十萬詔書詰責又以熒惑之變令謹天戒命城銅鼓衛而還 己巳敕晉燕代遼甯谷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寇至則乘其懈或邀截要路擊之 南宮之試士也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借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官得泰和宋琮等五十一人北士無預者諸生言三吾南人私其鄉上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實屬之上益怒信與信蹈及陳郊等皆論死三吾以老

與宋琮同戍邊致異通紀吾學編俱言三吾暴卒論之明史三吾本傳言三吾以老戍邊又云建文初召還久之卒並無暴卒事也今據本傳六月辛巳上親策諸貢士再賜韓克忠等六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皆北士及川陝人也時稱爲春夏榜亦稱南北榜云 己酉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初詔西番互市始設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令番人納馬易茶竝嚴禁私茶出境時倫奉使

至川陝輒載巴茶越境貿易所在不勝其擾陝西布政司檄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車至五十兩蘭縣河橋司巡檢被捶不堪訴于朝上大怒遂坐法竝保等誅之茶貨沒入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賜敕哀嘉

秋七月致仕尙書唐鐸卒 八月丁亥河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于滎陽高阜以備不虞 甲午詔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練兵河南 己亥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尙書 是月諭工部移文諸王不許

私有與作有不可已者必以上聞 九月庚戌耿炳文等討漢沔寇高福興等悉誅之宥其宥從之民凡四千餘人致異平沔寇三編系之八月並叙其正月爲亂之事明史本紀書九月有日今分書之 麓川思倫發之降也上遣行人李思聰往諭歸國適其部

長刀幹孟叛思聰以朝廷威德論之叛者稍退而倫發欲倚使者服其下強留之賂以象馬金寶思聰不受歸述于上竝詳紀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甚悉蓋知刀幹孟之必將終叛備征討也初平緬俗不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言因果報應倫發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礮火礮之具倫發嘉其技能遂與僧竝貴寵在諸部長上刀幹孟等不服戊辰刀幹孟叛與其屬帥兵攻逐思倫發倫發孛家走雲南西平侯沐春遣送至京師 齊讓奉詔討古州蠻逗留不進乙亥詔授楊文爲征虜將軍代之 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運時以太地軍餉贏羨又方輿屯種之利遂罷之 辛卯詔耿炳文練兵陝西 乙未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初上以太學爲京師首善之地而文廟規制殊隘乃命工部改作其制皆上所規畫大成殿門各六楹櫺星門三東西廡七十六楹神廚庫皆八楹宰牲所六楹 十一月癸酉詔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等副之討刀幹孟竝遣思倫發還滇論春以兵送之 是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十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爾乃費之于一衣豈非暴殄命切責之 十二月乙巳思倫發還雲南至潞江沐春遣人告刀幹孟令迎其主歸竝傳上命如怙終不臣卽興師討之 是歲因江浙閩廣之民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涌園法益壞乃命復申交易用銀之禁又以陝西逋賦困甚諭戶部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歲許任土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于是戶部定鈔一定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疋石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上猶以爲重命金銀折米之數仍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如議 改太常司爲太常寺官制如舊又改侍儀司爲鴻臚寺陞秩正四品設官六十二員又設外夷通事隸焉 初安南入寇思明屢侵州境思明土官黃廣成訴于朝言自元時設思明總管府所轄左江州縣東上思州南銅柱爲界元征交趾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萬戶府其後交人攻破永平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所屬五縣地乞詔諭安南仍畫銅柱爲界以五縣地還臣上命行人陳誠呂讓往諭之季犛執不從又爲日焜書移戶部上知其終不肯還曰蠻觸相爭自古爲然彼恃頑必召禍姑靜以俟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大祀南郊 乙丑上以山東河南多惰于農事詔戶部遣所舉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

耕種具籍所種田地與歲收穀粟之數以聞 二月辛丑古州蠻平先是楊文未至齊讓已俘林寬送京師上

命文討其餘黨俘獲三十岡等處洞蠻二千九百人以歸遂班師 刀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加兵乃遣人

詣西平侯請入貢是月沐春以聞且奏言幹孟此舉蓋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忽都其言未可信忽都者倫發所

部不附幹孟者也上遣人諭春曰遠蠻詭詐誠有之姑從所請審度其宜毋失事機春以兵送倫發于金齒幹

孟竟不納乃遣何福及都督瞿能等以五千兵往 倭寇山東甯海州百戶何福戰死指揮陶鐸擊敗之尋寇

浙江之海澳千戶王斌鎮撫袁潤俱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 按異明史本紀係倭寇甯海于是年二月乙酉甯

是所寇凡兩省明史外國傳不見譚之潛菴史稿寇山東 三月詔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殿 夏四月庚辰

廷臣請討朝鮮上不許初李旦以更國更名上不深詰輒懷易與心自二十七年以來貢表文詞多謾詔詰責

之則諉之門下官鄭道傳所撰及命逮道傳則又以病不能行辭至是來賀本年正且表涉譏訕上以其僻在

海隅不欲稱兵召覺惟拘留其兩次所遣之使以為亂邦構衅皆此輩為之也 是月敕燕王棣率諸王防邊

諭曰北騎南行不寇大甯即襲開平可召西涼開平遼東諸將分左右翼爾與代遼甯各諸王居中策應彼此

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饑而實飽外鈍而內精其毋忽 按異此據紀事本末所記大略書之是時秦晉二王已

太祖實錄所云四月乙酉敕燕王防秋者即此至五月戊午之敕則專敕楊文郭英之從燕遼二 五月丁未

王實錄又增入乙亥再敕燕王節制諸軍之語明史三編節而書之是也辨見五月戊午條下

何福等討刀幹孟帥兵踰高良公山直搗南甸大破之殺刀名孟斬獲甚眾回兵擊景平寨寨憑高據險堅守

不下官兵糧械俱盡賊勢益張福使告急于沐春春帥五百騎往援乘夜至潞江詰旦渡車騎馳躡揚塵蔽天

賊不意大軍至驚潰遂破之乘勝擊崆峒寨賊皆夜遁刀幹孟遣人乞降詔不許命春俟變討之 甲寅上不

豫然臨朝決事如平時 戊午詔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禦開平均命聽二王節制 致

明史本紀是年五月戊午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禦開平俱聽燕王節制三編發明云

考明太祖實錄是年四月乙酉敕燕王防秋五月甲寅帝不豫戊午敕都督楊文郭英乙亥再敕燕王節制諸

軍此皆重修之太祖實錄不可盡信又云二十八年秦王卒是年三月晉王卒燕雖勢居龍固然燕王節制諸

燕王王弼從晉王俱聽節制是聽晉燕二王節制也是年書法同則謂楊文之從燕王郭英之從遼王亦是聽
燕遼二王節制耳非與遼王共聽燕王節制也今據太祖實錄書于四五兩月而刪去燕王總制諸軍語餘詳
攷證

中 是月以言事擢暴昭爲左都御史尋遷刑部尚書又擢天策衛知事周璿爲左僉都御史 閏月癸未

帝疾大漸乙酉崩于西宮年七十一遺詔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以期有益于民奈起

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夙昔憂慮常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

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弼以福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

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帝天授智勇統一

方夏緯武經文爲漢唐宋諸君所未有肇造之初沈幾觀變次第經營故自述其取天下之略起事東南收功

西北如操券刻符莫之或爽卽位以後考定禮樂訪求賢材澄清吏治整肅宮闈廣開屯田以足兵食興修水

利以勸農桑用能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豈非所謂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者歟惟其懲元政廢弛治尙嚴峻晚

年誅僂過多功臣芟夷略盡亦足爲盛德之累云 辛卯皇太孫卽位大赦天下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是日

葬帝于孝陵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 攷選明史本紀書上廟號於五月辛卯葬孝陵之下通紀及建文朝野類

諡號不應遲至甲辰且甲辰乃閏月二十九日亦非六月也今據本紀仍系之葬後 詔行三年喪羣臣請循前代以日易月之制諭曰朕非效古人亮

陰不言也朝則麻冕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丙申詔文臣五品以上及

州縣官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詔省併州縣革冗員 以齊泰爲兵部尚書黃子澄爲太常卿兼翰

林院學士同參軍國事泰溧水人以洪武二十八年擢兵部侍郎太祖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

袖中出手冊以進太祖奇之上爲皇太孫亦雅重泰其時子澄方進修撰伴讀東宮一日太孫坐東角門謂子

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

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上是其言至是燕王自北平奔喪援遣詔止之于是諸王皆不
悅流言煽動聞于朝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于是始與泰建削藩之議 攷選明史
皆系之六月諡之七卿表泰以五月任兵尙諸書以爲太祖遺命則閏五月 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言燕王知
表脫閏字也泰等五月授官六月命參軍國事本紀並系之是月今從之

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夫將萌

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問敬曰燕王朕骨肉至

親卿何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竟不報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之下此誤據野史也

元年二月燕王並無來朝之事永樂實錄亦不載明史三編刪之是也今據三編及明鑑系卓敬上書于是年之六月秋七月長星西隕詔行寬政赦有罪獨遺賦

削藩之建議也齊泰與子澄謀之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削之有名今

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會周王櫛次子有燭告櫛謀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乃命

曹國公李景隆以備邊為名馳至開封執櫛歸文元年二月非高后所生明矣辨見攷證中○韻書無燭字但有徵漢中府教授方孝孺至擢翰林院侍講初上在東宮

燭字明史作燭三編又作燭然實錄作燭今從之徵漢中府教授方孝孺至擢翰林院侍講初上在東宮

素聞孝孺名甫即位令馳驛召還日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輒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

就晨前批答之又以檢討陳性善薦召前監察御史韓宜可于雲南入拜左副都御史 八月上欲釋周王使

復國泰與子澄不可久之不決出相與言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入言之乃廢櫛為庶

人文元年二月王桂岷王榘等于是燕王益疑懼 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

民 是月以雲南布政陳廸為禮部尙書 九月西平侯沐春卒于軍初太祖命春討刀幹孟幹孟乞降詔春

勿受仍總滇黔蜀兵攻之未發而春卒上命左副將何福代領其眾春材武有父風積功授都督僉事羣臣請

試職太祖曰兒我家人勿試也遂予實授英卒襲爵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

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為立祠祀之賜諡惠襄無子弟晨襲爵 冬十月熒惑守心文元年二月

方兵起在明年某月日上以為妄言逮至將修之濟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驗死未晚詔下之獄已而燕

兵竟起如其所推之月日濟朝邑人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遼州人以洪武中旌孝行授職尋以決事不稱旨

上書見明史牛景先傳中亦不著熒惑守心事三編記守心亦時 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之學上書言北

不著程濟上書事今據紀事本末牽連記之意即初修實錄也

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之下此誤據野史也

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之下此誤據野史也

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之下此誤據野史也

論成貴州關索嶺太祖嘉其孝許其弟姪代役至是以詔辟赴吏部因上書論時政時削藩議起魏獨以為不然其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蓋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則不削之削也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有不法者初犯宥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悛則告太庭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上嘉之而不能用上有疾晏朝御史尹昌隆上疏諫其略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懈弛曠官廢事非社稷之福也書入左右請以疾論之上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命頒其疏于天下初僧道

行從燕王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屏人語及高祖崩以次削奪諸藩周湘代齊岷等皆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燕王起兵王曰民心向彼奈何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珙善相人術有異傳洪武中遇道衍于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幸自愛至是以道衍薦召至北平王襟衛士類已者九人操弓矢飲于肆珙一見卽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此王乃起去召珙入府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王意益決與道衍選將練兵收召材勇異能之士久之事遂露時有以燕齊事告變者上問子澄孰當先對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寘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亟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對曰今北邊有寇警請以防邊為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十一月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竝受密旨伺察燕事

詔求直言竝薦舉山林才德之士 十二月癸卯朔癸丑朔按癸丑乃是月十一日非朔也疑卯字之誤今據本紀上以明年將祀南郊乃詣郊壇省牲滌器禮畢還宮 征虜將軍何福破斬刀幹孟降其眾七萬又分兵徇諸寨悉平之于是思倫發始還平緬麓川遂定 是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

還鄉里 召宋懌于茂州懌濂之孫也濂卒于夔一時家屬悉徙茂州至是上追念濂為興宗舊學召懌還尋

授翰林 燕府長史葛誠奉燕王命奏事京師上召見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對上遣誠還使爲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心疑之致異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系之建文元年正月證之明史葛誠附傳中言洪武之末則是誠至京師在本年諸書据其使還之月也今系於十二月之末

明通鑑卷十二

紀十二 起屠維單闕盡重光 恭閱惠皇帝 按明建文無諡至我大清乾隆元年追諡恭閱惠皇帝謹据三編明史書之

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受朝不舉樂 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 是月敕修太祖實錄以禮部

侍郎董倫王景爲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高遜志副之召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教授胡子昭崇仁縣訓導羅

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時楊士奇以布衣被薦徵爲教授方行修撰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同

召俱授翰林充纂修官上復命侍講學士方孝孺總其事 致異明史本紀書修太祖實錄于正月据廖昇傳正

紳胡子昭楊士奇羅恢程本立皆爲纂修官按李貫舉二年進士則預修史之役在後而明史王良傳亦言良

總史事又有南昌知府葉惠仲以修實錄指斥靖難族誅是皆後入之人若是年正月之敕同時並命据野獲

編凡九人又方孝孺傳言孝孺修實錄爲總裁三編亦据書之今摺入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

修之實錄沈氏所謂解縉盡焚舊草者此也然則剪燕手足一語乃初修之僅存者

康皇帝庶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妃呂氏曰皇太后冊妃馬氏爲皇后立皇長子文奎爲皇太子封

弟允熲爲吳王允燈衡王允熙徐王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爲牧養重農

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振罹災貧民旌節孝痿暴骨蠲荒田租衛所軍戶絕者除勿勾 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

吏士 是時諸王入賀京師徑行皇道登御陛御史曾鳳韶待班劾之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官中乃叙叔姪

之情不報 致異明人所記及紀事本末皆於是年二月書燕王來朝明史稱例議辯之以爲必無之事 四庫

載枝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叙據隨侍燕王還北平住坐云云據此則來朝明矣第不知所云貼黃者果足徵

信否也予謂建文改元詔王賀是其所當行也 更定官制用學士方孝孺議也升六部尙書爲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

爲御史府都御史爲御史大夫罷十二道爲左右兩院左曰拾遺右曰補闕改通政使司爲寺大理寺爲司詹

事府增置資德院翰林院復設承旨改侍讀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讀侍講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又殿閣大學士竝去大字各設學士一人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增設正心殿學士一人其餘內外大小諸司及品級階勳悉仿周禮制更定時論以爲不急之務而孝孺志在復古上悉從之 以景清練子甯爲御史大夫 三月甲午京師地震求直言罷天下諸司不急之務 是月上釋奠于國子學文廟

陳瑛自山東按察司調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瑛與右布政曹昱副使張璉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詔逮瑛至京師尋謫廣西于是敕都督宋忠帥兵三萬屯開平又敕都督耿璉練兵于山海關徐凱練兵于臨清調北平永清二衛軍于彰德順德璉炳文子也竝密諭張昺謝貴等嚴爲之備 遣刑部尙書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行天下昭至北平得燕王諸不法狀密奏之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皆以罪廢爲庶人 太祖之崩也諸王世子及郡王皆在京師遺命三年喪畢遣還燕世子及高煦

高燧預焉時燕王方稱疾遺詔至遣人扶掖哭臨又數月乃上書乞遣三子歸視疾齊泰勸上勿許且請收之黃子澄曰不若聽之歸以示不疑乃可襲而取也上從子澄言竟遣還燕世子兄弟魏國公徐輝祖甥也輝祖亦勸上留之且密奏曰三甥中高煦尤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它日必爲大患上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甯皆力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祖廢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至則燕王大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于是反志益決

汲異明史本紀系之是月而野史所載謂燕王遣世子二王來京師行太祖三年後還國語見張芹備遺錄證之成祖實錄亦云時世子二郡王三郡王皆在京師故明史漢王傳亦云太祖崩成祖遣仁宗及二王入臨京師然則非因小祥而來明矣如果爲小祥而來則遣之還國當過五月卽燕王以疾請亦無悉遣之理今不取 六月岷王梗有罪廢爲庶人徙之漳州 己酉燕山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周鐸

等陰事詔逮至京師皆僇之復詔責燕王王遂稱疾篤佯狂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卧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播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昺等稍信之長史葛誠密語之曰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乃密敕昺等圖燕使約葛誠及指揮盧振爲內應初張信之至燕也與昺等同受密旨憂患不知所出以告母母大驚曰吾聞燕都有王氣王

當爲天子汝慎毋妄舉取赤族禍也至是又密敕信使執王信見事急三造燕邸辭不見乃乘婦人車徑至門固請之王召入信拜牀下密以情輸王王猶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毋爾也臣今奉詔禽王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幸勿諱臣王察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于是召僧道衍謀舉兵會昺等部署衛卒及屯田軍士布列城中一面飛章奏聞布政司吏李友直竊其草獻之府中燕王亟呼護衛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 秋七月詔至逮燕府官屬于是張昺謝貴等帥諸衛士以兵圍府第索之急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慮眾寡不敵能曰先禽昺貴餘無能爲矣王曰是宜以計取之道衍密語曰朝廷遣使來索官屬可悉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昺貴付所逮者如此則昺貴必來來則縛之一壯士力耳王曰善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昺貴不至復遣中使示以所逮姓名乃至王方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王索刀割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尙相恤身爲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天下何事不可爲乎乃擲瓜于地一時伏兵盡起前禽昺貴粹葛誠盧振下殿王擲杖起曰我何病爲若輩奸臣所逼耳昺貴及誠等不屈皆斬之于是張玉朱能等帥勇士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燕會燕健士從府中出格殺二兵遂散盡奪九門王尤恨誠振二人以爲貳于己也夷其族伴讀余逢辰有學行王信任之以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不聽及兵起復泣諫曰君父不可兩負聞誠等被殺亦死之北平人杜奇者才雋士也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極諫宜守臣節王怒立斬之 癸酉燕王舉兵反上書指斥齊泰黃子澄爲奸臣竝援祖訓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爲天子討平之書旣發遂自署官屬稱其師曰靖難以張玉朱能邱福爲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爲布政司參議戍卒金忠爲燕府紀善時布政司參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等皆降于燕都指揮馬宣俞瑱與昺等合兵攻燕城不克宣走薊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退保懷來甲戌燕師陷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王欲自通州南下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丙子燕師陷薊州馬宣及鎮撫曾濬力戰死之于是遵化指揮蔣玉密雲指揮鄭亨皆以城叛降燕時俞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

之可無北顧憂瑣若據此是拊我背也已卯燕師陷居庸瑣力戰不克走依宋忠于懷來甲申燕師攻懷來帥

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至先是宋忠給將士言其家在北平皆為燕兵所殲欲以激眾怒燕王知之令其

家人張旗幟為先鋒眾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無恙皆曰宋都督欺我遂相率解甲降忠倉皇列陳

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而前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城而入遂執忠及俞瑒皆不屈死都指揮孫泰彭聚亦

陷陣死之其諸將校為燕所俘者皆不肯降凡死者百餘人斬首數千級獲馬八千餘匹改異懷來之役諸書

餘人皆不肯降以死今據增入而刪去餘眾悉降四字 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叛降燕旭等遂

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改異明史建文紀書克永平于甲申陷懷來 庚寅大甯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

亨劉真等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燕王遣兵來援萬等退保關內萬有智勇而陳亨等陰欲輪欵于燕

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召所獲大甯卒置書衣中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

卒至萬所則同歸者發其事亨等搜卒衣得其書遂縛萬下獄上之于朝廷以萬為貳詔籍其家不知其為燕

之反間也改異大甯之降明史本紀不載據紀事本末作庚寅今據之通紀 壬辰谷王橐聞燕兵破懷來自

宣府奔京師 是月燕王反書聞齊泰請削燕屬籍聲罪致討或難之泰曰明其為賊敵乃可克遂定議伐燕

布告天下時太祖功臣存者甚少乃拜長興侯耿炳文為征鹵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副之師師北

伐又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璘都指揮盛庸平安等分道並進出程濟于獄授翰林編修充軍師

護諸將北行時上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軍事皆取決于秦子澄二人炳文等瀕行上戒

之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甚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

有殺叔父名尋置平燕布政于真定以暴昭掌北平布政司事侯泰代為刑部尚書 八月己酉耿炳文師次

真定分遣諸將徐凱以兵駐河間潘忠駐鄭州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扼雄縣燕王使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曰

軍無紀律炳文老潘楊勇而無謀可襲而俘也今欲通南下之路宜先取潘楊王曰善遂躬擐甲胄帥師至涿

州王子屯于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飲酒不設備此可破也夜半至雄

縣襲其城忠援兵不至前鋒麾下九千人皆戰沒燕王度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率眾來援乃命護衛千戶譚淵帥壯士千餘伏月漾橋水中人持芟草一束蒙頭通鼻息俟忠等援軍已過卽出據橋王遣兵逆擊忠敗之忠退趨橋不得渡燕兵腹背夾擊生禽忠松餘眾皆溺死甲寅燕師據鄭州王問諸將計皆曰南軍盛宜且屯新樂玉曰彼雖眾皆新集耳今宜乘勝徑趨真定可一鼓破之王曰善會炳文部將張保來降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王厚撫保遣歸使詐言被執得脫且具陳雄鄭敗狀燕兵且旦夕至諸將皆曰今趨真定將以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使備王曰不然彼師半營河南半營河北分之是也今令彼知我至則其南岸之眾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雄鄭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眾乘我戰疲鼓行而渡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王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逆戰張玉譚淵朱能等帥眾奮擊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橫衝其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眾尙數萬復列陳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南軍披靡蹂藉死者甚眾棄甲降者三千餘人燕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甯忠顧成亦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釋其縛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成遂降王遣人送北平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閉門固守吳傑帥眾來援聞敗而還乙丑燕師攻城三日不下引兵還北平上聞真定之敗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奈何對曰勝敗兵家之常無足慮因薦曹國公李景隆可大任齊泰極言其不可竟用之丁卯拜景隆爲大將軍以代炳文賜景隆通天犀帶親爲推轂餞之江滸召炳文還京師致黑明史子澄傳言炳文之敗子澄謂勝敗常事不足慮因薦景隆若通紀紀事本末等書則又云今還京師天下全盛區區一隅豈足當之今調兵五十萬四面夾攻眾寡不敵必成禽矣按炳文方以三十萬眾敵于真定子澄謂勝負常事不過以此紆帝憂耳若謂區區一隅不足以當夾攻之五十萬子澄未必若是之淺此皆成祖實錄歸罪子澄鑿鍊之語不足信也今據明史本傳刪去下文是月召遼王植甯王權權不至詔削其護衛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甯王善謀又在邊友于最篤燕兵旣起齊泰等慮二藩通約乃竝召之權果不至燕王聞之大喜乃遣甯王書以求援師植至京徙之荊州初谷王之奔京師也長史劉璟從之歸獻十六策上命璟贊畫李景隆軍事時高巍亦上書願使燕曉以禍福令休兵歸藩上壯而許之

甯王祖之郊外伏兵起擁甯王行三衛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甯府長史石撰不屈死王子燕師南還甯王同行甯妃世子皆從悉以三衛配北軍大甯城爲之一空初燕王之起兵也語諸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甯諸軍標悍安所得用之至是乃大喜曰吾得大甯取邊騎助戰大事茂不濟矣 乙卯

燕師至會州始立五軍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寬理文皆大甯降將也 丁巳燕師入松亭關方

卜萬之中間也劉真陳亨聞燕兵將至皆退保關及燕自間道攻大甯真及亨皆自松亭回救中道聞大甯破亨乃與陳文徐理等約降以夜二鼓襲劉真營真單騎走浮海還京師亨遂帥眾降燕時李景隆聞燕王自將征大甯果引軍圍北平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分遣別將攻通州又

結九營于鄭村壩親督之以待燕王部署既定下令諸軍人自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初攻順城門幾破燕府儀賓李讓燕將梁明等拒守婦女竝乘城擲瓦石攻者稍卻燕世子嚴肅所部謹烽燧舉刁斗又選勇士夜縋

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使侯大軍同進方大寒燕人夜汲水沃城踰時冰凝不可登景隆日夕戒嚴不恤士卒皆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相踵于是北平之守益堅 十一月庚午燕王回師至孤山將渡河是日大雪至夜冰合遂濟師擊敗景隆之前哨陳暉辛未戰于

鄭村壩連破其七營遂逼景隆燕將張玉等列陣而進乘勝抵城下城中兵亦鼓譟而出內外夾攻景隆師潰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其四壘餘眾聞景隆已走遂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退還德州乙亥燕王

再上書自理謂朝廷所指爲不軌之事凡八皆出齊泰黃子澄等奸臣所枉請誅之以告天下不報建文本紀

是月燕王再上書于朝帝爲罷齊泰黃子澄官仍留京師又子澄傳亦云帝乃解二人任以謂燕按此皆據野史而簡其文也證之王鳳洲雜編所載燕王遣景隆書謂兩次上書嚴訴中愾悉不賜答又謂景隆之敗于澄

等匿不以聞此皆燕王欲加子澄等專權之罪遂疑兩次上書帝未之見于是實錄據此數語遂謂景隆喪師實係子澄等匿不報聞又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于是野史復增入踰月加景隆太子太師之命不知臣且加景隆以太子太師是帝實不知其敗而解子澄等之任似帝已知之種種謬戾不誌自窮明史本紀傳甲刪去加景隆太子太師之語極爲有見而至于解二人任以謝燕則核之實錄亦無其事今悉刪之而于燕王上書但據明史稿結以不報二字爲得其實 十二月李景隆既退德州調

兵集士期以來春大舉燕王亟論諸將攻大同曰我攻彼必來救大同苦寒南兵脆弱可不戰而疲也乙卯王帥師出紫荆關庚申次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是月詔削江陰侯吳高爵徙之廣西初高與楊文守遼東燕王恐其終爲永平患謂諸將曰高雖怯密文勇而無謀去高則文無能爲也乃遣二人書盛譽高而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之二人得書竝以上聞朝廷果疑高遂有是論文守遼東耿璫數勸其攻永平以撓北平文不聽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聞薊州馬宣之死發憤結盟因合兩衛官帥所部南奔詔從李景隆于軍倫勇悍負氣喜觀古忠義事後從戰皆有功 是冬高巍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見于今矣不謂太王顯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師臣不知大王何意也夫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于指掌今大王藉口誅左班文臣實則吳王濞之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竊恐奸雄無賴乘間而起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冀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然自兵興以來業經數月尙不能出叢爾一隅之地況所統將士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衆應天下之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在離間況三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協力效死于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爲大王灑泣流涕也願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再修親好朝廷鑒大王無它必蒙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抗衆爲僥幸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稅駕也況大喪未終毒與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能無篡奪嫡統之議卽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巍至願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巍亦可以無愧矣書數上皆不報 是歲上建省躬殿成置古書聖訓其中諭以尙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學士方孝孺爲之銘孝孺銘而序之大畧謂天下國家之本在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四海者在身而置此身于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則以心爲之宰因推本于古聖人省察之功如堯舜之兢業不懈禹之祇德而拜昌言成湯屏聲色貨利而聖敬曰濟武王之從事于敬怠義欲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凡

此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一也上嘉納之是歲安南黎季犛復弑其主陳日焜武昇二年之末前已辨之
今改入是年之末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詔天下來朝官勿賀燕師次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蔚州因進攻大同而牽連記

之也永樂實錄系次蔚州于正月明史成祖本紀書丙寅克蔚州惟蔚州乃請降非陷也今據紀事本末書之

初太祖屢獨蘇松嘉湖極重田畝至是復諭戶部減免畝不得過一斗迨革除後浙西賦復重云又詔蘇浙人

皆得官戶部預異此事據三編在正月二月丁酉燕師攻大同 丁未韃靼可汗遣使來燕納款且請助兵

者甚衆墮指者十二三癸亥景隆遣燕王書請息兵王蒼書索齊泰黃子澄等又以前兩次上書悉不賜答此

必奸臣慮非己利匿不以聞今備錄送觀之景隆得書遂有貳志 是月保定知府雜僉叛降于燕 三月丙

寅朔日有食之 廷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一人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更名廣是

科一甲三人皆授修撰入文史館預修太祖實錄良吉水人 夏四月丙申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武定侯

郭英安陸侯吳傑等自真定進兵期會師于白溝河庚子燕師復出癸丑景隆兵至河間遣都督平安爲先鋒

乙卯燕師渡玉馬河營于蘇家橋己未遇安兵于河側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耳往歲從出塞

識我用兵今當先破之及戰安素稱驍勇奮矛直前都督瞿能父子繼之所向披靡燕師遂却會燕千戶華聚

百戶谷允陷陣而入斬首七級又執我都指揮何清日色已曠始收軍是役也真定之師亦至合兵六十萬陣

列河上郭英等預藏火器于地中燕師多死王從三騎殿後夜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稍辨東西始知營所

在倉卒渡河而北王還營令諸軍募食詰朝庚申復渡河索戰景隆橫陣數十里燕後軍房寬戰不利大甯降

將陳亨爲平安飛槩所刺中創而走破異紀事本末言安斬陳亨于陣證之明史亨傳亨敗而走實未嘗斬也

燕王見事急親冒矢石又令大將邱福衝其中堅不得入王盪其左突景隆兵繞出王後飛矢雨注王馬三創

凡三易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劍鋒復折馬阻于隄幾爲瞿能平安所及王亟走登隄伴舉鞭招後騎景隆

疑有伏不敢進會高煦救至乃得免比日晡瞿能復引眾搏戰大呼滅燕斬馘數百越嵩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引眾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陣動王乃以勁騎繞其後乘風縱火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奔聲如雷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棄其器械輜重殆盡燕師追至月漾橋降十餘萬人景隆走德州是時上慮景隆輕敵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兵為殿景隆敗輝祖獨得全軍還文紀言是月已未景隆及燕兵戰于白溝河敗之明日復戰敗績云云是景隆以己未敗燕師至庚申復戰始自敗也據成祖未紀則己未之戰平伏兵河側王以百騎前詳却誘安陣戰乘之安敗走遂薄景隆軍戰不利與收軍此據成祖實錄之文而諸書所記並無平安敗走之語至庚申復戰乘之安敗走遂薄景隆軍戰不利與收軍此據劍折急走登堤幸高煦救至得免一時諸將皆失色則是燕師初亦大敗直至薄暮再戰會旋風起燕師乘風史紀傳亦互異蓋瞿能父子陣安亦敗走諸書所記與明史本紀大畧相同惟斬瞿能父子一事先後不同即明令邱福衝其中堅不得入乃有矢竭劍折之說旋風折旗之時而不免自相矛盾傳中言景隆兵統出若後王失盡勿折敗走登隄幾為瞿能及平安之掣所及建文朝野彙編所引亦云王困于堤幾為瞿能所及若如本紀所記斬瞿能父子在先則焉得有追王幾及之事實是能父子之死及平安之敗皆在乘風縱火之時所以然者蓋本紀所據者實錄之文傳中所記大都參以野史故不同耳今按此兩日之戰悉據紀事三編諸書參以明史瞿能平安王戌燕師進攻德州 白溝河之役有臨淮人王指揮被創立馬植戈而死又中牟楊本本傳差得其實

通王遁術從景隆討燕有功景隆忌不以聞景隆之敗本上書劾之及敗被執下北平獄卒殺之 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師入德州獲糧儲百萬勢益張方景隆之北伐也山東參政鐵鉉督餉無乏及景隆敗諸城成皆望風潰鉉從景隆趨濟南適高巍自燕還與鉉遇于臨邑酌酒同盟感奮涕泣遂趨濟南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庚辰燕師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餘萬燕王乘其未陳馳擊之景隆大敗南走燕師遂圍濟南鉉與庸等乘城守禦王知不可驟克令射書城中趣降有儒生高賢甯在城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辛巳燕師隄水灌城城中兇惡鉉乃佯令守陴者皆哭撤守具遣千人出城詐降王大喜軍中權呼鉉設計預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候燕王入下板擊之又設伏斷城外橋以遏歸師計既定千人者皆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又奚擇焉唯是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聞大軍壓境將謂聚而殲旃是失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也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以迎王許之下令退軍越日壬午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十人直至城下城門啟比王入門

中人呼千歲鐵板下稍急傷燕王馬首王驚覺易馬而馳伏發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自橋逸去憤甚復設長圍攻之鉉隨宜守禦燕師持久頓城下者凡三閱月卒不能下

鉉異按鐵板詐降之事明史成祖本紀不載而鉉傳待詳之蓋紀據實錄傳撰野史也三編輯

覽亦載此事賢在天順間去鼎除時未遠功臣向有在者見聞必非無據考異之說為文皇諱耳何足深信今仍依遜國記諸書探輯按此說也是也明史稿不載此事故後修增入鉉傳今擬之

初燕師之陷德州也分兵轉掠濟陽教諭王省為游兵所執省從

容引譬詞義慷慨游兵竟釋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語之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

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省吉水人疏異明史本紀系之四年正月燕兵南下時而明人所載皆在是年五月重修三編亦存其說今證之明史王省傳則以為是年五月者近之

罷兵王不聽留之得成遂附于燕 秋七月都督平安將兵二十萬進次河間之單家橋謀出御河斷燕餉道

欲以解濟南之圍且攻德州也 八月癸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時方孝孺請改午門曰端門端門曰應門承

天門曰皋門前門曰路門從之 初燕王之攻真定也三日不下即解兵去惟自以得濟南足以斷南北道即

不下金陵畫疆 目守亦足以徐圖江淮故乘此大破景隆之銳盡力攻之期于必拔不意鉉等屢挫其鋒又令

守陣者置燕燕王益憤乃以大礮攻城城中不支鉉書高皇帝神牌懸之城上燕師不敢擊王計無所出僧道

衍曰師老矣不如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會平安選水卒五千人將渡河攻德州戊申燕師解圍去盛庸鐵鉉追

擊敗之進兵德州燕守將陳旭遁遂復德州 九月辛未擢鐵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盛

庸為恩城侯授平燕將軍以代景隆都督陳暉平安副之詔庸屯德州平安及吳傑屯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為

犄角以困北平方鉉之守濟南也有宋參軍者逸其名鉉署為贊畫軍務城守之計悉以咨之至是說鉉曰濟

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尚多郭布政輩書生耳公能出奇

兵抵真定收合潰逸諸將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桀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

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之間素稱勁勇公檄集諸守臣倡義勤王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

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而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

南將皆鴛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南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激發忠義 是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冬十月丙午燕王

閻南師已北謂張玉曰德州城壁堅牢大眾所聚定州修築已完急難猝下獨滄州新築未成凍土易敗出徐凱不意疾攻之旦暮可克也又恐南師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密遣徐理陳旭至直沽築浮橋丁未燕軍至通

州丙辰自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戊午師至滄州城下凱等方四出伐木晝夜築城倉卒收築具出戰燕師四面攻之張玉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庚申拔之預遣兵截其歸路遂生禽凱及都督程暹都

指揮俞琪趙許等降卒三千人燕王令給牒以次遣都指揮譚淵一夜盡殺之王不悅凱等遂附于燕遣至北平仍其官祿燕師復乘勝掠獻縣知縣向朴率民兵禦之不克被執懷印死

改異向朴之死諸書不具年月今據三編目中乃滄州之役掠及近境也 是月召李景隆還赦勿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大夫

練子甯執景隆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甯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爲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因大哭求死上爲罷朝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

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並不納子澄拊膺頓足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也 十一月甲子燕師過德州盛庸出兵襲其後不克壬申燕師次臨清將進薄濟甯庸移師屯東昌以邀之鐵鉉帥兵躡其

後甲戌燕師自館陶渡河遂略東阿東平 十二月丁酉燕師襲破盛庸將孫霖于滑口乙卯燕師抵東昌庸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燕王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陣縱王入圍之數重燕將朱能率番

騎來救王乘間突圍出而燕軍爲火器所傷甚眾大將張玉死于陣會平安至與庸合兵丙辰又戰復大敗之前後斬馘數萬人燕師遂北奔庸等趣兵追之復擊殺無算是役也燕王瀕于危者數矣諸將徒以奉上詔莫

敢加刃王亦陰自恃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逼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去王聞張玉敗沒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將殊可悲恨丁巳燕師退走館陶庸檄吳傑平

安等自真定遮其歸路燕師大盛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以凝命神寶成告郊廟始御奉天殿受朝賀 乙丑吳傑平安等邀擊燕師于深州不利
燕王遂還北平 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丁丑享太廟告東昌捷 二月燕王恥東昌之敗謀于僧道衍道

衍力趣之朱能亦請圖再舉戊戌王自爲文流涕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將士家父兄弟見之
皆感泣王乃激勸諸軍士復出師乙巳燕師復南下己酉次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吳傑平安出真
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邱福等請攻定州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在德州吳傑平安在真定我若頓兵城
下彼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此危道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介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
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負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
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 三月庚申燕師次滹沱河游騎哨定州真定爲疑兵以誤之辛未盛庸軍營于
武邑縣南之夾河平安軍營于單家橋己卯燕兵自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庸軍及燕兵遇于夾
河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銳弩齊列燕王以輕騎掠陣過庸追却之乃復以步騎攻其左掖不能入燕將譚淵
從中軍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都指揮莊得帥眾殊死戰遂合庸軍斬淵及其部下指揮董真保于陣燕王
與朱能張武等復以勁騎繞出南軍背乘暮掩擊莊得陷陣死又殺楚智張皂旗三人者皆南軍驍將也張皂
旗逸其名或曰能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前驅軍中呼皂旗張死時猶執旗不仆是日戰酣殺傷皆相當而
燕軍連失大將張王譚淵二人王爲奪氣自以十餘騎追庸軍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王引馬鳴角穿敵營
而去旣還營復嚴陳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今爾等嚴師以待我帥精騎往來陣間
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
臨陣張奇兵左右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有勝負會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兩軍咫尺不相見北軍乘風大呼
縱左右翼擊之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師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甚眾其降者王悉縱遣之庸遂退保德州是役
也庸恃東昌之捷有輕敵心而燕王恃上有毋使朕殺叔父之語不戒于敵方野宿穿營過時諸將士卒莫敢
一矢相加遺以至于敗吳傑平安方自真定引軍出與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退保真定

版墨按夾河之役
辛巳壬午連戰兩

日而斬譚淵及莊得等三人之死皆在辛巳史所謂殺傷相當者是也通紀則系
莊得等三人之死于壬午按壬午雖大敗而戰死者皆失其人今參紀傳書之
丁亥都督何福援德州

閏月癸巳上以夾河之敗罷齊泰黃子澄謫于外蓋使之募兵也致異明史建文本紀書癸巳于三月之下閏
成祖實錄癸巳係閏月永

燕師于藁城傑等列方陣于西南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
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自帥精銳攻東北隅燕將薛祿出入敵陣馬蹶為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

跳而免王復帥驍騎循滹沱河遠出陣後傑安等預藏火器發大弩射王矢集王所建旗勢如蝟毛燕師中火
器及弩死傷甚眾竟不及王時平安于陣中縛木為高樓上可數丈登之以望燕軍燕王帥精騎衝之將及樓

安墜而走已亥復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
真定城下傑等走入城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也燕師自白溝河至藁城凡

三捷皆得風助王以為此天授非人力也 己酉燕師掠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次大名諸郡縣皆望風降燕
王聞罷齊黃以為緩兵之計復上書曰比聞奸臣竄逐臣亦將休兵就藩而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猶聚境上是

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不敢奉詔上與方孝孺謀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
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禽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

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蹙之不難矣上以為然 夏四月上命方孝孺草詔遣大
理寺少卿薛嵩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為宣諭數千言授嵩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嵩至燕見王

王問上意云何嵩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暮即旋師王曰此不可給三尺兒嵩皇恩不能對居數日王遣中使
送之歸致異薛嵩使燕本紀系之閏月蓋揭燕王上書牽連記之耳其實燕王上 五月燕師駐大名盛庸吳

傑平安等分兵扼燕餉道己丑燕王復使指揮武勝詣京師上書謂朝廷已許罷兵而庸等攻北絕我糧餉與
詔旨相違此必有主之者上得書欲竟罷之孝孺曰兵一罷不可復聚若使彼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上從其言

乃下武勝于獄王聞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我以輕騎數千邀而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以逸待勞可勝也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而南 是月薛嵩

自燕還爲上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軍雖衆驕情寡謀未見可勝上曰誠如嵩言曲在朝廷

齊黃誤我矣孝孺曰此爲燕游說也踰年崑果降燕致異燕王上書在閏月癸丑崑之使燕在四月計其歸當在四月之下旬故燕王五月再上書言崑歸未及十日實

錄系于五月之朔則崑之還京師正五月也諸書多系之三月四月牽連記之耳 六月辛酉燕將李遠南過濟甯穀城皆令士卒易甲胄襍南軍中

揮柳枝于背爲識于是盡焚南軍糧餉壬申至沛縣南軍不之覺凡糧艘所在悉焚之軍資器械俱爲燬燼漕

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遠率兵還壬午盛庸遣都督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敗之 秋

七月己丑燕師掠彰德時都督趙清守之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城中乏薪拆屋而炊清設伏邀

之燕師遂引去 丙申燕師陷林縣丁酉平安自真定乘虛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

督衆固守遣人詣燕師告急時王在大名遣將劉江帥兵往援 初蜀人林嘉猷以洪武丙子校士四川方孝

孺識之薦入史館授編修尋遷陝西僉事嘉猷嘗以事入燕邸知高煦謀傾世子狀夙園嘉猷曾入燕邸事見本傳證之永樂實錄亦云

臣之徒有林嘉猷者燕王嘗召至府中今據增入 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孝孺乃言于上曰兵家貴間今貽世子書令歸

朝廷許以王燕彼誠攜貳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曰善命孝孺草書戊戌遣錦衣衛千戶張

安往世子得書不敢封並安等馳送軍前燕中官黃儼素詔事高煦高燧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

曰世子且反高煦從中徵之王大怒則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安俱至王啟視喜曰幾殺吾子乃執安等囚之

壬寅盛庸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昭據險爲持久計以窺

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吾股肱郡失則北平危矣乃下令班師 八月丁巳朔燕師渡滹沱河留其將

孟善填保定而自帥兵圍水西寨丙子諜報吳傑等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水西

寨所乏者糧耳使眞定餽餉入昭得固守未易猝拔也不如邀而擊之援兵敗則寨不攻而自破矣丁丑別令朱榮等以兵五千趨定州語之曰彼聞我分兵往定必速來來則還兵合擊此致人之計也時燕軍圍寨久寨

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有潛出寨降燕者

九月甲辰燕將劉江與平安戰于北平敗之安退保真定冬十月丁

巳真定援兵至燕師自定州馳還合圍寨之兵邀擊于峩眉山下 版異明史建文紀作齊眉山成祖紀作峩眉

各同地異三編實云齊眉山在易州西南百里亦曰峩眉山謹之 山按四年小河之役亦云戰于齊眉山二山

永樂實錄亦作峩眉蓋恐混于四年靈壁之齊眉故易之耳今從之 令勇士卷旆登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

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獲援將花英鄭琦等房昭韋諒走免己卯燕師還北平 十一月乙酉

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眾往援諭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退歸山海勿

追之但聲言還師北平彼必復來我則卷旗囊甲還入城中潛師夜襲必大獲也壬辰江及文兵戰于昌黎敗

之獲兵將士王雄等凡七十一人歸之北平燕王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 己亥燕師北歸平安邀擊燕

將李彬于楊村敗之乙巳燕王自爲文祭南北陣亡將士當是時王稱兵已三年矣親戰陳冒矢石爲士卒先

常乘勝逐北然亦屢瀕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爲朝廷守所據僅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會詔有司繫治

中官奉使之不法者先後奔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王乃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

返顧矣道衍亦力勸燕王母下城邑疾趨京師此批亢擣虛之策也遂定計 十二月丙辰燕師復出癸亥燕

師焚真定軍儲丙寅燕王帥師南下駐軍蠡縣命李遠帥輕兵前哨 是月太祖實錄成 上聞燕師將南敕

駙馬都尉梅殷鎮淮安殷汝南侯思祖從子也尙太祖女甯國公主有才智太祖崩時曾受顧命至是命殷爲

總兵官召募淮南民兵號四十萬殷統其眾駐淮上以扼燕師 是歲倭至浙東登岸剽掠象山知縣易紹宗

死之 版異三編書倭寇浙東于九月記紹宗之死甚 烈證之明史紹宗傳同今據書于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十三

紀十三 起元默敦 併盡一年

恭閱惠皇帝

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召故周王橚于蒙化居之京師 命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往援山東 燕將李遠兵

至棗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乘水渡滹沱河邀擊不克進兵死者四千餘人平安帥師數萬謀復通

州戊子遇燕將朱能于衡水敗績于是燕王長驅至館陶乙未渡河連陷東阿東平汶上及兗州之單縣改異
皆書辛丑陷兗州實錄不載但載過兗州戒毋使曲阜鄒縣境中通輜輞疏州至于丁酉陷東阿戊戌陷東
平庚子陷汶上明史稿所載地名月日皆本之實錄而實錄無陷濟陽之語其王省之死乃在二年燕師入德
州時詳見明史本紀于是年正月東阿東平汶上兗州下增入濟陽二時東平吏目鄭華與其妻蕭氏皆殉城
字蓋因王省之死而誤叙耳其實是年燕師即過濟陽亦無陷城事也

死庚戌燕師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璋方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命其弟珏子有
為還家侍父題詩署壁誓必死燕師夜入東門伯璋冠帶升堂南向自經死有為不忍去還見父尸自刎其側
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願從顏公于地下又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俱死之
癸丑燕師至徐州 二月甲寅何福平安陳暉軍濟甯盛庸軍淮上燕師謀斷餉道遣番騎欵台帥十二騎前
規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大呼馳入其陣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甲戌燕師攻徐州城中

兵出戰敗績閉城而守時燕軍士四出取糧恐後至者為城中兵所掩乃設伏以誘之俟其出戰自腹背夾擊
之自是王以單騎來往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而王亦疾趨南下不暇取徐州也 己卯更定尙書以下勳階
三月甲申燕師趨宿州壬辰次渦河丁酉平安帥步騎四萬躡燕軍燕王設伏于淝河命都指揮王真與白
義劉江各帥百騎逆之緣路設伏安兵將至真誘之戰東草置囊中如束帛狀遇安軍擲而餌之安軍士競取

囊燕師伏發真帥壯士直前斬敵無算後軍不繼安軍圍之數匝遂斬真真夙稱驍將身被重創猶格殺數十
人燕王嘗曰諸將奮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聞其死自帥兵迎戰安部將和爾舊作火挺架大呼直前刺王馬
忽蹙為燕所禽安軍乃卻退屯宿州改異據明史建文紀是月燕兵攻宿州平安安追及于淝河斬其將王真遇
則王真死于淝河之役陳文死于小河之役真死在前文死在後也明史紀事本末則云淝河之役燕將王真
設伏迷破安軍至小河之役則王真陳文同時敗死皇明通紀亦云小河之敗一斬陳文再斬王真皆非也至
王真設伏不勝而死淝河之役平安有勝無敗本紀謂安斬王真之後遇伏敗績此皆據成祖實

錄之節詞今書安斬王真于淝河之役不書其遇伏敗績蓋王真設伏而為安所敗非安自敗也 丙午燕王
遣將譚清帥兵斷徐州餉道以平安駐宿州為持久計斷其糧餉可不攻而自潰也清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
之還至大店為南軍所圍燕軍望見旗幟亟馳赴援鐵鉉擊卻之和爾和之被禽也燕王令入宿衛至是從王
欲立功自贖乃以身翼王殺南軍數十人圍解遁去 是月燕兵過蕭縣陷焉知縣鄭恕死之改異諸書有系
被蕭縣于正月

沛縣之前者證之憲章錄紀事本末乃

夏四月丙寅

燕師次于睢水之小河燕王令陳文扼要處爲橋以濟

三月事鄭恕二女當配亦死之見本傳

丁卯平安列陣爭橋會何福軍亦至張左右翼緣河而東擊敗燕軍遂斬陳文于陣安轉戰至北坂橫槩刺王

幾及之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掖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

騎合擊卻之于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燕王曰更待一二日南軍餓稍集未易攻

也乃留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里夜半渡河繞出南軍後安等大驚而徐輝祖之援兵適

至甲戌與燕兵大戰于齊眉山政異通鑑輔覽注云山在鳳陽府靈璧縣西南山開八字如列眉然按此乃靈璧之齊眉山與三年真定之齊眉異自午至西南軍輒勝

斬燕驍將李斌維時王師再捷燕人兇思會淮土暑溼薰蒸北軍疾疫乙亥燕諸將請渡河擇地休息土馬俟

覺而動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乃下令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任公等自爲之朱能曰諸

君勉施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況敵已饑疲邀其饑道可以坐困利已在我豈可有退心諸將乃不復

言會朝廷訛言燕軍已北京師不可無良將乃召輝祖還未幾平安被執何福軍益孤矣 丁丑何福移營與

平安合軍靈壁深塹高壘爲持久計而糧運爲燕兵所阻不得達時南中饒餉五萬安帥馬步六萬護之己卯

燕王帥精銳橫擊截其軍爲二福空壁來援殺燕兵數千卻之會高煦伏兵突出燕王還軍復戰福遂敗走于

是南軍糧乏乃下令期以明日聞礮聲三卽突圍出就糧于淮河辛巳燕師攻靈壁壘發三礮令軍士蟻附而

登福軍誤以爲己號爭門走燕師乘之人馬擾亂遂大潰指揮宋瑄力戰死之瑄晟子也福單騎走免安及陳

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皆被執安久駐真定屢敗燕師斬驍將數人燕將莫敢嬰其鋒至是被禽軍中

懼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爭請殺之燕王惜其材勇遣銳卒送之北平安遂降時文臣在軍被執者副都

御史陳性善奉詔監軍與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燕王悉縱之歸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

君朝服躍馬入河死餘姚黃墀陳子方與性善友同死之兵部主事樊士信守淮亦力戰死與明伯完俱亡去

不知所終 五月癸未遼東兵潰于直沽初北兵南下上用齊黃謀調都督楊文帥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鉞

合以絕燕後行至直沽遇燕將朱貴等邀擊敗之全師遂潰竟無一至濟南者 己丑燕師下泗州王謁祖陵

賜父老牛酒 淮北之役盛庸獨以一軍列淮之南岸燕師不得渡燕王乃遣使至淮安假道于駙馬都尉梅

殷以進香為名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燕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所

能阻殷割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為殿下言君臣大義燕王氣沮欲取道鳳陽而鳳陽知府徐安亦拆浮橋

絕舟楫以遏燕燕王乃令邱福朱能等帥驍勇數百人潛自上流得漁舟以濟辛卯福等潛師襲庸軍後庸倉

卒不及禦遂棄其戰艦軍資而走燕師遂克盱眙燕王與諸將謀曰今淮安鳳陽皆有備不若由天長徑趨揚

州指儀真則江淮人心皆震動矣鳳陽或言宜取淮安王言鳳陽城堅淮安多積粟不如由天長乘勝直趨揚

州按此皆據實錄之文也是時梅殷守淮安徐安守鳳陽燕王畏此二人故不敢取道惟重修三編則云燕王

假道于淮安以進香為名梅殷尉其使又其時鳳陽守徐安方拆浮橋斷舟楫以遏燕師故修三編計舍此二

處直趨揚州此據遜國記 書之為得其實今從之 壬辰都督韓觀禦燕師于鐵裹寨敗績癸巳燕師趨揚州己亥至天長遣使招諭

揚州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以城降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與指揮崇剛嬰城堅守晝夜不解

甲知禮有異謀執之與其黨俱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禮弟崇者厚賂力士母呼其子出會彬解

甲而浴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于獄開門降彬與剛皆不屈死庚子燕師克揚州 辛丑燕師次六合

我軍迎戰敗績 壬寅詔天下勤王遣御史大夫練子甯右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召齊秦黃子

澄還于是蘇州知府姚善甯波知府王璣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等先後入衛

方孝孺言于上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至勝負未可知也甲辰上遣慶成

郡主詣燕軍請割地以講和燕王曰此奸臣欲緩我以俟外兵耳不聽主燕王從姊也 六月癸丑朔燕師將

渡江盛庸扼之于浦子口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適高煦引兵至王仗鉞拊其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照

帥眾殊死戰庸兵失利退屯高資港既選據明史建文本紀書是月癸丑盛庸帥舟師敗燕兵于浦子口復戰

兵大敗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兵至許以改立世子乃帥眾殊死戰但書其乙卯復戰敗績之事今按諸書所記癸丑之戰燕

庸遂有乙卯之敗蓋此事後修實錄諱之也今參憲章錄紀事本末書之 會朝廷遣都督僉事陳瑄帥舟師往

援瑄叛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監師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有金都督者首議迎降植責以大義甚厲金遂殺之

以降且邀賞燕王怒誅之令具棺斂植葬之白石山上甲寅燕王祭大江乙卯燕師自瓜洲渡江盛庸迎戰于

高資港敗績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不先下之往來不便戊午至鎮江守將童俊以城降方事之
殷也刑科給事中黃鉞丁父憂在家方孝孺弔之屏人問燕事鉞曰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唯鎮江最要害守
非其人是撤垣而納盜也指揮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將有異志至是俊果降鉞常熟人 庚

申燕師營于龍潭京師大震上徘徊殿廷問召方孝孺問計時廷臣勸上幸浙或湖湘以圖興復孝孺曰城中
尚有禁兵二十萬唯有力守以待援兵即事不濟國君死社稷正也無已且遣大臣諸王等再詣燕師以緩之

辛酉上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復至燕軍申前請燕王曰皇考已分封今割地何名公等歸奏
上但奸臣至我即解甲謝罪退謁孝陵歸奉北藩景隆等惶思不能對遽還壬戌上復遣谷王穗安王楹等往

王卒不奉詔唯與諸王相勞苦宴罷遣歸甲子上遣人潛齎蠟九四出促援兵皆為燕游騎所獲是時王叔英
募兵于廣德齊奔往從之姚善起兵于蘇州黃子澄往從之而練子甯募兵于杭州黃觀募兵于上游皆倉

卒不得至上唯與方孝孺執手流涕命徐輝祖等分道出禦谷王穗李景隆等守金川門時左都督徐增壽久
蓄異志至是首謀應燕御史魏冕大理丞鄒瑾率同官殿之請速加誅上猶不聽

有異志冕率同官殿之通紀及典彙所記則同官之殿者共十八人而據紀事本末則云歐陽隆按是時上
方遣景隆至燕師議和恐無是事增壽後為建文所刃蓋因同官之殿疑之已徐得其實耳今據明史昇傳

乙丑燕師薄金川門時北兵駐龍潭王慮京城完繕勤王之師四集乃遣劉保華聚等領騎兵十餘哨至朝
陽門規知無備還報燕王遂帥大隊整兵前進至則增壽果謀內應上乃手刃之子左順門而是時谷王穗李

景隆已開門納燕師輝祖等力戰敗績上知事不可為縱火焚宮馬后死之傳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編修程
濟御史葉希賢等凡四十餘人從

或異據明史稿言宮中火起帝及皇后馬氏崩此據成祖實錄之文也下文
史則云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是不據自焚之說已預為遜國張本惟既云帝不知所終何以下文又有火起

后尸于火中之語未免上下矛盾惟綱目三編書法詳明其綱曰京師陷帝不知所終目云都城陷官中有火起
帝不知所終棟遺中使出后尸于火詭云帝尸越入日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

鴻禧初修之史據實錄為正說明書史例識力辨其妄且言建文帝聞官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
較裁定故輒覽注云遜國之說明書史例識力辨其妄且言建文帝聞官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

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遺孺故說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言良是但據王整陸材
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攷雖有舛說未必悉出傳會且史傳載黃觀出募兵未還或告

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遺孺故說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言良是但據王整陸材
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攷雖有舛說未必悉出傳會且史傳載黃觀出募兵未還或告

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遺孺故說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言良是但據王整陸材
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攷雖有舛說未必悉出傳會且史傳載黃觀出募兵未還或告

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遺孺故說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言良是但據王整陸材
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攷雖有舛說未必悉出傳會且史傳載黃觀出募兵未還或告

言官中火帝已失後神宗時當命閣臣錄帝在頌詩以進似又非盡無稽者第事雖微覈始從闕疑今故辨錄
出亡之畧而復辨之如此據此則三編輯覽未嘗不兩存其說而實信遜國之語之未盡誣也明人紀革除
遺事無慮數十百種之多即其收入四庫書存目者亦有二十餘種其中如符驗黃在稱稱駁正然皆辨遜國
以後爲僧之事不謂官中火起便是建文結局未睦樞遜國記序中力闢建文髮編遁去及正統五年迎入大
內之說而于建文四年六月之書法則云宮中火起帝遜位作爲傳疑之詞然則自焚之說即陸燾亦不敢據
也陳建皇明通紀作于正德間或云錄其官載朱起遜帝及說指后戶爲帝戶者皆本遜國記中語三編之所
記亦大畧相同此可見矣國初力闢此事者唯朱竹垞時以鴻博戶戶爲帝戶者皆本遜國記中語三編之所
故明史稿因之而仍存出亡之說于後直至重修明史修三編始以帝不知所終一語結此一語而自此建
文遜國遂成定案矣○又按明史雖以遜國爲或說而據紀傳所載恰處處留任建文出亡地步觀葉希賢傳
已見大畧而復于牛景先傳中據遜國連革除遺事諸書備載從亡諸臣而自程濟以下皆有可攷此則明史
稿所未及者 是日燕王自金川門入御史連楹叩馬欲刺王遂被殺屍植立不仆云王既入遣中使出馬后屍于

火詭言帝屍持之泣曰癡兒何至是尋下令索齊泰黃子澄等榜其姓名曰奸臣計左班文臣凡二十九人太
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甯右侍中黃觀大理少卿胡
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純戶部侍郎郭任盧迴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賜工部侍郎黃福吏部尚
書張紱吏部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
宋徵戶部侍郎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皆懸賞格購首告及縛送者 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上表
勸進時文臣叩馬首迎附知名者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郎夏原吉侍中劉儁侍郎古朴劉季篔大理寺少卿

薛崑侍講王景修撰胡廣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胡濙金幼孜兵部郎中
方賓刑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等禮部侍郎董倫以嘗勸帝睦親藩故不入奸
臣榜中時已八十燕王命致仕尋卒 攷異 據明史所記二十餘人如解縉黃淮之等明史散見于各傳中惟董
也勸進之二十餘人倫有其名竊謂倫以耄年受建文寵遇不能死節固不得爲無異然以此入之勸進班中
與解縉黃淮等竝列似未允夫勸進列名未必倫之自署即謂其年老依違而輸八十之衰翁臨班叩謁似
亦非事實況成祖令其致仕則倫之官職不倫致事成祖可知所以不殺倫者以其有請 方燕王之入城也楊榮迎
親睦宗藩之書故特宥之耳今別書董倫致仕于勸進二十餘人之末差得其實云

謁請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王乃悟己已王謁孝陵諸王文武羣臣備法駕奉寶璽迎王于道呼萬歲王
乃升輦詣奉天殿受朝賀卽皇帝位是日朝賀班中兵部尚書茹瑄居首上迎謂曰朕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

何瑄對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上大悅時榜中逮捕諸臣鄭賜王純黃福尹昌隆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

罪又以茹瑺李景隆言竝宥張統及毛泰亨皆先後授官或仍其故職尋復揭榜于朝堂增徐輝祖鐵鉉周是修姚善甘霖鄭公智葉惠仲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暹戴德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餘人 庚午復周王櫛齊王樽爵 壬申葬建文皇帝蓋馬后也上以葬禮詢之王景對曰當以天子之禮葬從之尋遷興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園仍稱懿文太子 丁丑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泰之謫也帝令與子澄密在外募兵後以蘇州知府姚善言復召二人還泰行至中途聞京師不守奔往廣德時王叔英募兵在廣德疑泰有貳心欲執之泰告之故相持慟哭共圖興復榜購泰急泰常騎白馬墨之以行行稍遠汗出墨脫有識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子澄就姚善于蘇州間召未行而京師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前袁州知府嘉興楊任謀舉事爲人所告與泰先後縛至京師俱不屈死任以匿子澄與二子禮益俱斬泰從兄弟及子澄二子俱從坐上之發北平也道行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領之然素重孝孺名召至使草詔孝孺衰經入悲慟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語塞曰此朕家事願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哭且詈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曰獨不畏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上猶欲強之孝孺乃索筆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報國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孝孺兄孝聞力學篤行早卒弟孝友同時就戮亦賦詩一章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是獄也泰與子澄皆坐族而孝孺以十族故竝及其朋友弟子于是廖鏞與其弟銘皆德慶侯永忠孫也以曾受業孝孺爲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遂被逮死太常少卿盧原質以中表故與其弟原朴皆坐死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林嘉猷皆同里弟子孝孺嘗曰匡我者二子也刑部侍郎胡子昭以孝孺薦預修太祖實錄河南叅政鄭居貞孝孺友也諸人皆坐黨被逮死又孝孺主應天試所得士有長洲劉政桐城方法政

曾草平燕策未上聞孝孺死遂歐血卒法官四川斷事以諸司表賀登極不肯署名及被逮行次望江瞻望先

人廬舍再拜自沈江死凡先後坐孝孺黨而死者八百餘人後異三編質實引遜國臣傳云孝孺投筆哭罵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減汝十族後繫獄籍其

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奢之執不從上怒甚乃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

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盡數抄沒發充軍坐死者復千餘人臣林文舉云成祖曰汝獨不

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乃大收其朋友門生凡刑七日紀事本末林文舉曰汝獨不

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舊史例議以廖鏞等逮論在孝孺死後未葬尊以孔安國及馬鄭解九族上

至高祖下至元孫曰便十族奈我何舊史例議以廖鏞等逮論在孝孺死後未葬尊以孔安國及馬鄭解九族上

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成祖則非輕生一時激怒不謂十族之說非實按夏侯歐陽解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

一人其次黃太常坐累死者族于六十五人外戚二百八十人若胡大理之死郡志稱其族乘市者二百十七

三人其次黃太常坐累死者族于六十五人外戚二百八十人若胡大理之死郡志稱其族乘市者二百十七

加三為四或加九為十傳聞異詞不足辨而一時門生朋友濫及無辜則亦不能為之諱也 翰林修撰黃

巖王叔英方在廣德募兵聞齊泰就逮知事不可為乃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又自題其案曰生既已矣未有

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己卯叔英自經于元妙觀銀杏樹下時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廣德相繼自

經後陳瑛希旨請簿錄其家于是叔英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投井死英妻宋氏下獄亦自經死 是

月下魏國公徐輝祖子獄輝祖戰敗歸守父祠上入城諸武臣皆迎附輝祖不屈召詰之不一語始終無推

戴意乃下吏迫取供招唯書其父開國功臣及免死有券上怒欲誅之徘徊既久竟從寬典勒歸私第削其封

爵 殺御史大夫練子甯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子甯在杭州為臨安衛指揮劉傳縛以獻上親詰之語不遜

命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敬在朝被執責以建議徙燕離間骨肉敬抗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上怒憐其

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有何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

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邪上猶不忍殺道衍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陛下甯有今日乃斬之誅其三族

子甯既誅其從子大亨官嘉定知縣聞之同妻沈劉家河死里人刑部主事徐子權聞子甯誅亦慟哭自經死

妻子欲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時同里解縉胡廣及吳溥皆比舍而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良獨流涕不言既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

耳須臾隔牆聞廣呼家人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之不舍肯舍其生乎俄聞良舍哭果飲斃死歿弼見良殉

本傳中典彙所載亦同而辨其下云諸本皆云良以辛巳朔健文九月卒帝遣鄧中黃觀諭祭之革朝志力辨其非言良家飾此以避追錄耳吳與弼少從其父溥邸舍目見良事能述之按姜氏祀史據王氏家譜以良

死在前一年並及黃觀諭祭之事四庫書提要辨證云革除之際誅錮與已凡効忠于建文者皆禍及子孫安知王氏家譜非為宗族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為定論明史良傳仍用前說蓋必有所攷也此所論與

典彙說合今據書之金川門陷進士葉福守門不克死之宮中火起都給事中義烏龔泰赴援被執以非奸黨不殺自投

城下死衛府紀善泰和周是修聞難留書別縉廣及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自經死江西副使崇德程本立由僉都御史改官未行聞燕兵入自縊死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

冕聞帝殺徐增壽宮中火起二人俱自刎死時秦府長史鄒朴聞瑾死不食卒兵部郎中譚翼自焚死妻子殉

焉凡此皆在燕師陷城之數日間而孝孺既誅上欲以草詔屬侍讀樓璉璉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承命不敢辭

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夕遂自經死或曰草詔乃括蒼王景或曰無錫王達云 右侍中黃

觀募兵在外詔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並二女給象奴奴索釵釧市酒肴翁悉與之持去亟攜二女及家屬十

人投淮清橋下死觀行至安慶聞京師陷或告曰新君即位三日矣觀嘆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魂葬之江上

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激處死觀弟觀先匿其幼子逃它處或云觀妻畢氏孀居母家遺腹生子故

黃氏有後于賁池方觀妻投水時嘔血石成小影陰雨時輒見相傳以為大士像有僧昇至巷中翁氏見夢曰

我黃狀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有愁慘狀後移至觀祠傳以為翁夫人血影石云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南郊

以太祖配赦天下詔自今年六月後仍稱洪武三十五年攷異此語見七月朔詔中以仍稱洪武三十五年之

年二年為洪武三十三年三年為洪武三十四年當日靖難兵起紀年之例一定如此乃實錄則直以建文元

年二年三年為永樂之元二三年及至是年七月則又改書洪武三十五年當日史臣之謬戾已不自顧其前

後之矛盾雷同矣辨識于此以證實錄之誣妄以明年為永樂元年凡建文中干犯者一切弗問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繇役三年歲內鳳陽淮安徐州滁州揚州皆蠲租一年餘州縣及未被兵各省皆蠲田租之半 癸未召前北平按察

陳瑛于廣西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凡建文朝廢斥者盡還故官 甲申詔建文時所改官制一切復之一日

上顧侍臣太息曰只此一事前代沿襲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耶乃令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王鈞解職務

月給半俸居京師統懼自經于吏部後堂侍郎毛泰亨懼亦死反異張芹備遺錄及典彙所載俱列張統毛

中據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云以茹璠李景隆薦仍故官及踰月成祖以建文改官制咎及統等命與戶部尚

書王鈞解職統畏懼自經于吏部後堂毛泰亨亦死證之明史統傳亦辨其非殉難而死者然則統不但不得

與于殉難之列竝不得與削爵之徐輝祖致仕之董倫比方統之在吏部也值變官制小吏張祖言曰高皇帝

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之統雖不能用然心賢祖奏為京衛知事及統死屬

吏無敢視者唯祖獨經紀其喪云 辛卯執蘇州知府安陸姚善至不屈死初善守蘇州黃子澄聞金川之變

欲與善航海募兵善曰公朝臣宜收兵圖與復善則守土與城存亡耳子澄去善方練兵守蘇州為麾下許千

戶縛以獻至京師上詰之曰汝一郡守乃敢抗我善大聲曰各為其主耳命誅之刑科給事中黃鉞者善之執

友也方丁父憂家居蘇州聞童俊以鎮江降杜門稱疾不出善以書招之許俟營葬畢至軍及聞善被刑乃以

越日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赴水死反異姚善之死諸書皆云七月十日蓋辛卯也又云鉞以十一日赴水死按

至革除遺事諸書所記則鉞以是年七月姚善被誅之次日死蓋成祖不知其死而召之故其家以溺死聞蓋

避追錄也此與王良之死其家請以為卒于辛巳者同故明人亦有避追錄之語而明史傳中所載語有斟酌

今仍錄之善被誅下更於明年召官時補出鉞死之本末 癸巳改封吳王允燭廣澤王衡王允燧懷恩王徐王允熈敷惠王隨呂太后居

懿文太子陵園 甲辰命致仕尚書王鈞偕工部尚書嚴震直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燕兵

之入也鈞踰城走為邏卒所執遂降仍其故官至是與張統同罷尋復用之震直分巡山西行至澤州而卒反

明史震直傳但書其巡視山西至澤州而卒又張統傳言世傳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 是月殺刑部

槍吞金死考諸國史非事實也按此即世所傳披山打車諸傳奇今據明史本傳餘悉刪之 尚書暴昭侯泰禮部尚書陳迪戶部侍郎郭任盧迴昭潞州人前掌北平司事在真定與鐵鉉輩悉心經畫及

平安軍敗召歸燕師陷城昭出亡被執抗誓不屈支解死昭之出也侯泰代之燕師既起力主抗禦之策會督

餉山東行至高郵被執不屈與弟敬祖子玘俱死迪宣城人李景隆之敗迪陳大計命督運軍儲已聞變赴京

師召至責問抗聲不屈遂與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磔于市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及五噫歌詞意悲烈蒼頭

侯來保拾其遺骸歸妻管氏縊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任丹徒人一曰定遠人初佐戶部飲食起居俱在公署時方貶削諸藩任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儲軍實運財粟果何爲者乃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將坐自困耳上時在藩聞而惡之兵起任與同官迥主調兵食京師不守被禽不屈死子經同坐少子戍廣西迥仙居人飲酒高歌不拘細行人目其狂及任折節恭慎至是被執慷慨就刑長誣而死迥在禮部有侍郎黃魁通習典禮迥與侍郎黃觀皆愛敬之又戶部主事巨敬充史官以清慎稱皆與迥同召不屈死 召大理少卿胡閏御史高翔至閩郡陽人嘗題詩吳芮祠壁太祖見而奇之因累官至卿貳翔高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監察御史燕兵之起二人晝夜盡軍事上聞其名欲用之翔喪服入見語不遜遂與閏同不屈死翔坐族親黨皆戍邊並發其先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高翔也閏子傳道亦坐死幼子戍邊有四歲女郡奴給配功臣家稍長識大義嘗以糞灰汗面其後遇赦還鄉貧甚誓不嫁見者爭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遂以貞節終 殺副都御史茅大芳僉都御史周璿大芳秦興人洪武中爲淮南學官召對稱旨擢秦府長史制詞以董仲舒爲言大芳益奮激盡心輔導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之記建文時擢官臺憲燕師起遺淮南守將梅殷詩詞意激烈聞者壯之璿當洪武末以天策衛知事建言擢是職竝見收不屈死而大芳子順童道壽俱坐誅二孫死獄中一時諸御史以抗節死者王度歸善人燕兵起贊畫軍事及李景隆敗盛庸代之度密授機宜遂有東昌之捷小河之役奉命勞軍徐州還與孝孺誓死社稷遂坐方黨謫戍賀縣坐語不遜族之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累官侍講太祖諭之曰翰林雖職文學然旣列禁近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裨益當時汝宜以古人自期已改監察御史建文更官制改左拾遺上卽位召見不屈死之德彝死時兄弟竝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族令闔舍逃去匪德彝一子山中毀戴氏族譜獨身留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至京撈掠終無一言故戴氏獨免于族云董鏞逸其里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諸將校觀望不力鏞輒露章劾之城陷被殺家戍極邊于是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懷甯甘霖嘉

與姚瑄皆坐誅而給事中則有莆田陳繼之西安韓永富兵事亟繼之數條奏機宜永亦慷慨論兵事時上欲官之卒與繼之同抗辭不屈死繼之之死又坐其父母兄弟悉戍邊云上之卽位也有詔至不屈而死者祥符王良當建文時遷刑部侍郎議減燕府人罪不稱旨出爲浙江按察使上頗德之詔至浙江竝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之眾劫之去良集諸司印于私第將自殺未卽決妻問故曰吾死自分未知何以處汝耳妻曰君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饋良食食已抱其子入後園置子池旁投水死良斂妻畢以子付友人家遂積薪自焚印俱毀上聞之曰死固良分但毀朝廷印不得無罪命徙其家于邊漳州府教授陳思賢茂名人以忠孝大義勗諸生及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卧不迎詔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卽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龍溪人初勤王之師自姚善王叔英外則徽州知府陳彥回莆田人曾坐父罪謫戍雲南比至蜀家人多道死惟彥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貧不能歸依鄉人知縣黃積良冒黃姓久之以閩中教諭嚴德政薦授保甯訓導考滿陞見擢平江知縣踰年太祖崩入臨又以給事中楊維康薦擢守徽州建文初祖母郭卒當去百姓詣闕乞留彥回哀經入京自陳乞復姓許之唯連乞終制不許葬郭于徽城之北對百姓曰吾昔亡命冒它姓徒以祖母存耳今祖母沒宜自請死天子特宥之敢不以死報國乎燕兵逼京師赴援不及被禽至遂抗節死之樂平知縣張彥方龍泉人初爲給事中以便養改官樂平時應詔勤王師所部抵湖口被執械至樂平斬之梟首譙樓當暑一蠅不集經旬面如生邑人葬之清白堂同時又有松江同知者失其姓名或曰周繼瑜也勤王詔下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竝指斥靖難之師乖恩悖道械至京磔于市其武臣之死者河北衛指揮張倫從盛庸戰有功庸敗燕將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了公平遂不屈死之京師陷武臣自盛庸平安以下無不歸附從容就義者唯倫一人而已而是時有台州樵夫日負薪入市口不貳價聞京師陷慟哭投東湖死温州樂清亦有樵夫聞其鄉人卓敬死亦號慟投于水二樵以逖世逸其名或曰其一卽指揮張安也又陳質者建文元年宋忠之敗質以參將退守大同代王欲舉兵應燕質持之不得發泊燕攻大同蔚州廣昌已附

于燕質取之至是追論其罪與鎮撫周拱元俱坐誅 八月壬子命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並預機

務籍首迎附召對稱旨命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就寢猶賜坐榻前語以機密重務內閣預機

務自此始版異諸人入閣本紀統系之八月奉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陞見背坐廷中抗言不屈上令兩武士

夾棒持之脅其一回顧終不可得遂磔于市鉉鄧縣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獻

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任山東解濟南之圍又與盛庸大敗燕師于東昌自此燕兵徑取徐沛

不敢復道山東渡江之役屯兵淮上庸敗績鉉兵亦潰上以鉉非朝臣故不族鉉父仲各年八十三與母薛竝

安置海南子福安戍河池二女發教坊司誓死不受辱久之赦歸鉉之死也高巍在外聞京師不守先自經于

驛舍而高賢甯前以射書城外上悅其言為之緩攻至是被執入見上曰此作論秀才好人也可予一官賢甯

固辭錦衣衛指揮紀綱素與賢甯善勸就職答曰吾嘗辱王先生之教矣蓋賢甯濟陽人王省之弟子也綱為

言于上竟得歸年九十七卒其參鈇軍事之宋參軍及繼魏上書之御史韓郁皆變姓名遁去不知所終云

丁巳分遣御史巡察天下利弊當與革者以聞 戊午授都督何福為征虜將軍鎮守甯夏節制山陝河南諸

軍都督同知韓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福自淮北敗奔還上以其宿將知兵推誠用之又聘其甥女徐氏

為趙王妃 甲子命西平侯沐晟填雲南 丙寅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清本耿姓訛為景真甯人建文初

出為北平參議上在燕邸與語言論明晰大稱賞還遷左都御史與孝孺等約同殉國及京師不守清知建文

之出亡也密謀興復乃詣闕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命仍故官委蛇班行者久之是日早朝清衣緋懷刃而入

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急上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命搜之得所藏刃詰責清奮起曰欲為故主報仇

耳上怒命磔于市清罵不絕口而死一日上晝寢夢清繞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為厲邪乃夷其九族盡掘其先

人家墓又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版異據三編實云王鏊守漢筆記文皇至金川門百官

含血直噴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書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為厲耶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
之瓜蔓抄其說與明史異紀事本末有青州教授劉固者依清居清遇害連及固與弟國母袁氏同受刑于繁
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警力臨刑仰天
大呼綱索俱斷奪刀連殺十餘人詔磔之
上之即位也駙馬都尉梅殷尚擁兵淮上不降上乃迫甯國公主

鬪血爲書以投殷殷得書慟哭乃還旣入見上迎勞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耳上默然以公主故不誅然自是益銜之 九月甲申論靖難功封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福與張玉朱能以首奪九門功最大而謀畫智計遜于玉其敢戰深入與能埒然爲人樸蕙沈鷲每戰勝諸將爭前效虜獲福獨後故上嘗嘆曰邱將軍功我自知之至是大封功臣獨首福又追贈張玉榮國公譚淵金鄉侯而大甯降將陳亨以白溝河之戰中創幾死已攻濟南與平安金嶺山大敗劄甚輿還北平其年十月卒上尤惜之至是追贈涇國公與玉等皆賜諡 論欵附功增李景隆祿封駙馬都尉王甯爲侯茹瑄陳瓊及都督同知王佐皆爲伯 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直文淵閣預機務與解縉黃淮凡七人並朝夕左右 甲午定功臣死罪減祿例 乙未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 江西盜平先是命韓觀討之未至盜已就撫乃拔觀爲征南將軍填廣西 是月以吏部侍郎蹇義爲本部尙書戶部侍郎夏原吉爲本部尙書義迎附以吏部右侍郎遷左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上稱善原吉以建文時充采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悅服久之移駐蘄州上卽位或執原吉以獻釋之尋轉左侍郎有言原吉建文時用事臣不可信上不聽遂與義並擢尙書又改工部尙書鄭賜于刑部晉黃福爲工部尙書劉儁兵部尙書 逮谷府長史劉璟至璟之參李景隆軍事也景隆敗璟夜渡蘆溝河冰裂馬陷冒雪行三十里子猶自大同赴難遇之良鄉與俱還上聞見錄不省遂歸里稱疾不起至是逮至京師上親詰之璟對詞猶稱殿下且抗聲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遂下獄自經死初温州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璟破賊還稱璟才畧太祖喜曰璟真伯溫兒矣上在藩邸嘗與璟奕璟輒勝上曰卿不少讓我邪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上默然璟旣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上以基有功故不許 前太常寺少卿高遜志卒遜志字士敏蕭縣人燕師入遜跡于東甌雁蕩山中弟子文淵閣侍書蔣兢從之爲經紀其喪兢宜與人

徵異明史高遜志附王艮傳言燕師旣人存歿無可致朱竹垞明詩經詳其本末並載蔣兢察高先生文據察文蓋九月之晦也今據系之九月之末

冬十月丁巳吏部上言前北平

所屬州縣官朱甯等二百九十八當靖難時俱棄職逃亡宜按名逮寘之法詔從寬典悉令入粟贖罪遣戍興
州上既卽位諸州縣奉前詔起援兵者皆入奸臣榜中次第逮捕唯日照王璉守甯波燕兵臨江璉造舟艦謀
勤王爲衛卒縛至京師上詰造舟何爲璉曰欲泛海趨瓜洲阻師南渡耳上壯其言竟不罪放歸永清典史周
縉武昌人燕師起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縉獨爲守禦計攝令事已度不可爲懷印南奔道聞母卒歸終
喪燕兵已迫剝義旅勤王聞京師不守遂亡去至是有司捕縉械送戍所居數歲子代還年八十而沒其朱甯
等二百餘人皆不可考云 己未詔重修太祖實錄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尙書茹瑄副之侍讀解縉爲總裁
建文初臨海葉惠仲以知縣被徵預修太祖實錄遷知南昌府至是以坐直書靖難事指爲逆黨遂逮至族誅
攷異此卽再修之實錄據沈氏野獲編言解縉秉筆盡焚舊草舊草卽建文初修之實錄葉惠仲預焉遂以此坐誅時上于宮中得建文時章奏千餘道命縉等緝閱關
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之餘有干犯者悉焚之一日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縉不敢對修撰李貫對曰
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爲賢邪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左右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
盡心于建文者特惡夫誘建文之壞祖法者耳貫慚而退 丙寅命鎮遠侯顧成填貴州成自太祖時以洪武
八年調守貴州已從傅友德征雲南有功進貴州都指揮同知尋遷右軍都督僉事佩征南將軍印又會何福
討平水西寨凡在黔十餘年威信大著建文初召還進左軍都督以從耿炳文禦燕師于真定被執遂降輔世
子居守北平南軍圍城防禦調度一以委之至是論功封侯仍命鎮貴州 壬申徙封谷王穗于長沙 甲戌
詔從征將士掠民間子女者悉令放還歸其家 是月以僧道衍爲僧錄左善世 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爲
皇后后之爲妃也孝慈皇后深愛之從上之藩居孝慈喪三年蔬食如禮靖難兵起一部分世子多稟命焉
及冊爲后后弟增壽常以國情輸燕及其誅也上慟惜之欲追贈爵后力言不可上不聽卒封定國公命其子
景昌襲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竟弗謝其深明大義如此 廢廣澤王允熲懷恩王允燧皆爲庶人 是月進
郭資爲戶部尙書仍掌北平布政司使事 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縣明年夏稅 是月擢保定知府薛僉爲
刑部尙書仍知保定府又擢右通政李至剛禮部尙書 初金川門不守建文帝東西走殿廷欲殉社稷翰林

院編修程濟請遜國以圖後舉帝不決乃以爲僧請自任扈從于是帝泣急命舉火焚宮是日帝自地道出從亡諸臣或龜城或由水關出薄暮會于神樂觀中中官託言得高皇帝所遺度牒三紙首應文與帝名合次應能時吳王教授楊應能在從亡中自任之唯應賢不審俄監察御史葉希賢至毅然曰臣名賢何疑焉于是僧溥洽爲帝祝髮應能希賢亦竝祝髮一時從帝出者凡五六十人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突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多榮繫宜各從所便乃議以二十餘人從濟與希賢應能三人或稱道人或稱比丘皆朝夕在帝左右譏察防衛其餘或往來道路運給衣食或游歷所至更番爲主而姓名爵里世莫得傳傳者亦不無異詞于是有河西傭補鍋匠及馬二公子之屬嘖嘖稱人間河西傭者常被葛冬日走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傭于莊浪魯氏得直買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葛雖破縷縷終不肯棄去力作倦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聲久之有識傭者與語不答走之南山後卒死莊浪屬主人曰我死幸勿埋我俟西北風起火之營家從其言補鍋匠者常往來夔州重慶間業補鍋凡數年川中人多識之時在夔有童子師能爲古詩詩後題馬二公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一日遇補鍋匠于市中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復相持哭別去或曰馬二之合蓋馮姓也又一僧二樵者皆隱于浙東僧自稱雲門僧或稱稽山主人每泛舟賦詩歸卽焚之二樵一在會稽自號若耶溪樵每于溪沙上以荻畫字已輒亂其沙有疑之者從後抱持觀之則皆孤臣去國之詞也一在金華之東山時稱玉山樵麻衣戴笠終身不易以上皆逸其名唯玉山樵嘗爲王姓者題詩曰宗人故疑其爲王姓云葉希賢之從帝爲僧也自號雪菴和尚壯年落髮雲游演蜀間走重慶之大竹善里愛其山水里有隱士曰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爲結茆于白龍山和尚率數人居其中或云其徒或云其所奉者帝也和尙所夕誦易乾卦山中人疑其不誦佛經景賢固知之不敢言亦不忍問和尚亦默會景賢意乃誦觀音經然好觀楚詞時時袖之登小舟棹急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之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眾莫測其云何也希賢與應能皆先帝卒卒之日其徒問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尙始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卒不答有知之者曰此前監察御史與練大夫先後請誅李景隆者也又牛景先不知何許人嘗爲御史金川門啟易

服宵遁卒于杭州僧寺中自帝遜國後越數十年有松陽人王詔游治平寺于轉輪藏上得書一卷記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事蹟楮墨斷爛可識者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皆定海人同族同仕于朝田玉官郎中京師破去爲僧良玉官中書舍人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良用爲舟師死于水中節好老子太元經爲道士何申宋和郭節俱不知何許人同官中書申使蜀至峽口聞變嘔血疽發背死和及節俱挾卜筮書走異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與和節俱友善亦去爲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無攷與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其餘十餘人俱失其姓名疑卽程濟葉希賢輩也其最後晚出者曰致身錄相傳得之江南茅山道書中爲吳江史仲彬所述仲彬者建文時爲侍書帝之出也欲往滇南依西平侯仲彬以爲不可適其家有艇來遂迎帝至吳江之黃溪主仲彬家其後帝凡三至遂爲仇家所訟逮捕仲彬繫獄死版異明史牛景先傳言仲彬實錄未嘗爲侍書錄蓋晚出不足信錄中所載與諸家紀革除遺事或先或後互有出入而所載從亡諸臣皆有姓名爵里可攷凡二十二二人其與治平寺藏內所載之九人中有梁田玉良玉中節及宋和郭節得五人又以河西備爲編修趙天泰三原人補鍋匠爲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馬二公子爲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此外又有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王資失其官杞縣人皆帝游歷所至更番爲主者而毀印自焚之王良亦在所主中又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檢討程亨澤州人劉伸失其官杞縣人太監周恕和州人皆往來伺應共資糧屨屨者而四川參政南康蔡運有傳其踰年坐奸黨而死者亦在焉合之濟希賢應能景先仲彬五人共二十二人惟所稱雲門僧卽宋和而雪菴和尚別屬之郭節東湖樵夫卽牛景先與台州投東湖而死之樵夫是一是二皆不可攷所謂傳聞異詞者也二十餘人中或先帝卒或散在四方商客死惟濟從亡在外近四十年蓋與帝爲終始云濟朝邑人据致身錄所載又云績溪人通道術遜國之議自濟倡之時有傳其奇術者云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時參軍事名在碑中一夜濟往祭碑人皆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樵之已又止之曰先爲我錄文來時樵甫下遽停而碑已缺損乃据其可識者錄以上令按碑行誅而濟名適在樵脫處遂得免或曰徐州未嘗有捷事之有無殆不可攷也初燕師之入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一夕盡遁去詰朝御史以聞上不問

後始有嘖嘖言遜國事者或云僧溥洽知狀或云匪溥洽所上乃以它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以訪張三手爲名內監鄭和以下西洋爲名徧物色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迨姚廣孝將死始請于上出之至于帝之與濟則皆不知其所終云

三編發明曰惠帝以柔牽之資丁強藩之逼智力兼困以至于亡然其天性仁厚親賢好學除軍衛單丁減蘇松重賦澤施未久善政在民是以天命雖移人心猶結而成祖本由逆取復果于殘殺一時忠義如林蹈九死而不悔何其酷也至若遜山逃海諸人流離智昧身之既隱焉用文爲而聞風感興若將親炙然疑交作所由來矣夫據左氏傳則程嬰杵臼皆爲烏有然馬遷逸事人人樂道故明史以爲與其過而去之甯過而存之忠貞之氣屈極而伸至今四百年後易名列祀折一衷而定論存他說以闕疑所以揭幽潛于日月懼亂賊于春秋豈不韙歟

反異被壬午殉難亡遺諸臣野史所記如大理寺丞劉端刑部郎中王高皆以孝孺坐誅已見成祖實錄此外又有高不危者與高巍同時死義不危弟宜坐誅南海高或曰不危節義字也典彙辨之以爲別是一人又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姬媼坐死者八十餘人又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有拾其遺骸得自書絕命贊典彙所記畧同茲載其絕命詞凡四言十句又工部侍郎張安國聞燕兵入與妻賈氏訣賈請隱乘舟入太湖聞京師陷皇帝自焚乃鑿舟自沈沈又胡子昭殉難其弟子義時爲蜀典寶聞其兄死辟世丹後蜀獻王憐之令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二子竟棄去不知所終今檢明史子昭傳亦遺之若典彙所記則有山西布政使理問徐讓孝義縣丞喬健二人俱奉詔使燕還軍戰沒又御史王玘蘇州人以匿奸黨逮至玘死子孫坐誅又儲福無錫人以奸黨挨購在錄中成曲靖衛舟行忽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臣遂不食死妻范氏營葬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立廟祀之又龔詡年十七爲金川門卒兵入詔大哭還鄉直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詡任無害于義恐負往

日城門一痛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以上所記明史皆載其姓名而劉端王高之等三編已補入族孝孺目中其他亦大半采入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母甫過而存之是也又三編所載黃觀在外募兵時有金侍郢者逸其名募兵江西有朱進者常州人隨行俱被執就戮又金川門之陷有編修陳忠者鄭縣人殉難死凡此又皆野史所不具者若夫燕兵初起湯宗告變野史以爲靖難後被諫入之王午死事中西人辨之今明史所列湯宗傳尤爲確證此又不可不辨者也

議按重修綱目三編在乾隆四十年是時方

救大學士九卿等稽考明季殉難諸臣定專諡通諡之例下至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議諡難于概見者

亦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擬爲勝朝殉節諸臣錄踰年正月復奉

上諭念及建文革除之際其諸臣之仗節死難者史冊所載甚多當時承樂以藩臣犯順稱兵陰謀奪國諸人

且募族圖存抗詞抵斥雖隕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爲無慚名教其它若景清鐵鉞等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

義雖致命不同而志節凜然皆可謂克明大義下至東湖樵夫補錫匠之流雖姓名隱晦不彰其心均足嘉尚特以永樂性成殘刻逞志淫刑其屠廖之慘極于瓜蔓牽連始非人理朕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憤恨因念勝朝革命之際其抗我顏行者尙念其忠于所事矧建文諸臣不幸遭遺內難爲國捐生成仁取義豈可令其湮沒其極如何分別予諡之處著阿前旨交大學士等一體詳查集議具奏稱朕崇獎忠良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于是建文殉難諸臣亦悉依專諭通諡之例增入卷末而入祠之職官如葉希賢牛景先程濟以及梁田王等此人又入祠之士民如燕山衛卒金川門卒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錫匠雲門僧玉山樵塞馬先生之等皆從附錄存疑之例均予入祠致祭于此見哀忠之典
恩隆異代度越千古初未嘗以野史流傳聽其湮沒則誠所謂忠貞之氣屈極而伸者矣

明通鑑卷十四

紀十四 起昭陽協洽盡旃
蒙作噩凡三年

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屬國使 乙酉享太廟 辛卯大祀天地于南

郊 上之卽位也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榘前爲建文竄逐者皆復其爵至是詔仍故封各令之國咎王

懋改封長沙上以其開門迎降尤德之賜樂七奏衛士三百尋又增歲祿二千石 癸巳命保定侯孟善填遼

東丁酉授宋晟爲平羌將軍填甘肅晟討涼州廣西番苗有功建文初命填甘肅至是以上卽位入朝進後軍

左都督仍遣還鎮 文異據明史紀書晟填甘肅證之晟傳蓋晟本以建文時填甘肅至是因入賀復還鎮也今參晟傳書之 是月擢陳瑛左都御史 詔以北平

爲北京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乙卯遣御史分巡天下自是

遂爲永制 丁巳遣官設奠于先師 戊午祭太社太稷 己未貽書鞬靬可汗郭勒齊 舊作鬼 初元自特古

斯死五傳至坤特穆爾咸被弑後郭勒齊篡而代之自稱可汗上卽位遣使諭以通好賜銀幣竝及其知院阿

嚕台等是時郭勒齊與衛喇特相仇殺 舊作瓦剌輯覽衛一作威 往來塞下上敕邊將嚴兵備之 徙封甯王權于南昌初

甯王之被誘入關也上許以事成中分天下比卽位大甯城已空王乞改南奏請蘇州上曰畿內也請錢唐上

日皇考以予五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其它善地惟弟擇焉遂封之南昌上親製詩送之詔卽

布政司爲王邸 癸亥耕藉田 乙丑遣司禮太監侯顯使西域徵番僧也初西域烏斯藏攝帝師納木扎勒

巴勒藏布 舊譯見三卷 以洪武五年朝貢至京師太祖禮而歸之十四年復貢時納木扎勒巴勒藏布已卒有僧哈

里瑪勒舊作哈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為尙師上在燕邸知其名欲致一見乃命顯偕僧智光齋書幣往徵之

竝選壯士健馬護行自是中官銜命異域者先後接踵矣後本紀二月遣使徵尙師哈立麻于烏斯藏使即

哇則云初遣中官是以遣中官出使實始於馬彬然則前此所遣之侯顯也然紀不書侯顯而于九月遣中官馬彬使即

乎又證之顯和傳言成祖銳意通四夷使多明其中貴西洋則和及王景宏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

則率使侯顯今以先後視之中官出使之始於顯明其而本紀但書遣使不書中官侯顯惟輯覽及三編以顯

為中官出使之始故其目云未幾又遣馬彬使瓜哇蘇門答刺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刺加柯枝諸國于

是中官銜命異域者四出紛紛矣今據三編書之。又按顯所傳言顯出使在是年之四月與本紀書二國遣

使不合或者以二月奉詔四月始行故紀傳互異耳。顯覽亦系之四月惟重修三編改入二月據舊錄也今從

之 己巳振北京六府饑 辛未命三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 壬申詔寇戰地暴骨 甲戌命高陽王高煦

備邊開平 是月改戶部尙書郭資刑部尙書雒僉為行部尙書 三月庚辰命江陰侯吳高填大同 壬午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甯都司徙保定初太祖封甯王于大甯以守北藩馮勝之征納克楚也築大甯寬和會州

富峪四城納克楚既降尋置泰甯福餘朵顏三衛于烏梁海舊作兀以居塞下之降附者而置北平行都司于

大甯治焉靖難師起却甯王以歸選二衛士卒三千人入關助戰數有功天下既定遂割大甯畀之以償其勞

于是洪武間所築諸城悉廢竝調營州五屯衛及東勝左右衛悉遷之內地而遼東宣府之聲援一旦為之隔

絕 戊子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餉北京遼東初洪武間遼東及迤北諸路用兵悉資海運以餉軍士至三十

年以遼餉贏羨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至是上以北方軍備不足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皆充總兵官帥

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于遼東北京自是歲以為常 甲午振直隸北京山東河南饑時編修楊溥上

疏言洪武間定制每縣四境設倉以官鈔糴穀儲備荒歲之需振貸斂散皆有成規又于縣之各鄉開濬陂塘

修築濱江近河隄岸以備水旱此皆萬世之利自有司雜務日繁便民之事卒不暇及一遇災荒莫知所措近聞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至倉亦無存原開陂塘多被土豪侵占及堙塞為私田隄岸坍塌塌壞皆為農患大氏親民之官得其人則百廢興不得其人則百弊興伏望命部行移各布政司令有司遵依舊制竝加整理除近被災傷外凡豐稔之處于現有官鈔支糴穀粟儲以備荒郡縣考滿吏部計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巡按御史竝取勘實蹟歲終奏聞有欺蔽忘事者罪之庶幾祖宗郵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矣疏

入從之 是月北鹵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禦又不奏聞上怒其欺蔽誅之 瀋陽軍士唐順上書請開衛河其畧言衛河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經衛輝城抵直沽入海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運糧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命廷臣議之未及行 夏四月丁未朔享太廟

初安南黎季犛復弑主日焜立其子暹己又弑之而立暹弟竄竄時方在襁褓中 攷異三編實實云成祖實錄載陳天平奏云臣天平前安

南王焜之孫翁之子日焜之弟也日焜卒弟璫立子暹繼之暹子顯顯子安皆爲季犛所弑與史傳小異季犛欲篡其國復弑竄大殺陳氏宗族遂自立更姓名曰

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查謂出帝舜裔胡公後僭國號大虞年號元聖尋自稱太上皇傳位于查是時靖難師

起安南自帝其國匿不以聞及上即位遣官詔告其國查懼遣使奉表朝貢及是至京師表文自署權理安南

國事詭言陳氏嗣絕臣陳氏甥爲眾所推權理國事于今四年乞賜封爵事下禮部部臣疑之請遣官廉訪上

乃命行人楊渤等賫敕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之有無及胡查推戴之誠僞令具實以聞 己酉命戶

部尙書夏原吉巡視浙西治嘉湖蘇松水患時諸郡頻罹于水屢敕有司治之無功原吉既至循覽水勢上言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頗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

以入三柳頃爲浦港堙塞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按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

湖東通海前代常疏之而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

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陸濫沙游泥難以施工嘉定劉江港卽古婁江徑入海常

熟之白茆港徑入江皆廣川急流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

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遏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

泖湖之水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預修圩岸以防

暴流則水患可息上命發民丁開濬原吉晝夜徒步以身先之 癸亥萬壽節宴百官詔預定位次 辛未岷

王梗有罪梗之廢于建文也西平侯沐晟實奏其過上卽位召還漳州使復其國而梗遂與晟交惡上兩戒敕

之梗沈涵廢禮擅收諸司印信殺僇吏民上怒奪其冊寶已念其幽繫久復予之僅示薄懲降其官屬而梗仍

不後 甲戌命襄城伯李濬填江西時永新盜起濬捕其為首者誅之尋召還攷異揭明史濬傳蓋計 是月

申定金銀交易之禁循洪武舊制通鈔法也自鈔法行定制民間交易錢鈔兼收而商賈大率重錢輕鈔至是

復申其禁犯者以奸惡論其鈔楮昏爛者許赴行在庫倒換新鈔然收受艱難故法雖嚴而禁不行 五月丁

丑除天下荒田未墾者額稅 癸未宥死罪以下遞減一等 丙戌以太祖忌日謁祭孝陵 庚寅山東蝗命

有司捕之未幾河南蝗詔免今年夏稅 乙未敕諭烏梁海 是月再論靖難功封駙馬都尉袁容李讓皆為

侯又以淇國公丘福等議封都督僉事李彬為侯陳亨子懋王真子通等六人皆為伯 殺右副都御史黃信

時尚書李至剛妻父麗重法當誅至剛乞免于上上曰法司鞠獄輕重外人何由知之對曰此黃信為臣言上

怒命錦衣衛鞫有實遂誅信攷異明史紀不載皇明通紀系之四月國史紀聞系之五月披殺信事見李至剛

李至剛諸書皆作右通政證之本傳至剛于去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上賜聖書戒之曰聞弟縱戮取財國

人苦之告者數矣且王獨不記建文時耶尋詔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軍民斂財物聽者竝治之攷異本紀

衛諡之諸王傳代王有罪降敕戒諭在是年之十一月其下文云召入朝不至再召中途遣還革其三護衛則

是戒諭在十一月削護衛又在明年蓋王如為仁孝皇后之妹上特優容之傳中所記本之實錄今據本紀系

之是月而削 癸丑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撫安軍民有司奸貪者逮治之 丁巳上皇考尊諡曰太祖聖

神文武欽明啟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攷異此成祖改

定之二十字 曹國公李景隆等修太祖實錄成上之 戊辰命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帥武城侯王聰安平

侯李遠填宣府亨密雲降將也從上戰數有功歷遷中府左都督遂封侯亨至邊度宣府萬全懷來形便每數

堡相距中擇一堡可容數堡士馬者為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謹瞭望寇至夜舉火晝鳴礮併力堅守規畫周詳

後莫能易 秋七月庚寅復貽書諭郭勒齊 八月己巳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 甲戌徙直隸蘇州等十郡

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 九月癸未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窮民 庚寅遣中官馬彬使瓜哇蘇門

答刺李興使暹羅等國攷異據本紀遣彬出使在是月是年中官出使外域者凡四人侯顯在二月馬彬在九

月紀者書之惟李興尹慶不見語之外國傳與使暹羅在九月是與彬以同月命也慶

出使滿刺加柯拔在十月今據傳分月書之又傳言彬使瓜 乙未奪應城侯盛庸爵初上命庸鎮淮安旋移

山東庸常不自安都御史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爵下獄庸尋自殺瑛自廣西召還攝臺憲事天性殘忍受上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爲能甫蒞事卽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効死建文者如侍郎黃觀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修之上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紉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有而用之沉爾所言有不預此數者勿問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疏族外親莫不連染大理少卿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語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于是諸忠臣遂無遺種及擢任左都益以訐發爲能自劾庸後以次及諸勳戚中外文武無不側目重足矣 庚子岷王梗復有罪削其護衛 是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刁暹答侵威遠地虜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加兵未晚乃敕晟遣人諭之刁暹答果悔思乃還所虜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人入貢方物謝罪 冬十月乙巳朔享太廟 上之卽位也遣使詔諭外蕃諸國日本預焉日本王道義遣使表貢方物至甯波禮官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嚴其舶諸違禁者悉籍送京師上曰外夷修貢履險蹈危所費實多有所齎以助資斧亦人情豈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時直市之母阻向化 乙卯日本使者至京師上優禮之遣官護送還國竝賚道義冠服龜紐金章及錦綺紗羅細軟之物 是月遣中官尹慶使滿刺加柯枝等國 十一月乙亥朔頒麻于朝鮮諸國著爲令 壬辰罷遣浚河民夫召夏原吉還 甲午北京地震是時山西甯夏亦震 乙未命六科辦事官言事上初卽位欲周知民隱命吏部尙書寔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于六科辦事俾各言所治郡縣事卒無言者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縣之間豈無一事可言今在朕左右尙猶默默況遠在千萬里外乎卿等可以朕意諭之何利當與何弊當革皆勿隱若今不言有他人言之則無所逃罪矣 丙申征南將軍韓觀討廣西山賊平之觀爲忠壯侯成之子生長兵間有勇略洪武間厯平湖南廣西諸蠻凡前後斬獲以萬計建文初練兵德州禦燕師無功上卽位以觀將家子委任如故遂由江西

改填廣西而觀性驚悍誅罰無所假下令如山人莫敢犯上既命觀節制兩廣官軍知其嗜殺特賜璽書諭以
蠻民易叛難服宜先以德義綏懷之母專殺侈會羣蠻復叛上遣員外郎李宗輔賫敕招之觀大陳兵示將發
狀而遣使偕宗輔往于是桂林蠻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未附而慶遠柳潯諸蠻方殺掠吏民觀乃上章請
討遂與指揮葛森等擊斬理定諸縣山賊千一百八十有奇擒其酋五十餘人斬以徇獲其所掠男女歸之于
民而撫輯其逃散者民皆大悅 閏月丁卯封胡奩爲安南國王時楊渤等奉使至安南奩復遣使隨渤還進
其國陪臣父老所上表如奩所以誑上者乞卽賜封爵上信之乃命禮部郎中夏止善賚敕賜封奩遣使謝恩
帝其國中自若

三編

御批曰安南旣列藩封其篡弑相尋固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奩父子
亦何甚逕庭成祖旣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爲辭顧乃令具狀上聞興師進討其與楚靈王負慶封
斧質以徇于軍者又何以異所以歸國之請使方來而芹站之伏兵已起坐爲遠夷所侮雖由黃中等昧于
機宜亦其德不足以服遠雖懾以兵威終無益也

十二月甲戌侍讀學士解縉等奉敕修古今列女傳成上之上親製序文頒行 壬辰詔禮部選國子監生三
十餘人分詔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宸翰詩文者皆送官繳進仍重賚之以建文遜去大內毀于火
故也 初衛河運糧之議倡自唐順而戶部尙書郁新謂轉餉北京由衛河交運雖陸路五十餘里驟難開濬
而濟以車運實亦公私兩便之計乃上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連舟艱阻請別用淺船可載三百石者自淮
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用淺船可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入柳樹諸處
令河南車夫由陸運入衛河轉輸北京至爲近便上是其言是冬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真倉糧百五十
萬餘石赴陽武由衛河轉輸北京悉如新言行之時以爲便 是歲始命內臣出鎮攷異此据明史本紀書于
是年之未按三編實云

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始自永樂八年遣馬靖明
史本革除備遺錄始于是年特書于本紀今据之

初建文帝御內臣嚴燕師渡江率逃入軍中漏洩朝廷虛

實然上甚德之及卽位行封賞諸宦官功不已上患之會遣顧成韓觀何福等出填貴州廣西甯夏諸邊別選宦官有謀略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置三大營又命以提督監京軍由是大權悉以委寄遂爲一代厲階之梗云 壬午之獄凡建文諸臣不在榜中及捕至自陳爲奸臣所累不敢抗命者皆有而用之時刑科給事中黃鉞以戶科左給事中召鉞已前死其家乃以行至中塗溺水死聞避追錄也同時並召者又有御史會鳳韶廬陵人金川之難從建文帝出帝以其名在榜中恐累及其妻子宗族麾之使去鳳韶泣曰臣當以死報陛下遂歸上素重鉞名而鳳韶爲御史時奉使至北平請罷兵歸國上雖不報雅器重之是年以原

官召鳳韶不赴又以侍郎召鳳韶知不免乃刺血書衣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登進士第仕宦至錦衣郎慨一死之得所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氏子公望勿易我衣卽以此斂

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闕異黃鉞會鳳韶之召據野史皆在永樂元年而鉞已前死故其家以嗣水陵明年復召乃自殺野史有謂鳳韶亦以建文四年靖難師之初起也遼王植畏其僞自泛海歸京師王府紀自殺者蓋因從亡中無其人也今仍據明史本傳

善績溪程通從焉入朝上封事數千言陳禦備策進左長史上卽位從王徙荊州有言其前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于獄家屬戍邊竝捕其友人徽州知府黃希范論死一時先後坐事就逮者有黃彥清歙人官國子博士以前在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被誅蔡運南昌人歷官四川參政勁直不諂于俗罷歸復起知賓州有惠政

至是亦追論奸黨死或曰運蓋從帝出亡云又石允常甯海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坐事謫常州同知建文末帥兵防江軍潰棄官去後追錄廢周藩事繫獄二年免死戍邊 建文之初朝鮮國王李旦表陳年老以子芳遠襲位許之上頒卽位詔于朝鮮芳遠遣使至京師朝貢者六自是歲時貢賀以爲常

又遣使請冕服書籍許之

二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南郊 丁巳定屯田賞罰例時尙書郁新上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

歲入之數臣部核計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請定例凡管屯都指揮指揮及千百戶所管軍旗各以歲

所入之數通計一歲軍士人食米十二石之外查均餘石數多寡以爲賞罰由巡按御史及按察司覈實以聞

從之新又言湖廣屯田所產不一請皆得輸官粟穀糜黍大麥蕎稌二石准米一石稻穀葛林二石五斗稗
三石各准米一石豆小麥芝麻與米等著爲令 己巳召世子高熾及高陽王高煦還京師 是月夏原吉上

言蘇松之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請復往治之上從其言命原吉再行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

又以大理少卿袁復爲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副之凡九月工竣水洩蘇松農田大利原吉踰年始還

午大比之歲以靖難不舉元年八月始合南北兩京及十二藩補行之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以解縉黃淮爲考

試官中式楊相等四百七十人 三月乙巳賜曾榮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酉始選進士爲翰林院庶吉

士初洪武乙丑始設庶吉士然擇進士爲之不專屬之翰林也至是既授一甲三人爲翰林修撰編修復命于

弟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爲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爲翰林之專

官尋命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及庶吉士楊相等凡二十八人

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少年願學上喜而俞之增忱爲二十九人時謂忱爲揆宿上命司禮監

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上時至館召試五日一休沐必使

內臣隨行且給校尉驍從是年所選王英王直段民周忱陳敬宗李時勉等名傳後世者不下十餘人

因閱三編實云選進士爲庶吉士謂之館選其後或問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無定額比三年試之其

留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爲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外爲州縣官謂之散館宣德五年始命學士

教習以吏禮二部侍郎爲之 庚戌吏部奏有千戶薦士者定制武臣不得薦士請以違制罪之上曰馬周不因常何進乎

武臣薦士亦其忠君愛國之心果才授之官否則罷之可耳不許 戊辰改封敷惠王允熙甌甯王奉懿文太

子祀 夏四月辛未朔置東宮官屬以吏部尙書蹇義兼詹事翰林學士解縉兼右春坊大學士侍讀黃淮胡

廣以下皆兼庶子中允諭德等官 壬申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姚姓賜名廣孝道衍佐上定策起兵凡轉

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宜咸取決于道衍雖未嘗臨戰陣然上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至

是論功第一拜資善大夫上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歸僧寺冠帶而朝退

仍緇衣如僧服 甲戌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初靖難兵起世子居守高煦扈從數有功上以其類己高煦亦

以此自負謀奪嫡至是議建儲淇國公王福駙馬都尉王甯等皆言高煦有功宜立獨兵部尙書金忠以爲不

可忠自姚廣孝薦以卜得幸于上靖難師起召置左右決以疑事輒有驗又時進贊畫預機務上卽位論佐命

功擢工部侍郎輔世子守北京會從召還進兵部尙書因議儲在上前歷數古適孽事上不能奪又密以告解

縉黃淮尹昌隆等一日上詢之縉縉百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上不應已又頓首曰好聖孫上領之尋以問淮昌

隆對皆與縉同先是太子未至諸臣屢請建儲上不允蓋意在高煦也一日諸臣應制題虎彪圖畫一虎領

眾彪作父子相親狀縉援筆成四絕句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上感其意立召

太子歸至是遂立之復以忠兼詹事與蹇義等同輔導太子同日封高煦漢王高燧趙王高煦旣不得立又聞

之國雲南輒然曰我何罪乃斥萬里之遠卒不肯行以此益銜縉等因異據明史金忠傳建儲之議始于金忠

修類稿載縉題虎顧眾彪圖上感其意立召太子是縉之歸心太子又在前也朱竹垞明詩綜以此爲楊廉夫

作而傳會之按縉與廉夫相去不過數十年安知非縉詩之竄入者且郡氏所記本彭文憲公畜德錄今按其

四語與唐肅之賦海東青同一規 壬午封琉球故山南王從弟應祖爲山南王琉球居東南大海中自古不

通中國至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尙爲姓而中山最強山南次之山北爲最弱太祖

卽位之五年遣使詔告其國中山王朝貢在先而山南北並接踵至先後貢獻不絕中山山南又屢遣子弟

及塞官子來請肄業國學皆許之建文帝嗣位三王亦奉貢如故上卽位詔諭如前元年三王並來貢皆賜冠

帶遣之歸是年二月中山王世子武甯遣使告其父喪命禮部遣官諭祭賻以布帛遂命武甯襲位未幾山南

王從弟應祖亦遣使告其故王承察度之喪謂故王無子傳位應祖乞加朝命且賜冠帶上並從之遂遣官冊

封時山南使臣私齎白金詣處州市磁器禮部尙書李至剛請論其罪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中國

禁令悉貫之因異據明史本紀書汪應祖論之琉球傳琉球凡二國中

山山南皆以尙爲姓又云山南王

從弟王應祖然本紀據實錄未知實錄何據也今據傳但書故王之從弟並記其以尙爲姓事

是月文華寶鑑成先是上命侍臣輯古嘉言善行可爲法鑑者爲書以授太子至是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

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爲治又顧講臣解縉等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秦

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今此書所載皆大經大法卿等輔導東宮日爲講說庶幾成其德業它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五月壬寅命豐城侯李彬填廣東彬以元年討永

新寇命帥師策應李濬未至寇平乃命以所統往填廣東又命清遠伯王友充總兵官帥舟師沿海捕倭 六月丁亥上諭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眾食眾則力本者困生息之道由于節儉朕觀吏部錄中外

官數比舊額增至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此意諭吏部令諸司汰冗員以省國用而紓民力于是吏部尚書蹇義等言在京各官額外添設者送部別用在外令所轄上官嚴行考覈今年所取二甲三甲進士量

留七十人分隸諸司觀政各王府教授俾讀缺於第三甲內選用餘悉遣歸進學從之 辛卯振松江嘉興蘇州湖州饑少師姚廣孝奉使往賑蘇湖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取之于民民窮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

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少師宣往體朕心毋爲國惜費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啟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獎之晚佐靖難功又著道餘錄頗詆先儒識者鄙焉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

不見但遙語日和尙誤矣和尙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慚而去 甲午封哈密恩克特穆爾舊作阿克爲

忠順王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固爾舊作納填之尋改封肅王卒弟恩

克特穆爾立洪武中太祖既定輝和爾地置安定等衛漸逼哈密恩克特穆爾懼將納款會上卽位遣官招諭

之許其以馬市易卽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四匹元年冬至京師上賜賚有加並命有司給直收其馬四千七百

四十四匹擇良者十匹入內廐餘以給守邊騎士至是復來貢請封詔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復貢馬謝恩踰年爲

韃靼可汗郭勒齊毒死國人以病卒聞 是月命翰林院更試會試下第貢士擇文詞優等者得張鉉等六十

人上召見皆賜冠帶送國子監肄業攷異据憲章錄通紀諸書所載皆在是月諺之選舉志言永樂初會試下第輒令錄其優者傳入學給以教諭之俸卽拈此也今據書之 秋

七月壬戌有鄱陽儒士朱季友年七十餘詣闕上所著書多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送饒州會同府縣官聲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丙寅振江西湖廣水災 是月山東郡縣有野蠶成繭有司以聞禮部尙書李至剛請百官表賀上曰野蠶成繭不過衣被一方必天下之民皆飽煖而無饑寒方可

爲朕賀也不許 八月丁酉故安南國王陳日燿弟天平來奔先是胡查以誑上得封旋侵奪我思明邊境上
敕令還不聽尋復據占城訴稱安南侵掠脅彼國爲屬臣又邀奪天朝賜物上惡之方遣官切責而安南故陪
臣裴伯耆詣闕告難言臣祖父皆執政大夫死國事而賊臣黎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僇忠良滅族者以百十
數臣兄弟妻孥亦竝遭害臣棄軍遁逃伏處山谷思詣闕廷披瀝肝膽展轉數年始見天日竊惟季犛乃故經
略使黎國髦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蒙貴任一旦篡奪更姓名僭號改元忠臣良士無不痛
心疾首臣不自量敢効申包胥之忠哀鳴闕下伏願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蕩除奸凶復立陳氏臣死且不
朽上得書感動命有司周以衣食未幾復據老撾國送天平至上言臣天平前王烜之孫裔子日燿弟也黎賊
盡滅陳族臣越在外州獲免臣僚佐激于忠義推臣爲主方議興師討賊而賊眾我寡兵敗見迫倉皇出走竄
伏巖谷萬死一生得達老撾恭惟皇帝陛下入正大統臣有所依歸匍匐萬里哀懇明廷陳氏後裔止臣一人
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乞聖慈垂憐迅發六師用章天討上益感動命所司館之會胡查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出天平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伯耆責使者以大義亦皇恐不能答上曰查父子悖逆鬼神所不容而國
中臣民共爲歎蔽一國皆罪人也且遣使詰責令具其篡弑之實以聞 九月丙午周王櫛來朝時櫛畋于鈞
州獲騶虞獻之羣臣稱賀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與怠安危
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修省 丁卯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上謂吏部尙書蹇義曰往慮守令未必
得人故命御史監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詢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由得實
宜入其境如其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卽守令之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卽守令無
足取矣且詢言非一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但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不阿小人賂遺
求譽而卽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之國人自今御史巡行察吏毋得據拾人言賢否皆其實
蹟以聞 解縉等七人之預機務也上嘗論之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爲官中言之但恒情慎初
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各賜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后于柔儀殿后勞賜備至又嘗以立春日賜縉等金綺

衣與尙書琦縉等入謝上曰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待朕裨益不在尙書下也一日上御奉天門諭科臣直言因顧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願與爾等共勉之是月始出胡儼爲國子祭酒不預機務縉等六人寵任如故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至海岸詰之則云暹

羅與琉球通好因籍其貨以聞上曰二國修好此甚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憐惜豈可以爲利其令所司治舟給粟俟風便遣還 冬十月丁丑河決開封壞城初河決率由開封北東行洪武之季下流淤塞河遂決而之

南 國輿 據本紀在是月五行志系之九月者蓋河決在九月十月乃奏報之日月也今據紀系之是月丁丑 乙酉蒲城河津黃河清 是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

炳文自殺先是刑部尙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鞋僭逆不道詔籍其家炳文懼遂自殺炳文長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尙懿文太子長女江都公主建文初進駙馬都尉炳文北伐璿勸直

搗北平不聽上卽位璿杜門稱疾坐罪死公主亦以憂卒次子璿後軍都督僉事建文時守山海關嘗勸楊文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後與弟尙寶司卿瑄同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而以建文肺腑之戚故賜等希指劾

之遂坐誅 又炳文傳言燕王稱帝之明年疑被劾在元年誅在二年也今仍據本紀書之 十一月甲辰上御

奉天門錄囚論錦衣衛等官曰此等囚久在獄中而初至朕前欲辯則無及欲言則不敢爾等更以朕意從容審之如得其情猶可及時平反也 癸丑京師地震時濟南開封亦震敕羣臣修省 戊午蠲蘇松嘉湖杭五

府水災田租 是月上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北京命于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 十二月壬辰同州韓城黃河清 是月以禮部侍郎宋禮爲工部尙書 曹國公李景隆有罪籍其家錮之初景隆

以迎降功加太子太保左柱國班諸臣之首眾皆不平會周王來朝發其建文時在邸受賕事詔勿問已成國公朱能等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勳號絕朝請至是李至剛復許其家居不道事遂奪爵竝增枝及

妻子數十人錮之私第沒其財產景隆遂廢

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甲寅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齋敕諭責安南 庚申復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

二年 是月韃靼索和爾 湖兒 甚作掃 請內屬許之索和爾者阿嚕台之別部也與其部人察罕達嚕噶等 舊作達

皆先後來歸 二月己巳行部尚書誰僉有罪誅僉自刑部改北京至是以言事件上意陳瑛遂希指劾僉貪

暴下獄論死 發異本紀作行部尚書是時建北京設行部也僉本刑部尚書元年二月改行部見七卿年表行部例不入表故不書其誅之月日明史稿作刑部尚書誤也皇明通紀云北京行部尚書最為明

折 癸未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是月封哈密托克托 舊作爲忠順王 發異明史紀但書恩克封忠順王于

皆不書今攷哈密傳 在是年之二月據增 上聞恩克特穆爾卒遣官賜祭托克托者恩克兄子也自幼俘入中國上拔之奴隸中俾

列宿衛至是欲令其歸嗣封爵恐其國不從遣官問之不敢違請還主其眾乃冊封遣之國並賜其祖母及母

綵幣托克托旋遣使貢馬謝恩 三月甲寅免湖廣被水田租 夏四月壬申除直隸浙江湖廣四川廣東江

西福建河南戶絕田租計田三萬五千一百八十餘頃 發異明史本紀不書今據三編增入其日分據實錄增 是月改工部尚書黃福

于行部 五月以書戒諭周楚齊蜀諸王 六月己卯遣中官鄭和使西洋諸國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

海外者上命和蹤跡之且藉以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乃命和其儕王景和等將士卒三萬七千餘人多費

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

次徧歷西南洋諸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使之朝貢有不服者則以兵懾之自侯顯至西域後中官奉使

外蕃後先相望而和與顯尤著云 庚辰遣中官山壽等帥兵出雲州時上命武城侯王聰出覘邊塞別遣壽

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齋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自上即位後中官出使歲以為常此又典

兵之始云 甲申振蘇松嘉湖饑時戶部尚書夏原吉再治浙西水利工竣還上復命借僉都御史俞士吉大

理少卿袁復往並發粟二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原吉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稱

原吉曰古之遺愛也原吉初至浙西上使士吉齋水利書賜之因留督浙西農政湖州通糧至六十萬石有司

欲滅其數以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為也具以實奏悉得免原吉奉使月餘會戶部尚書郁新卒復召原吉

還掌部事 初戶部以鈔法不通由于出鈔太多收斂無法請暫行戶口食鹽法計口納鈔因議大口月食鹽

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至是以農民不便免其納鈔 庚寅安南胡奎遣使謝罪方李琦等至安南詰奎篡

弑之實國人莫敢隱會雲南甯遠州復訴查侵奪七寨掠其婦女查益懼乃遣其臣阮景真從琦等入朝抵言

...

未嘗僭號改元請赦其罪願迎天平歸國奉以爲主且請退還甯遠及前所侵奪思明地上不虞其詐論以果
迎天平歸事以君禮卽當建爾上公封之大郡命行人聶聰賫敕借景真往 秋八月戊辰禮部尙書李至剛

坐事下獄歿異本紀不載七聘表系之是月今據實錄日分至剛以言事得上心而務爲佞諛然其所建白亦多不用上旣立太子令

兼左春坊大學士直東宮講筵與解縉後先進講至是得罪尋釋之謫爲禮部郎中以縉嘗疏其附勢不端遂

與縉有隙 九月丁酉蜀蘇松嘉湖水災田租凡三百三十八萬石 丁巳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是月改

刑部尙書鄭賜爲禮部尙書擢真定知府呂震爲刑部尙書 冬十月乙丑殺駙馬都尉梅殷先是殷家居上

嘗遣中官伺察詞色恒不平于是陳瑛希指劾殷招納亡命私匿塞外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咒詛上曰朕自

處之因諭部臣考定公侯駙馬儀仗從人之數而別命錦衣衛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前軍都督僉事

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擠殷筮橋下溺死以殷自投水聞都督同知許成發其事上命治深曦罪對曰上命也

歿異據明史紀書盜殺蓋本實錄之文而歸罪于譚深趙曦二人故書之曰盜其實殷之被殺成祖使之事詳甯國公傳中今據三編刪盜字並據通紀增入對曰上命也五字上大怒立命力士以

金瓜落二人齒斬之遣官爲殷治喪諡榮定而封許成爲永新伯初殷之死也甯國公主謂上果殺殷牽上衣

大哭問駙馬安在上曰爲主跡賊毋自苦尋官殷二子順昌爲中軍都督同知景福爲旗手衛指揮使賜公主

書曰駙馬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之許成來首已加爵賞謀害之人悉寘重法特報妹

知之踰月進封甯國長公主鄂爾和舊作瓦刺仄者降人也事殷久謂深曦實殺殷請于上斷二人手足刳其腸祭

殷遂自經死 丁卯齊王榑有罪榑之復國也益驕縱上召入朝面諭以毋忘患難時而榑不悛陰蓄刺客招

異人術士爲咒詛又以護衛兵守青州城禁守吏往來上聞之賜書戒赦時周王橚亦中浮言上書謝罪上命

封其書以示榑歿異據本紀但書戒赦齊王證之諸王傳時周王亦中浮言戊子頒祖訓于諸王 十一月癸

巳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增祿三百石輔王之長子也玉戰没于東昌輔嗣職從入京師論靖難功封伯

上又冊其妹爲妃至是邱福朱能言輔父子功高未可以私親故薄其賞遂進爵同日又封平羌將軍宋晟爲西甯侯是時晟在甘肅招徠降附有功故進侯爵晟前後四鎮涼州凡二十餘年威信著絕域上以其舊臣有

大將材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上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統制一邊甯能盡拘
文法卽賜晟書褒諭之仍敕以便宜從事毋恤人言 是月下忠誠伯茹瑞于獄瑞以首勸進功得封又詔選
其子鑑爲秦府郡主儀賓命瑞出營郡主府第還朝坐不送趙王得罪尋放歸爲民 殺庶吉士章朴朴坐事
與序班楊善同註誤家藏有方孝孺詩文善借觀之遂密以聞上怒逮朴僇于市而復善官是時詔天下有收
藏孝孺詩文者罪皆至死故朴及之孝孺門人王稔隱居山中絕意仕進輯孝孺遺文潛錄爲侯城集遂得行
世稔忠文公禱之孫國子博士紳之子也 十二月戊辰西平侯沐晟討八百大甸降之攷異明史本紀書討
八百降之證之士司
傳言永樂初置軍民宣慰司二以土官刀招你爲八百者乃宣慰司招你弟招散爲八百大甸宣八百者相傳
慰司其邊阻朝使乃八百大甸之刀招散非招你也今據三編增入大甸二字並據其目書之
其部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又名八百媳婦國以洪武二十一年入貢置宣慰司自後頻入貢賜予如例上
卽位之二年置軍民宣慰使司凡二以土官刀招你爲八百者乃宣慰使以其弟刀招散爲八百大甸宣慰使
令五年一貢已而遣內官齋敕諭孟定孟養等部道經八百大甸爲招散所阻上遣使敕諭不從至是始命晟
帥車里諸宣慰兵至八百境內破其猛利石崖及者荅二寨又至整線寨木非兵破其江下等十餘寨八百恐
遣人詣軍門伏罪奏聞敕晟班師 是月聶聰自安南還胡查復遣其臣阮景真從聰等入朝具報請迎天平
歸聰又力言查無貳心宜可信上從其言庚辰赦廣西左右副將軍黃中呂毅將兵五千護送天平還安南聰
亦偕行 是歲日本復來貢初上冊立皇太子日本遣使來賀會對馬臺岐諸島賊抄掠濱海居民令使者歸
諭其王捕之王發兵殲焉繫其魁二十人以修貢之使俘送至京師上嘉之遣鴻臚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
其王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送之人令其國自治之使者至甯波盡置其人于甌蒸殺之上
卽位之初有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
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許是年以諸番貢使益多
乃置驛于福建浙江廣東三船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厥後平安南復設交趾雲南
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悉以中官領之番船旣多抽分牟利而海上紛紛多事矣